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十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敍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　每冊定價一角二分半（原價二角）　郵費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半年	十二	二元五角（原價二元二角四分）	三元三角（原價二元九角六分）
全年	廿四	三元（原價四元四角八分）	四元六角（原價九元九角二分）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十六方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二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定單號數

（二）定戶姓名

（三）在何處定

（四）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三卷 第十三號
民國十五年七月十日發行

插圖

「張思光舟居圖」(清俞宗禮作)(三色版)……(一幅)
吳張之會晤……(一幅)
北京政局之要人……(四幅)
西北之戰事……(七幅)
波蘭之革命……(二幅)
阿白杜爾克林的失敗……(二幅)
北極探險大成功……(三幅)

雜評……(一)
論祈雨禁屠與旱災……竺可楨(五)
上議院之權限問題……樓桐孫(一九)
■你願意有幾個孩子……(三二)
戰後的歐洲農民——綠色國際……張慰慈(三三)
菲律賓之對華經濟獨立運動……鄔翰芳(四五)
時事漫畫……(五一)



現代史料

葡萄牙革命後之獨裁制……何作霖（五三）

波蘭政變之經過……幼雄（五四）

意大利軍人的格言……化魯（五六）

北極探險大成功……從予（五七）

列强最近之海軍勢力……何作霖（五九）

羅素的社會思想與中國……日本長谷川如是閑著　劉叔琴譯（六一）

金陵史勢之鳥瞰（上）……張其昀（七三）

醫學上中國民族——漢族——之研究……梁伯强（八七）

市民的自衛（小說）……李劼人（一〇一）

波納爾之罪（小說）……法國法朗士著　李青崖譯（一〇九）

〔圖〕放紙鳶的時期……（一二八）

自然（寓意短劇）……王德芳（一二九）

〔圖〕美國人的母親日……（一三六）

時事日誌……（一三七）

〔更正〕第十一號目錄插圖漏去「杭州容谷傳序」（一幅）「靈峒橋瀑布」（一幅）「五卅慘案之一週年」（二幅）特此更正

雜評



□現在時局已由局部休戰的狀態，一變而為全國混戰的狀態。在這一次的大混戰中顯然劃成兩個戰區，在北方是京西北與晉北一帶的戰鬬，在南方是湘省的戰鬬。在本期付印的時候，沿長城一帶的大戰正在開始，大家目光都注視北方。可是就事實而論，北方的戰局，關係却沒有像南方的戰局那樣重要。換句話說，此後時局變化的樞紐，與其說在北方，不如說在南方。

何以說北方的戰局不重要呢？因為西北軍與吳張聯軍的對峙，在短時期內，未必能澈底解決。吳張會晤以後，對南口及大同戰事表面上雖像是積極行動，實際上軍隊的活動却非常遲緩。面子上雖搖旗吶喊，非常熱鬧，實則吳張都別有懷抱，決不能以全力「討赤」。在河南有樊部的變亂，在湖南有粵軍的北伐，都足掣吳佩孚之肘。奉張的部曲久經戰爭，內部也未能十分妥協，直魯地盤都未十分安排停當，自然也不能專心解決西北。但即使吳張能用全力對付國軍，時局也不能得到澈底的解決。口北長城一帶形勢險阻，易守難攻，固然不必說，即使國軍放棄張家口，察哈爾也不過退守陝甘綏遠，實力仍未能消滅。聯軍在事實上既不許窮追，也不能窮追。現在聯軍雖然聲勢浩大，但在數月內

「解決西北」我們不相信有這等事。反之，西北軍雖不至陷於絕地，但向京兆方面反攻，目前亦爲不可能之事。因西北軍人數較少，軍械供給尤極困難，斷難打破二十餘萬的吳張聯軍。在短時代期內，北方西北軍與聯軍對峙的局面，必仍將維持下去，各軍內部苟無意外變化，則全局也必無改變。

但南方的形勢就不然。因蔣介石的北伐，湖南戰爭勢將擴大，甚或延及江西，湖北，都未可知。總之在吳佩孚勢力下的幾省將受重大的威脅。最近吳佩孚派李濟臣董政國率大軍，積極援湘，對於南方的局勢非常重視，就是這個緣故。今後要是唐蔣的軍隊得利，必不至湘境而止，勢必進攻鄂，贛，牽動長江諸省，那時吳佩孚不能不棄去北方戰區，竭全力以對南。不然，北伐軍因粵局變化或他種關係，進攻失利，則湘省將重新造成趙恆惕的世界，而同時對粵亦必聯絡閩贛，積極進攻，使國民政府失去根據地，這都是意料中的事。總之，湘戰將成最近的將來時局變化的樞紐，因此引起的結果，我們雖難以推想的到，但對於各方的影響一定是非常重大的。（甯）

□

七月三日的各國關稅會議代表共同宣言，已予中國方面以極大的刺戟了。這宣言寥寥六十餘字，而重要部分尤不過是：

『一致眞摯希望俟中國代表能正式出席與外國代表復行討議時，當立即繼續會議。』

的三十三個字。中國人民多以爲這簡短而含渾的宣言，已經將關稅會議宣告了死刑，他日即使『中國代表能正式出席』，而各國代表已散，召集不易，『立即繼續會議』是近於不可能；所以主張乘這機會自行宣告自主。北京當局則認爲宣言的本意確在暫時停會，一旦內閣問題解決，正式政府確立，派定代表出席，不難繼續開會；所以汲汲於任命外長，補充代表，修改章程，以爲補救。我們把宣言原文仔細推究，覺得兩方面的解釋都可牽强符合，但也都不能確切應用。這宣言的外交上的運用，眞使我們有無從捉摸的感想。

但是，宣言的文字雖不能使我們得到確切的解釋，而各國政府的態度，卻詔告我們以將來的結果。據熟悉各國關於關稅會議的態度的人說，美日法三國實希望關稅會議的得有結果，這次共同宣言，係爲英國方面的一時的勝利。我們相信這話頗能

近於事實，我們依了這事實以研究各國關稅會議代表的共同宣言，相信這簡短而含渾詞句中所包含的外交上的運用，不僅在對付中國了。

我們敢於斷言，倘使中國方面果出於勇決的行動，則不待自主宣言的發布，美日法三國必已戰勝英國，關稅會議的形勢必大爲改觀；否則各國亦祇有與英國取共同態度到底；關稅會議將一瞑不返了。（穆）

■

嘗與友人們談起社會的現狀以及國家的政治，大概沒有一次，沒有一人，不是疾首蹙頞，唏噓嘆息，於是心中就發出如下的疑問：『中國難道竟這樣的完了麼』？

眞的，倘若常是這樣的紊亂騷擾，那自然只有滅亡，除滅亡以外沒有第二條路！這種現象的造成，那些爭權奪利的軍閥政客，自然是不能辭其咎，但我們國民果能脫然沒有干係麼？羅曼羅蘭說得好：

『我們不應該像那些人一樣，把世界上的罪惡都歸於別人而自以爲毫無干係。我們今日既在此種禍祟之下，我們每個人就必須擔負其責任的一部。……我希望大家都能自己承認他的罪過，爲贖罪而努力！』

『好人袖着手，壞人滿街走。』這種袖手不問的罪名，我們眞是無論如何無從推辭的。我們倘若明白了禍祟的來源，認識了自己的責任，而仍聽天由命，不起來推倒惡勢力，爲贖罪的努力，則我們的受盡災難，也是應該。『戰爭的慘酷，要身受戰禍的人們立起身來，纔能廢除。』托爾斯泰的話是不錯的，實則一切禍祟都是如此！

我們的中國，是正向着滅亡的道路加速率前進。我們要挽救這個頹運，我們就得齊集於代表民衆利益的旗下，有積極的表現，單是咒詛或怨望，是無濟於事的。（雲）

■

從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到現在是十二年了。這十二年來世界的變局，在後代的讀史者看來，當然是非常重大的。但是事實儘管變化，而人心却不會有什麼改變。尤其是對於戰爭的心理。在前次大戰中，歐洲人民受盡了戰爭的苦痛，至少應該有一些覺悟，把戰爭當作人類文化的大敵，而加以憎惡，但在實際

上却全然不是這一回事。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武力帝國主義可以算是盛極一時。尤其是德國人民，公然鼓吹武力至上主義，認德意志民族超越一切。以戰爭爲進化的唯一途徑。因了這種武力主義的鼓吹，便釀成曠古未有的世界大戰，使德國降爲弱小國家，人民成爲戰勝國的奴隸。但是人類本性多是健忘的，所以大戰剛了，而學威廉第二的樣的人，又產生了。現在意大利的棒喝團首相慕沙里尼使是新武力帝國主義的領袖，他所鼓吹的『意大利超越一切』『地中海應該是意大利王國的內海』『高等民族有支配低等民族的權利』這一類的主張，可以說全抄戰前德國的老文章，（參看本期現代史料，意大利軍人的格言）意大利現在正準備進攻戰，而自洛加拿會議以後歐洲所造成的和平空氣，就完全破壞了。

那麼意大利是向着那一方面進取呢！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北非和小亞細亞。意國想佔有小亞細亞的亞台里亞與斯密那，獲得地中海東面的門戶。同時更想擴大非洲領土，獲得北非及摩洛哥的要港。因此意國的殖民政策不能不與土法二國發生衝突。至意國對英國，與其說取敵對的態度，不如說取親善的態度，這是爲對抗法國起見意國所必取的手段。最近傳聞英意希三國曾於去年洛加拿會議時，訂結共同對土密約。而英意戰債的解決，英國故意對意讓步。又近來英意兩國對於阿比色尼亞問題互換照會，英國承認意國在阿比色尼亞有建築鐵路及改良水利權。（阿比色尼亞是個獨立國，而且曾加入聯盟，但其國內主權可任意受強國支配，不必得本國同意，所謂國際公道，原來就是如此的。）可見英國實有輔助意國帝國主義的傾向。英國保守黨政府本以扶助歐陸第二強國以抑制第一強國（法國），爲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法國又豈能熟視無覩。所以因意國的對外野心而釀成新巴爾幹戰爭，則其結果必將使歐西列強都牽涉在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觸發，或者便在那時。而這個時期也必不遠了。（魯）

更　第十二號「雜評」第三頁第十四行「愛德華第七」
正　係「喬治第五」之誤。



論祈雨禁屠與旱災

竺可楨

本年自入春以來，長江黃河之下游，以及東北沿海一帶雨量極形缺乏。據上海徐家匯氣象台之報告，上海本年雨量之稀少，爲三十四年之所僅見。計自陽曆一月至五月，本年合共雨量祇抵往年同時期內平均百分之六十一。山東直隸奉天各省，亦紛紛以旱災見告。於是各省當局，先後祈雨禁屠，宛若祈雨禁屠爲救濟旱災之惟一方法。此等愚民政策若行諸歐美文明各國，必且被詆爲妖妄迷信，爲輿論所不容，而在我國，則司空見慣，返若有司所應盡之天職，恬不爲怪。夫歷史上之習慣，是否應予以盲從，愚夫愚婦之迷信，是否應予以保存，在今日科學昌明之世界，外足以資列強之笑柄，內足以起國人之疑竇，實有討論之必要也。

大旱祈雨之事，在我國起源極早。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旱暵則巫雩。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祀山川百原乃大雩。詩桑柔章：

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性。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又漢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曰：（註一）

旱則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政不善歟？使人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童女各八人而呼雩也。

在君主專制時代，天子撫有兆民，代天行使職權，偶有災荒，即當引咎自責。「故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之口脗，出之於當時之天子，極為得當。即在今日視之，亦祇能認為科學未明，知識不足，要非敷衍之政策也。自來祈雨之誠，無過於北宋之張士遜。宋史張士遜傳。（註二）

士遜，字順之，……為射洪令，後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庭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徹蓋，雨霑足始歸。

張士遜之懇，雖不可及，而其誠要足嘉，以視普通官吏之祈雨為循行故事，官樣文章者，已足多矣。

且我國號稱共和，則上自總統，下迄知事，應對於人民負責。旱潦災荒，須備患於未形，植森林，興水利，廣設氣象台。不此之圖，而惟以祈雨為能事，則雖誠愨如張士遜，夫亦何補哉？

禁屠善政也，若干科學家主張蔬食不背於衛生，而在人滿為患之中國，則蔬食尤宜提倡。據英國第二生產率委員之調查，謂『每一百英畝的土地，若種馬鈴薯可以供給四百二十個人的食用，若種草飼牛，便祇能供給十五人。』（註三）足知日食膏粱之糜費。世界人口日多，恐將羣趨於蔬食之一途。惟禁屠何為必於旱潦之時，則殊無理由之足言。禁屠與祈雨並提，其俗大抵傳自西域。秦漢之際，未聞有此習俗。六朝梁武帝酷好佛教，捨身同泰寺者屢矣，而武帝天監元年（西曆五〇一），十年（西曆五一一）均有事於雩壇。大同五年，（西曆五三九）又築雩壇於籍田兆內，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徹膳羞弛樂。（註四）此與何休注公羊傳所引大同小異，特增六事至七事，而徹膳羞弛樂為何休注所無，實開後世禁屠祈雨之濫觴。北齊書：

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

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嶽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

據南宋鄭樵通志所載，則我國歷史上禁屠以祈雨，當以此爲始。六朝之際，胡僧往來頻繁，其影響於我國之風俗習慣者頗多，而以北朝爲甚。則禁屠以祈雨，非我國本有之習俗，乃傳自胡僧，安可以爲後世法？況當時祈雨行七事而徹膳羞列於殿，其視爲無足輕重可知。苟欲師法前人，亦不當舍本逐末。而近代官吏每逢乾旱，不理寃獄，不賑鰥寡，不省徭輕貨，不黜退貪邪，而惟硜硜於屠之是禁，不亦數典而忘祖耶？

但苟在今日無寃獄之可理，無鰥寡之可恤，無徭貨之可輕，無貪邪之可黜，猶可言也。特今日之軍閥，往往爲一己之地盤，不惜犧牲數千百無辜之生靈。自我國有歷史以來，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如現代者，亦不多覯。然則如欲禁屠以免天譴，亦應自禁軍閥之屠戮人民始。

但祈雨之迷信尚有甚於禁屠者。去歲七月湘省旱災，省當局迎陶李兩眞人神像入城，供之玉泉山。不雨則又向藥材行借虎頭骨數個，以長索繫之，沉入城外各深潭之中，冀蟄龍見之相鬬，必能興雲布雨。又無效，則迎周公眞人及所謂宅龍將軍者，並供之於玉泉山廟。仍無影響，則又就省公署內，設壇祈雨，按照前清紀文達公愼齋祈雨印本此事載諸去歲七月滬上各報，（註五）事將一載，而尚未見更正。當爲事實。幸七月十四十五長沙一帶，即有驟雨。若不然者，當時湘省當局必另設新奇玄妙之方法以祈雨。長沙既不在沙漠帶內，則在盛夏之際天天祈雨，當必有奏效之一日也。

左傳雖有「龍見而雩」之言，易雖載有「雲從龍」之說，但媚龍以求雨，古時敍述最詳者當推漢之董仲舒。依春秋繁露（註六）則春旱求雨以大蒼龍，夏以大赤龍，季夏以大黃龍，秋以大白龍，冬以大黑龍。此外尚有取蝦蟆，燔猳豬之術，其說荒誕不經。董書早有人疑其爲僞，或爲隋唐時人所作亦未可知。自魏晉以後，佛教盛行於中國，而召龍致雨之法，遂爲當時人主所倚重。圖書集成載：（註七）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能以

祕咒下神龍。每旱，苻堅使之咒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

又唐李德裕明皇十七事謂：

>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威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

足知召龍致雨，爲西域印度僧人愚人之術。至於禮拜偶像，其屬迷信，更無足聲辨。近者風傳魯省當局，又有焚千佛山鳴砲打龍王之說。春秋繁露謂：(註八)

> 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

則今之大旱鳴砲而攻龍王者，固亦無足異也。

但我國古時執政者，留心民事，其補救旱潦，不出以迷信而以科學方法者，則亦代有其人。所謂科學方法者何？即實測各州縣歷年之雨量，洞悉各種農產水量需要之多寡，然後因地擇相宜之農產而種植之，使季候不致失時，旱潦不致常見是也。要而言之，則測量雨量實爲救濟水旱災荒之惟一入手方法。因不然，則不能知該地之適於何種農產，遑論其他。而調查雨量，我國自漢以來即有之。鄭樵通志載：(註九)

> 後漢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郡縣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

又顧炎武日知錄(註九甲)謂：

> 洪武中，令天下州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爲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仁宗即位)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章奏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朕親閱也。

仁宗所謂「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確爲扼要之言。所以防患於未然，意至善也。以視今之禁屠祈雨，災象已成而始臨時抱佛脚者，其識見固不可同日而語也。

且我國古時之測雨量，其爲法亦甚精密，其儀器製法，在我國雖已湮沒無聞，而在朝鮮之文獻中，猶可得其梗概。西游記唐魏徵夢龍王語云：

> 明日辰時布雲，巳時發雷，午時下雨，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

十八點……

其語雖似神話，但至少可知元明時代，(註十)我國曾有以尺度量雨之觀念。而我國古代之曾有量雨器，則可以朝鮮之記錄證之。朝鮮之有量雨器，始於李朝世宗七年，即明仁宗洪熙元年，亦即成祖去世之翌年(西歷一四二五)。(註十一)其製度具見朝鮮文鮮備考中。(註十二)計長一尺五寸，圓徑七寸。明成班既極關心於雨量之測度，則當時朝鮮之測雨器，必傳自中國無疑。惜其器至今無存者，但已足以確定量雨器爲我國所發明，蓋歐美各國至十七世紀中葉始有是器也。(註十三)

追前清康熙時，(朝鮮肅宗)復製有測雨器，分頒各郡，高一尺，廣八寸，幷有雨標，以量雨之多少，每於雨後測之。均係黃銅所製。日人和田雄治在大邱仁川咸興等處，先後發見乾隆庚寅年(西歷一七七〇)所製之測雨台，如第一圖所示。(註十四)由此可知我國自洪武永樂以來，其測雨之制度儀器，已不無蛛絲馬跡之可尋。若在他國，將以先歐美各國而發明自豪，而在我國人士則瞢然無所知，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可勝嘆歟！



第一圖

民國十一年，中華教育改進社在濟南開年會時，中央觀象台曾有請各省於每縣擇一中學或小學擔任報告雨量及暴風雨案，當經大會議決，幷由教育部行文至各省教育廳，訓令各縣辦理其事。計其所費儀器一項，不過五元之數，洵可謂輕而易舉。乃各省縣均置若罔聞，視爲虛文，至最近則教育部以經費支絀，竟有以中央觀象台抵押借款之說矣。在平時不講求以科學之方法，調查雨量，及至旱魃爲災，乃惟知祈雨，禁屠，求木偶，迎龍王。以我國當局之所爲，而欲列強之齒我於文明諸邦之列，不與非洲之霍台安吐人及海洋洲之尼革列牠族爲伍者，安可得哉？

禁屠祈雨，迎神賽會，與旱災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在今日科學

昌明之時觀之，蓋毫無疑義。欲明此理吾人不得不研究雨之成因。雨乃由空中之水氣凝結而成。凡近地面之空氣，均含有水氣，不特海洋曠野上之空氣有之，即沙漠中之空氣亦包涵有若干。水氣空中之降雨與否，要視乎水氣之能否凝結爲雨點而定。凡空中溫度愈低，則其所能含受之水氣亦愈少，是故空中溫度若由寒而熱，則必吸收地面上之水分，若由熱而寒，則空中一部分之水氣即凝結成雲霧雨雪。是以空中溫度之低降，實爲降雨之最要條件，朱子語類：

氣蒸而爲雨，如飯甑蓋之，其氣蒸鬱而淋漓。氣蒸而爲霧，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

朱晦菴所引比喻雖確切，但言其然，而不明其所以然。鑊中之水由燃燒達沸騰點而氣化上升，飯甑之蓋，溫度較低，故水氣遇之而凝結，此其理最明顯。大地之上雨雪之成，殆亦類是。雨之所以成者，由於水氣溫度低降達露點，而凝結，而溫度低降之原因則由於上升。特地面非若鼎鑊之受爨炊，其上升之原動力則不同耳。

然則地面上之空氣曷爲上升乎？其故有三，而其結果皆足以致雨。(一)由於海洋上或平地上之空氣吹向山麓，偪迫使之上升。天中記載：(註十五)

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今四川雅安縣)，山谷高深，沉晦多雨。黎縣常多風，故有黎風雅雨之稱。

雅州之多雨，因由於地面之高，易受上升之風也。世界雨量最多之地，首推印度喜馬拉亞山麓之肯拉朋齊(Chirrapunji)每年達一萬一千耗，十倍於上海南京等地常年所受之量。其雨量之所以豐沛，亦與四川雅安同一原因。此外如南美安提山，北美希埃拉山，歐洲之阿爾卑斯山，皆爲多雨之區，亦職此故。

(二)地殼內之熱量，對於空氣之溫度雖不能生若干之影響，但垂麗於天之日球，其光芒達於地面，使岩石之溫度激增，有類朱晦菴所喻之飯甑也。空氣經蒸熱而上升，遂以成雲致雨。此等雨多爲局部的，夏日之雷雨即其例也。火山爆發時挾巨量之熱氣溶岩上升，亦能致傾盆之大雨。但普通之砲火則決不能致雨，以其所發之熱量過少，所挾帶以上升之空氣亦至有限。歐戰經四年之久，法比各地均日在槍林砲雨之中，各處因軍事關係，均設有氣象測候所，未聞當時戰地雨量勝於平日。美國在十九世

紀末葉，因開墾西區荒地，投機者曾有降雨保險公司之組織。農人出資若干金，該公司即可保險於若干時期內降若干寸之雨量，其術亦不外轟砲炸藥，跡近欺騙愚民，至今引為笑談，不圖今日之能傳諸我國也。

(三)但大多數之雨量，均為風暴所造成。風暴之組織，本篇以限於篇幅，不能敍述。(註十六) 但據近代挪威教授白裘克銀(Bjerknes)之說，則風暴中之所以降雨，乃由兩種溫度不同之空氣，一來自南，一來自北，二者相遇，寒者重而熱者輕，於是溫暖之空氣乃為寒冷之空氣所偪而上浮。在溫帶中各處春秋冬三季之雨量，大抵起源於風暴。

空氣之上升，雖為降雨之最要條件，但必空中本含有多量之水氣而後始有效。是故沙漠中地面溫度雖高，雖有風暴，而卒不降雨。濱海之地以及各島嶼上，雨量極為豐富，則以其空氣之溼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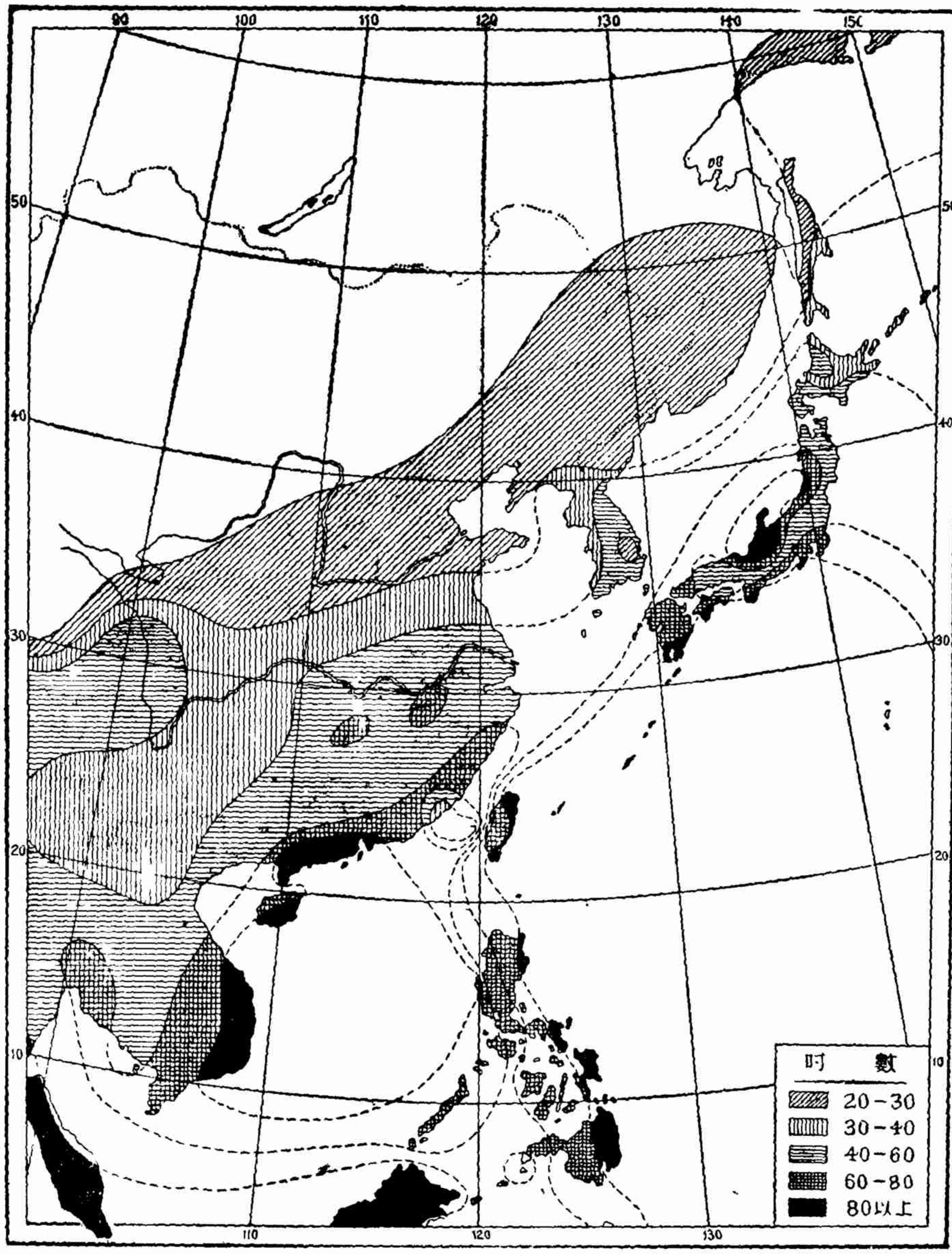
總上所述，足知焚山放砲，雖足以釀成空氣之上升，但力不足以致雨。美國之天然林，往往因故被焚，延燒數十百里，熱氣上騰，而成雲者有之，但因而降雨者則尚未有所聞。至於禁屠迎會，其不能影響於雲雨也，蓋明甚。

然則氣象台之設立，果足以阻止旱災之流行歟？曰，是又不然。氣象台之責任，首在調查各地雨量之多寡，以及歷年來雨量變遷之情形。次則在於說明各年度各地方雨量變遷之原因。知雨量變遷之原因，則雖不能消弭旱災於無形，但亦可防患未然。我國之調查雨量，雖於後漢已見其端，至明初而制度大備。但迄今歐美各國，雖均從事於此，獨我國返落人後。國內各地歷年雨量之紀錄，返賴法日英俄諸國人士得以保存，茲將我國各地雨量列表於後。(註十七)

我國各地每年平均雨量表 (以粍為單位每二十五粍約等於一英寸)

地名	雨量(粍)	地名	雨量	地名	雨量
哈爾賓	五六四	吉林	七六二	奉天	五九八
營口	六四八	長春	七三〇	大連	六四四
牛莊	六三八	烟台	五八七	青島	七一八
天津	四九六	霍邱	一、〇六四	長辛店	五三〇
秦皇島	五八二	庫倫	一六三	疏勒	八九

東亞全年雨量圖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50
40
30
20
10
吋數
20-30
30-40
40-60
60-80
80以上

第二圖

北京	五三七	同居	七四六	牯嶺	二,五九三
大名	五一六	上海	一,一六一	鎮江	一,一一八
南京	一,〇八一	蕪湖	一,三〇〇	沙市	一,二二八
九江	一,六一〇	漢口	一,一一五	長沙	二,〇三三
宜昌	一,〇八六	重慶	一,〇三五	成都	八八二
江孜(西藏)	二〇〇	寧波	一,三三一	溫州	一,五五八
杭州	一,五四三	福州	一,五一五	廈門	一,一七六
汕頭	一,五〇九	香港	二,〇三五	三水	一,七五八
梧州	一,三四〇	龍州	一,〇〇四	北海	一,九八五
雲南	一,〇九八	南寧	一,一八六	蒙自	九二六
柴達(新疆)	一〇八	拉薩	三五〇		

閱表足知我國各處雨量多寡不一,多者如香港達二千耗,牯嶺達二千六百耗,少者則新疆疏勒年僅八十七耗。西藏之拉薩與江孜不過二百耗至三百五十耗,但旱災並不視乎一地點雨量之多寡而定。蓋雨量稀少之處,其所種植之農產,耕耘之制度,以及人口之多寡,均與雨量豐沛之處不同。古代人民已按各地之環境,相地之宜,而培適當之農產品。故雨量最少之地,未必為旱災最酷之處也。

旱災之多寡,實視乎一地雨量變更之程度而定。設甲乙二地,平均雨量每年均為一千耗。苟甲地雨量年年無大出入,總在一千耗左右,而乙地則有時僅五百耗,而有時則達一千五百耗,其總平均之數雖與甲地不相上下,但甲地風調雨順,而乙地則水旱頻仍矣。歐洲人口之密,不下於東亞,然歐洲各國旱潦之多,遠不及印度與中國,雖曰歐洲交通便利,工業興盛,由於人力而半實由於天時也。

東亞各國因在季風帶內,故雨量多寡之變遷,遠過於歐洲。雨量變遷之劇烈與否,在氣象學上,以雨量之變率(Variability)定之。以一地之平均雨量作為百分,則變率者,即各年雨量與平均相差之百分數。設甲地雨量第一年為一千耗,第二年亦為一千耗,其變率即等於零。又設乙地之雨量第一年為五百耗,第二年為一千五百耗,其平均雖與甲地相等,但乙地雨量之變率即為百分之五十。變率復可以兩種方法定之。一曰平均變率(Mean Variability)即各年變率之平均百分比也。二曰最高百分比或最低百分比,即在若干時期內雨量最豐之年,或最

少之年之百分比也。

依德國氣象學家漢氏(Hann)之推算,(註十八)則歐洲各處雨量之平均變率為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之一。西伯里亞為百分之二十五。故西伯里亞雨量之變率,倍於歐洲,苟施以開墾,則旱潦勢必多於歐洲。但在我國,則雨量之變率,較西伯里亞為尤大。如南京之平均變率為百分之二十八,至於黃河流域,變更當尤為劇烈。旱災之來,在於雨量最少之年份,其理至明。民國九年,北京雨量之數僅及常年百分之四十四,卒釀民九北方五省之旱災。本年前五個月,上海雨量僅及常年百分之六十一,內地尤少,南京不過常年百分之四十五,若於霉雨期內不多降甘霖,勢亦必釀成旱災也。歐洲五十年間雨量最高之數達平均百分之一百五十二,最少之年得常年百分之五十四。在同時期內,印度雨量之最高百分比達二百十四,最小百分比僅三十七。知乎此,則印度之所以不時饑饉薦臻者,不難曉然也。我國各處極少五十年繼續不斷之雨量記錄,有之,則惟上海徐家匯之記錄。(註十九)自西歷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二年,五十年中,上海雨量最高百分比為一百三十八,最小百分比為六十。但上海以接近海洋,實不能代表中國全體。愈至內地則百分差亦愈大,如南京自西曆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二三年中,最高百分比即達一百六十,最小百分比五十三,已較歐洲之變率為大矣。

以上所述,均關於氣象台紀錄雨量與計算變率之方法。至於雨量多寡之能否預告於事先,乃另一問題。目前歐美各國氣象台,其預告天氣,僅限於三十六小時以內,其預告一週以內之天氣者,已屬鮮見。至於數月或半年以後之雨暘寒燠,則無一氣象台願作正式之預告者,誠以氣象學尚未發達至一程度,可以預料半年後之天氣而有把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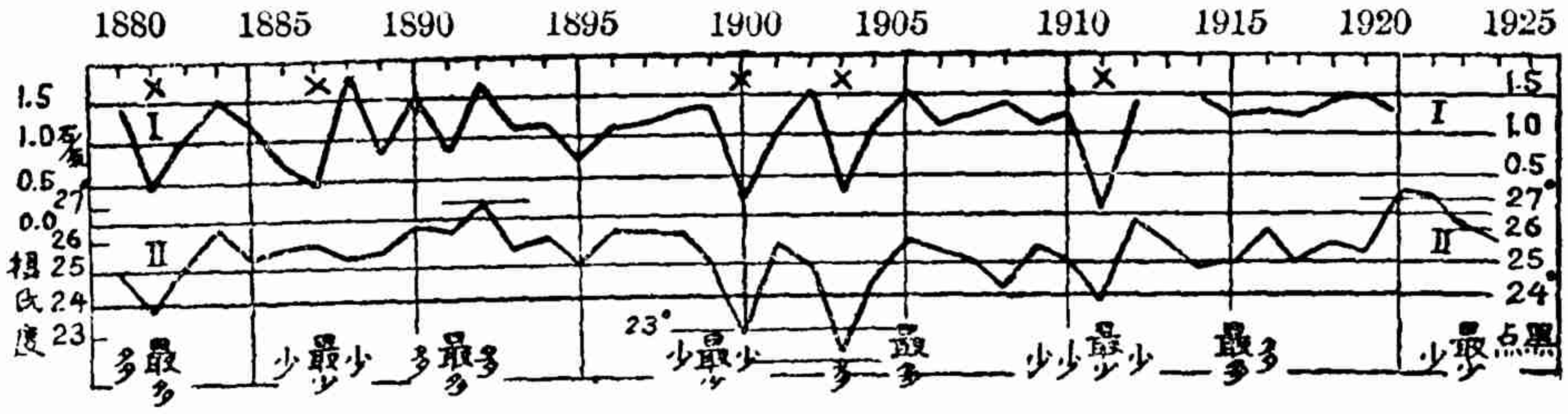
但有若干氣象家,業已盡力研究長期預告之方法,而尤以印度與日本之氣象家為尤。因兩國均多旱災,欲避免其切膚之痛也。印度氣象局局長英人華革(Walker),且已研究得有良好之結果,可以於年終時,預料翌年印度夏季之雨量,其正式預告,不久將施諸實行,(註二十)若再加以年月,旱災之來,或可預防於事先也。

但氣象學家欲為長期的預告,其術固何由乎?依現時所知,則最有希望之途徑有三。(一)以過去本地或他方之氣候狀況,測

本地將來之氣候狀況。(一)以現在海流之情形，測將來之天氣。(二)以日光之發射熱量之多寡，測將來之氣候。試分述之：

(一)印度氣象局局長華革氏之能在本年之冬預告翌年夏季之雨量者，即用此術。氏研究世界各地歷年來氣候狀況之變化，廣爲搜羅，遂知各地氣候要素均互有關係，如手臂之相連，其結果具見英國氣象局所出之報告中。由此研究，氏斷定印度冬季氣壓之高下，足以左右翌年夏季雨量之豐歉，而其預告即根據於此。

日本中央觀象台台長岡田武松氏對於此項研究，亦頗有所貢獻。岡田以日本米之收穫量，與陽曆七八兩月之溫度最有關係(觀第四圖)，故其研究特注意於日本七八兩月之溫度。據岡田研究結果，知上海在陽曆一月至三月間氣壓之變率，極足以影響於日本七八月間之溫度，其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達七十八之多，關係可謂密



第四圖　圖中上列之曲線表示二十五年中北海道米量之收穫，下列曲線表示中京七八兩月之溫度，最多最少等字樣表示日中黑子之多寡。

切。故知上海春季之氣壓，實足預料來秋日本米價之平昂也。(註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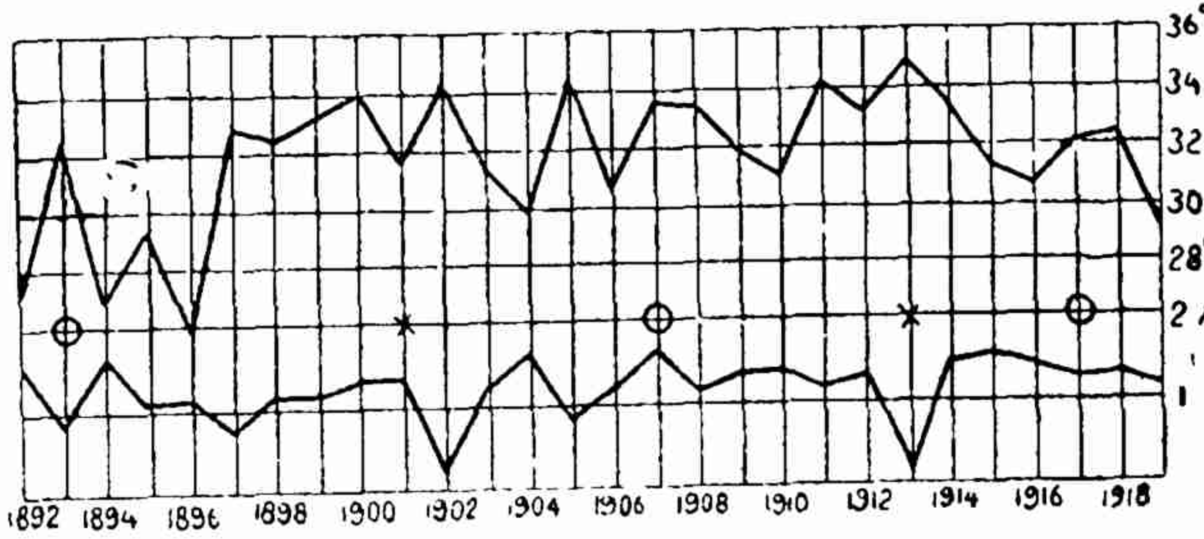
(二)洋流對於大陸上氣候之影響，至爲偉大。歐洲西北部之所以能適於文明邦國之存在，其受賜於墨西哥洋流者，頗非淺鮮。近來氣象學家日漸感覺測量海水溫度之重要，以其足以影響於大陸上之雨量，且可賴以測旱潦也。如美國加利福尼亞省之麥克文博士 (G. F. McEwen) 在民國十二年秋，即能預料該處是年冬季雨量之缺少，蓋美國西部沿海海水溫度高，即爲次季雨量稀少之預兆也。(註二二)明詩綜引瓊州諺云：(註二三)

海水熱，穀不結。海水涼，穀登場。

雖爲俚諺，實有至理存於其中。其詳細原理，當另爲文論之。約而言之，則我國各處氣壓冬高而夏低，是以雨量夏豐而冬歉。若春夏之交海水熱，則其結果能使海洋之氣壓低減，而大陸上之氣壓增高，雨量必減少，而災象成矣。

日本自大正二年東北地方北海道等地發生大饑饉，遂引起一般人士預知天氣之渴望。於是農商務省農務局，東京帝國大學，西原農事試驗場，北海道帝國大學，等諸機關均開始研究長期預告天氣之問題。(註二四)當時遠藤安藤，稻垣諸博士，對於長期預告天氣之方法曾各發表意見，大抵注目於海水之溫度與太陽中之黑子，爲解決此問題之樞紐。厥後至大正十二年岡田博士(現中央氣象台台長)又發表對於此問題研究之結果，其關係可於第三圖中覘知之。

第三圖上列之曲線，表示二十年中（西曆一八九二至一九一八）太平洋阿露訓羣島(Aleutian Islands)荷蘭港(Dutch Harbor)之溫度。下列曲線表示北海道米量之收穫。荷蘭港在一孤島之上，其溫度實卽足以代表太平洋中海水之溫度也。依圖則知收穫最豐之年，如一八九二年，一八九四年，一九〇四年，一九一六年，皆爲海水溫度較低之年。



第三圖

而饑饉之歲，如一九〇二年，一九一三年，則皆爲海水溫度較高之年。「海水熱，穀不結。海水涼，穀登場。」豈虛語哉？圖中有×字記號者表示日中黑子最少之年，有〇字記號爲日中黑子最多之年，其與收穫之關係，俟在下節論之。

(三)地球上之所以有冬夏晝夜，所以能降雨生風，全賴於日光。日光之强弱，稍有變遷，則地球上之氣候立受影響。美國司密松學社(Smithsonian Institution)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卽注意於日光輻射量之測定。至近二十年來，其測量方法，乃益臻精密，證明日球所發射之熱量，日有變遷。至民國十一年七月間，南美洲阿根廷(Argentina)中央觀象台，乃根據司密松社天文台每日所報告日光輻射量之多寡，以預測一週以內之降雨量，結果甚爲佳良。(註二五)將來日光研究更爲精密，則長期之天氣預告亦意中事也。

日中黑子與日光輻射量亦至有關係。日中黑子之發明，首在我國，故歷史上自晉代以後，卽有紀錄。其能影響於氣候，當可無

疑，特其能影響至如何程度，則不可知耳。(註二六)茲將我國歷史上各世紀載有日中黑子年數，與旱災數列爲表如左。(註二七)

世紀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日中黑子年數	17	2	7	0	0	8	1	3	16	6	9	0	2
旱災年數	41	37	41	43	41	43	64	69	58	77	60	54	84

據上表，則日中黑子與旱災似無關係，但當時觀測者，既無天文鏡，其觀測自不能稱爲精密。況我國幅員遼闊，日中黑子卽能有影響於氣候，亦未必南北各方皆相等也。

自十八世紀中葉，歐人對於日中黑子，始有詳細之記載。迄今日則華爾福氏 (A Wolfer) 對於黑子之數，每月均有報告，其詳確斷非我國歷史上之紀載可比。據亨丁頓 (Huntington) 之說，則大西洋中颱風之數，視乎日中黑子多寡而定，如下表所示。(註二八)

每年颱風數	1或2	3	4	5	6或7	8
日中黑子數	17	59	62	70	80	88

又據日本岡田博士等之研究，則日本之雨量温度，米之收穫量，與日中黑子之多寡，亦似有淵源。觀第三圖及第四圖卽可得其梗概。日中黑子數目多寡，年年更變，約十一載爲一循環。據第四圖，則日中黑子最少之年或其翌年，(註二九)北海道之米產多爲歉收。要而言之，日中黑子與各地方之氣候，關係至如何程度，非加以詳盡之研究，不能成立。但將來日光輻射之測量更臻精密而後，其足以爲長期預告之利器，亦在意料中也。

旱災之多，在世界上我國當首屈一指。則政府人民，當如何利用科學以爲防禦之法，研究豫知之方，庶幾亡羊補牢，懲前或可以毖後。若徒恃禁屠祈雨爲救濟之策，則旱魃之爲災，將無已時也。

(註一)春秋公羊傳桓公五年事。

(註二)宋史卷三百十一。

(註三)武堉幹譯人口問題二十九頁至三十頁。

(註四)見鄭樵通志卷四十二禮略一大雩條下。

(註五)見十四年七月二十二上海申報。

(註六)春秋繁露卷十六求雨第七十四。僞造說見姚際恆古今僞書考

(註七)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乾象典，卷八十四書事之六。

(註八)春秋繁露卷三精華第五大雩條下。

(註九)通志卷四十二禮略一。

(註九甲)日知錄卷十二

(註一〇)西游記爲元明時人所作。

(註一一)此處年代依藤原咲平著雲を摑む話一百五十一頁大正十五年東京出版。

(註一二)參觀科學二卷五期五百八十二頁。

(註一三)參觀竺可楨著 "Some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Meteorology" Geograghical Review Vol, 5. February, 1918 p. 137.

(註一四)原圖並說明見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日本氣象學雜誌第八十一頁至八十五頁。又 Quarterly Journal of 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 Vol. 37, 1911, pp. 83–86

(註一五)明陳耀文著天中記卷三引梁益記。又江西牯嶺亦多雨較九江約多百分之四十見後表。

(註一六)參觀科學十一卷四期竺可楨著「風暴成因之新學說」

(註一七)書中數日多取材於上海徐家滙 Froc 所著 "La Pluie en Chine" 書中。新疆蒙古之雨量，採自德人 J. Hann 之 "Handbuch der Klimatologie" 一書。滿洲雨量採自日本人之報告。

(註一八) J' Hann "Handbuch der Klimatologie" 3rd Ed. 1911

(註一九)徐家滙五十年間之雨量可參觀該台出版之 Bulletin des Observation" Tome 48, 1922, p. 255

(註二〇)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l Meteoralogical Society, 又Meteorological Glossary p. 75, Meteorological office 1918.

(註二一) T. Okada "Some Researches in the Far Eastern Seasonal Correlations" Jonrnal of Met. Soc. of Japan December, 1915.

(註二二)見 C. F. Brooks "Why the Weather" p. 177, N.Y. 1924.

(註二三)見清朱竹坨選明詩綜第一百卷雜歌里諺第一百五十五首。

(註二四)見藤原咲平著雲を摑む話第一百六十八頁，大正十五年東京出版。

(註二五) "Weather forecasting with the help of Sun" Meteorological Magazine Nov. 1925, p. 237.

(註二六)竺可楨譯「日中黑子與世界氣候」載科學雜誌第十卷。

(註二七)統計依照本雜誌二十二卷第三號竺可楨所著「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文

(註二八) E. Huntington "Earth and Sun" Chap, 2, p. age 14.

(註二九)日中黑子最少之年爲一九〇二年，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二四（民國十三）年。



上議院之權限問題

樓桐孫

一　緒論

吾國自鼎革以還，忽忽十有五載矣。共計所頒含有憲法性質之法典，若合清室憲法大綱及滿清十九信條計之，以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陸續遞嬗，不下七種，即：

一、清室憲法大綱（光緒三十四年），

二、滿清十九信條（宣統三年九月十三日），

三、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同年十月十三日），

四、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民國元年三月十五日），

五、中華民國約法（民國三年五月一日），

六、中華民國憲法（民國十二年十月十日），

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是也。在此七種規約中，舉凡近代憲法學上所有種種之類別及制度，如欽定，民定，協定，虛君制，總統制，內閣制，執政制，以及偏用君權，君民共主，純粹民主，迪克推多等，殆無不經一度之採用。亦可謂盡五花八門之大觀也矣。

即就立法機關之組織一項言之，亦極覺名目紛歧，性質繁雜，在：

一、清室憲法大綱中，泛言『議會協贊立法』而諭設資政院『以取決公論，預立上下院基礎爲宗旨』；

二、十九信條改稱國會而有『上院議員由國民於法定特別資格中公選之』(第七條)之明文，是採兩院制也；

三、辛亥年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係採一院制而稱曰參議院(第一條)；

四、民元之臨時約法仍之(第三條)；

五、袁項城所增修之約法，以立法權屬之立法院(第三十條)，而另設參政院以『應大總統之諮詢，審議重要政務；』

六、雙十賄憲第四十條規定『國會以參議院衆議院構成之』，是明明兩院制也；至

七、臨時政府制則『以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統率海陸軍』(第一條)而僅『設置國務員』以『贊襄』之，並無國會；蓋過渡之暫局也。萃立法行政大權於一身而『對於外國爲中華民國之代表』(第二條)此近者段執政之所以去而復返，大有戀戀不捨之意者乎！

* * * * *

夫段政府之宗旨本以毀法造法號召於天下者也。過去之法，固不待段氏而早毀，未來之法，却不因段氏而有成。故吾國今日實處於無憲法之時期。而近日復法復憲之議所爲囂然而起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法統一篇糊塗賬，厥宜以快刀斬亂絲之態度對付之，殊無所有於復也。惟此爲另一問題，非本文所能詳論。要之，中國之終不能無憲法，必也；既有憲法矣，則終不能無國會亦必也；既有國會矣，則採一院制乎？抑兩院制乎？此爲一重大之問題，又將有一番激烈之爭論，殆可拭目以待也。欲解決此問題，必須先明兩院之權限關係。而兩院之權限關係，又厥以上院勢力之消長爲機括。爰就研究所及，以成斯篇，倘亦他日討論兩院制時一種有益之資料歟。

二　各國上議院之權限均漸趨於衰落

凡採用議會政府制之國家，幾無不採用兩院制。其採用一院制者，爲例甚寡；或因特殊之情形如巴爾幹之希臘，塞爾維亞，保加利亞諸國；或經短暫之期間，如革命時代及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第二共和時代之法蘭西，自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二三年之西班牙及革命時代之中國。是以立法權分屬兩院，殆已成爲現代各國之通則。

從歷史方面言之，兩院制之發生，實源於兩種極不相同之情況，而此種根源之區別，雖在今日尙不無重大之關係焉。何則？兩者根源之性質既絕異，則以後發達及演化之形跡自難強同也。兩院權限之消長，各國凡有不同，其理由亦在於是。

在歐洲諸古君主國中自中古時代之末，所有關於表決租稅之機關卽分爲數院。

此種分配係由於社會階級之差別而來。每院代表一階級。議院之數目與性質，自兩院以至四院，自貴族以至農民，亦一隨各國之情形而互異。歐洲邊僻，有三君主國焉：曰英吉利，曰加斯的勒（La Castille），曰匈牙利，其議會皆採兩院制，蓋乃歷史上一偶然之事實而絕非互相模倣者也。之三國者，於代表全國平民之民選下院外，復設一世襲之上院，在英曰勞爾(Les Lords)，在加曰格郎(Les Grands)，在匈曰馬雅(Les Magnats)，其名異，其實一也。

* * * * *

在諸新聯邦共和國中，兩院制係首創於美國而藉以調劑兩反對黨之要求者也。

當十三州聯盟政府成立之初，有所謂康格來(Le Congrès)者，蓋本一院制也。在康格來中各邦之表決權皆爲平等。後聯邦政府之憲法既成，各小邦仍欲維持平等，而各大邦則堅持須以人口爲比例。調和而折衷之，乃有兩院之設立：一曰參議院，以每邦委派兩代表組成之，一曰衆議院，以人口爲比例而選出之議員組成之。美洲各聯邦共和，如墨西哥，阿根廷，委尼瑞拉，巴西等國，莫不陸續採用此制；歐洲之瑞士當一八四八年改組爲聯邦時亦仿行之；英屬各自主殖民地(Les dominions)之組成聯邦者亦同。

在此制中，以一院代表國民之全體，而他院則代表構成聯邦之各邦。

惟美國之參議院，則於代表各邦外，尙有檢查大總統任命高等官吏之權。蓋美屬行三權分立，非此不足以調劑之也。

是以在聯合國中之代議院，如美洲之參議院，或瑞士之聯邦議會(Standerath ou Conseil des Etats)與在單一國中之上院，初無相同之點。今若欲以美國之參議院與法蘭西之參

那。(Le Sénat) 相提並論而比較其演化之跡，殆亦心勞日拙者耳。

* * * * *

至歐洲由君主蛻變而成之集治政府諸國 (Les Etats à gouvernement centralisé)，其所以採用兩院制者，無他，祇因遵守政治上一種學說（或直謂之曰信條亦無不可）之拘束力耳。學說維何？若立法機關僅有一院，則感情奮動，易趨極端，故必須另設一院以防遏之。且每一問題，既須經氣色不同之兩院陸續討論，自可免鹵莽滅裂之弊。

此種學說，當一七九五年法國康房西湧 (La Convention) 將「立法機關」(Corps législatif) 分為兩討論委員會時，即已採用；後之憲法學者及各國憲法之起草委員遂後先明認為不易之原則。

然而實際上之模範，厥為英國之巴力門。

在無論何國中兩院制之內容，幾無不染有英國巴力門之色彩，而國會係由代表兩種不同階級之兩個議院所構成者，以此。

無論何國，凡關於租稅及預算之法案，民選下院有優先之權者以此；各國上議院既係抄襲英國之勞爾院而來，故皆為封地貴族世襲之議會，而附益以君主所擢賜之達官貴爵。在匈牙利，在加斯的勒，莫不皆然者，亦以此。

* * * * *

比利時於一八三一年，以民選之議員組成上議院，實為破天荒之創舉，惟當選資格頗高以示限制。

模倣此種辦法者，不過一二次要之國。若在其他大國，上議院普通必為代表世襲貴族，達官富人之機關：直至一八四八年為止之法蘭西猶然，而普魯士，奧大利以及俄羅斯，則在一九〇五年後，尚莫不皆然也。

* * * * *

自人民智識漸充，境遇漸好，民選議院乃遂於特殊階級議院之前嶄然露其頭角；民治精神之進步，使兩院長處於衝突之地位焉。衝突之結果，隨各國社會之性質而不同。

其有在貴族階級中，上議院不能得一強大之助力者，則上議院漸漸變為一憲法上之點綴品，而無政治上之實權。比利時與意大利之參議院是也；西班牙之參議院及俄羅斯昔時之帝國

委員會，雖微有不同，亦屬此類。

至在君主保存專權之國家，其輔弼大臣類皆利用上議院以摧殘或阻遏民選議院之行動。昔有兩大臣與國民衝突時，上議院且曾甘心為虎作倀，贊助大臣，雖致違背憲章有所不顧。此兩大臣為誰？卽普魯士之俾斯麥 (Bismarck) 丹麥之愛斯脫羅伯 (Estrup) 是矣。俾氏阻止普魯士建設議會政府制；愛斯脫羅伯延遲丹麥之採用此制者凡二十年。若是者，蓋皆倚上議院為後援而戰勝全國公選之代議院（下議院）者也。

* * * * *

若在英國，則英皇久已拋棄政權於內閣，而各大臣之枋國者，又能漸漸養成尊重下院意旨之風。後至保守黨首領俾勒 (Robert Peel) 宣言凡一內閣雖得英皇及勞爾之維持，倘無下議院之贊同，終難安於其位，而議會政府制之演進始於此時告完成焉。

凡屬集治之國，其眞正之政府必為內閣。英國下議院既有推翻內閣之權，則自後當然成為英國最高之權力。惟勞爾院雖已不能參預政樞之密勿，而否認或修改下院所業經通過之法律案之權能仍在；故上議院對於民選代議士之立法行為，尚能加以破壞。況上議院既為一般特殊階級所構成，則對於一切民治之新政，自無不處於敵視之地位，由是英國上議院遂變為保守黨所藉以阻遏種種平民改革之利器矣。保守黨當權，則一切法案，籠統放行；自由黨當權，則吹毛求疵，無微不至。

然而自經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六七年及一八八五年之選制改革後，下議院漸益足以代表全國之民意，而對於特殊階級議院，漸益感有不平之象；且上議院議員因巨室消落，資望漸衰，所有新入該院，承襲遺爵者，大都起家工商，罕受深厚之敬愛；當十九世紀之末，英國上院議員中之大多數份子，淵源最遠者，不過溯至維多利亞朝而已。故自一八八五年後，急進運動，風起雲湧，對於諸勞爾之反民治態度，咸欲得而甘心，而「改組或廢除」(mend or end) 之呼聲，遂一時譁噪於三島。

* * * * *

自一八八五年至一九〇五年，因統一黨 (Les unionistes) 與愛爾蘭人之衝突風潮，及征服脫林士華勒 (Transvaal) 之戰事，保守黨乘機秉政者凡二十年（中間有一小間斷），在此二

十年間，兩院之最後決鬪得以不作。迨一九〇五年選舉民治派得極大之勝利，而上議院之保守多數黨遂復與一自由黨內閣成對壘之局而奮鬪乃起。

內閣堅主深切之改革以滿足勞動界之希望，而上議院則反對之。

下院新立累進稅(impots progressifs)以科財富。勞爾院大怒，竟將下院所業已通過之預算全盤拒絕。輿論大譁。政府乃解散新選之下議院以求人民之裁判。

一年之間(一九一〇年)，改選二次，而兩院之衝突乃得確定之解決。

至是，上議院知勢不佳，自行建議改組，或竟以全民總決(Le referendum)之民治方式諮詢民意，亦所樂許。然而晚矣。內閣向英皇預行商允，如上議院堅執成見，將由英皇頒賜新勞爾一批以移易多數；勞爾院對於剝削自身關於預算上一切權限，及關於立法事項凡已經下院表決者，祇能否認至第三屆會期爲止之法律艸案，遂不得不忍痛通過矣。——否認法案至第三屆會期爲止，是不過延遲兩年之時間而已。

今各國上議院之權限，更未有如英國勞爾院之薄弱者。夫英國上議院，乃全世界上議院之模範而最享盛名者也，祇以思圖阻遏民治改革之潮流而遂一蹶不可復振，蓋可深長思矣。

* * * * *

法國賽那既與各聯合共和國參議院無眞確相同之點，亦與各君主國貴族院多有互相差異之處，論其性質實屬孤立無可比擬……

法蘭西一集治之共和國也；一亦議會政府制之共和國也。此議會政府制者係汲取於一君主國而適用之於一民主社會之中。

法國憲法最重要之條文，厥爲規定各總長對議會負責一條(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日憲法第六條)——負責二字係採用英國之意義，蓋卽如不被信任立須引退之謂也——因該條文、將實際上之政府置於國民代議士嚴密督促之下。

然而法國賽那係由兩種相反之觀念調和而出：保皇黨(Les royalistes)之中右，欲將賽那歸國長(法人亦稱大總統爲國

長 Le chef de l'Etat，與政長 Le chef du gouvernement——即內閣總理——對稱）委派一，如君主國；共和黨（Les républicains）之中左，曾起一艸案，於一八七三年由支耶爾氏（Thiers）提出，建議賽那應與衆院同樣選舉。

折衷之法，乃決定以四分一之議席（初由國會，繼由上院）自行荐選（par cooptation），以其餘之四分三，由各地方團體全體之當選人員組成一選舉會選出之。蓋其時一般皇黨之意，咸以鄉僻人士，必重保守，如此選法，則最大多數必將歸於右而不歸於左也。

* * * * *

由此觀之，法國賽那之成分，本屬混淆不清，顧人乃付以與民選議院同樣之職分；且握有解散下院之權，蓋亦惑矣。不過解散權自於一八七七年一度試行而失敗後，從未有再敢問津者，故事實上已歸於消滅，其運用之不易可知也。

法國賽那初甚稱職，實足以副保皇黨之願望，故始則為保守派之砲壘，兩則為中左天主教黨之利刃以與通俗民治派抗衡。急進黨（Les radicaux）患之，因有修改憲法之運動。但此項運動，初為布郎雪主義（Le boulangisme）所牽累，後因賽那漸漸革新，休止反對俗化政策（La politique laïque）而完全停息焉。

上院議員之職，較衆議員為清閒而省費用，且任期又較衆院為長，故由衆議員而升為參議員，殆已成為一通常之慣例；法國賽那遂漸漸變為衆議院之退老院矣。是以法國賽那在政治上之理想，視下院為落後者可三十年。

* * * * *

當一九一九年時，法國下議院改選，因選舉法不良之關係，竟以右派佔其多數。世之論者，有謂法國賽那之政見，較下議院尤為新進。其實非也。

左派名人亞爾培氏（M. François-Albert），在上議院中曾有一極詳密之報告，證明選民人數，始終以左傾者為多，雖一九一九年之選舉亦然。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之選舉（參觀本誌第二十一卷十五號十九號等）左黨同盟（Le bloc des gauches）大勝，而上下兩院之均勢乃於是乎復立矣。

法國下議院係以直接普通選舉所選出之代議士組成之，至

上議院則爲間接選舉。故下院議員大都年力强壯，勇敢有爲之士，而與全國民意之接觸，亦自較上議院爲繁密。是以以常理論，下議院應有較優之權，而當兩院衝突之時，似應以最後之勝利歸於下議院。吾國自民二四月八日之國會開幕以來，參衆兩院皆以民黨居其多數（衆院五百八十六人民黨議員幾達三百；參院二百七十四人，民黨亦佔百五六十人之夥）故未嘗有任何之衝突。然將來又安能保其必無？是亦吾人所不宜忽視者也。

法國憲法因產生時之環境，本有深沉之君主彩色，故必使兩院平分立法之權；且自一八七六年後，即關於預算之問題，兩院亦處於完全平等之地位。惟實際之政權，係操於內閣之手，而內閣則繫屬於下院，故內閣總理雖爲一上議院議員，或因政治調劑上之關係，每分二三閣席於上院，而就全體言之，要以下議院攫其大部，且內閣之成敗，一以下院之意旨爲從違。

法國憲法祇言各總長對議會負責，固矣；但議會係包括上下兩院而言，倘當兩院衝突之時而內閣須負雙料之責任，實際上殊爲不可能之事，故內閣對於上議院之責任，祇能解作遇有彈劾時之法律責任(La responsabilité judiciaire)耳。是以事實上，各總長若得下議院之維持，則上議院雖有責言，亦每不因之而引退。

上議院之反對內閣，祇能於會場中手續上作種種枝節之文章以與政府爲難，但不能必強政府之辭職。

就普通言之，當上下兩院衝突之時，除有君權之干涉，應作別論外，其最後之勝利必爲下議院所得。換言之，即上議院之權限應較下議院爲小也。

* * * * *

雖然，以上所述，皆爲近來各國兩院權限消長之普通形勢。

茲尚有二點頗足供吾人之研究者，請就近代憲法學上之理論及歐美各先進國之成例一申論之。卽：

三　上議院果有推翻內閣之權否乎

內閣對國會負政治上之責任，此爲近代採行議會政府制國家之通則，而國會又每爲上下（或參衆）兩議院所合組而成，亦爲現時各國共通之趨勢，均已有如上節所言。然而通常所謂『內閣對議會負責』者，是否單對下議院負責而上議院不能推

翻之乎？抑內閣對於上下兩院均須負同樣之責任——換言之，即上議院亦有推翻內閣之權乎？

關於此點，學者意見可先分否定肯定兩方面以說明之，然後再引法國一二事例以爲殿。

甲　否定說

近來世界各國之上議院（或參議院），除各聯邦共和之參議院外，大都模倣英國之貴族院（或勞爾院或上議院均同）而來。故追源溯本應以英國勞爾院有無推翻內閣之權爲斷。然則英國勞爾院及法國昔日之貴族院固皆明明無推翻內閣之權，而今之上議院何得獨有？此否定之理由一。卽就法國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憲法第六條所謂『……對議會負責……』云云者言之，亦不過以明文示明法國爲一議會政府制之共和國，及當政府受彈劾時，內閣亦須對上議院負法律上之責任而已，非必包括上下兩院之意也。若製憲者果欲使上議院亦有推翻內閣之權，則何以不明言『兩院』而單稱『議會』乎？姑退一步言：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上議院組織法中又何以無『法國上議院得推翻內閣』之規定乎？立法者之旨趣，殆不難推想得之。此否定之理由二。且下議院之所以能推翻內閣者，以政府類有解散下議院之權故也。解散權與不信任權，二者相因爲用而不可偏廢。今各國上議院每不受政府之解散；且政府將欲解散下議院，每須預徵上議院之同意。既能解散輔車相依之下院而又予以推翻內閣之權，毋乃太不平乎？此否定之理由三。上下兩院之多數黨，在政見上每每處於反對之狀態。蓋一重保守，一喜進取，兩院議員之來歷不同，故其政治之理想自異。若上下兩院同有推翻內閣之權，則必一拒一迎，此推彼就，事實上將有不勝其奇離者矣！此否定之理由四。況下議院係爲普選直接之產品；而各國上議院之選舉，每多以複級或三級行之。代表全國眞確之民意，自以下議院爲宜。故信任內閣與否，亦應以下議院爲最後之裁判，極屬事理之平。此否定之理由五。

總上五因，故上議院不應有推翻內閣之權，已可概見。

* * * * *

此說法國近代著名公法學家白羅格里（Blogric）及巴哈道（Prévost-Paradol）均力主之。現在之愛士芒（Esmein），崔玉圃（Ch. Seignobos）亦然。

但近因事勢上之變遷，已漸爲一般學者所拋棄。於是而有左述之肯定說：

乙　肯定說

現代各國之上議院，係肇源於英國，蛛絲馬跡，固或不無史系上之關係。然一國有一國之特別情形而立法之精神亦必隨之而互異。英倫爲近代憲政發祥之地；但至今而不改其爲君主，豈倣行憲政之國家果不能有共和之創設乎？故否定說之第一理由，於理論上可謂全無根據。

至第二理由舉法國憲法中『議會』與『兩院』之解釋以爲證，亦屬吹毛求疵而不合於法國當日製憲之情況。蓋上下兩院之權限，必須絕對平等，在一八七〇年之法國國民會議(L'Assemblée nationale)中不獨爲帝制黨所堅持，且亦爲中左派所贊許。杜福爾(Dufaure)，巴爾都(Bardoux)貝郎雪(Bérenger)諸人所發表之演詞，尤爲彰明較著，議錄具在，不難覆按。故法國憲法第六條所謂『議會』者，顯係包括上下兩院而言，毫無疑義。否則又何不明言『下院』而必曰『議會』乎？

除少數君主國外，上下兩院大都同爲人民普選之產品；雖或有直接間接之分，然要未可以此而遽加軒輊。若遇兩院多數黨之政見各有不同，則恐內閣左右爲難而不能運用議會政治之制，亦屬杞人之憂，不足爲慮。蓋介於上下兩院之間，尚有大總統在：脫大總統以上院爲是，則可解散下院；如以下院爲是，則可保留內閣——舉足重輕，一言可決，公權分配，始得其平。此正爲內閣制總統重要——直可謂爲唯一——之任務，又何離奇之有？政府欲解散下議院必須預得上議院之同意者，正所以增長上議院之特權，而論者反因此以剝奪其推翻內閣之實力，按之理論，亦似難通！

* * * * *

此學理上雙方之爭論也。茲更舉法國史例數則以作本題之結論。

一八九〇年三月十三日，法國齊哈爾(Tirard)內閣因與土耳其續訂商約事在上議院議及關稅問題，表決結果，以一百五十三票對九十五票通過一日程(Ordre du jour 法人稱表決案爲日程)，內無『信任』齊內閣字樣，齊氏立行辭職。法國參那之推翻內閣，厥以此爲第一次。

越六年，至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國上議院又有倒閣之事，當其衝者，即法國現任國際聯盟會之著名代表布爾喬(M. Léon Bourgeois)氏也。其時布氏年少氣銳，所選閣員皆為急進份子，而上議院却以緩和派之共和黨佔其多數。故布閣與上議院立起衝突。布閣政綱事事革新，頗帶社會主義之彩色，而尤以累進稅一項最為上議院所切齒。一八九六年春，法國有事於馬達加斯卡(Madagascar)，須增加預算。下議院討論結果，幾至一致贊成(以四百二十七票對二十九票通過之)。惟上議院當於翌日提出質問；布氏請求緩議質問案付表決。反對緩議者竟居多數(反對者一百五十四票，贊成緩議者一百零八票)。布氏不辭職，亦不爭辯。上議院又特通過一日程，聲明『不能信任布內閣』之意。時值春假，兩院俱休會。下院議定五月十九日為重行集會之期。上議院遂乘機於四月二十一日先期集會，以討論馬達加斯卡軍費問題以便倒閣。果以一百六十八票對九十票多數通過一日程如下：

『本院曾表示不能信任布內閣，而布內閣不辭職，實屬違憲。今布內閣因馬達加斯卡軍事請求增加預算。本院決定暫緩討論，俟有得兩院信任之內閣到會說明後再行付議。』

於是布爾喬乃以『愛國心』為詞，『不願因本身政見之衝突而使戰士作他鄉之餓鬼。』遂於翌日提出辭呈。雖當時法國輿論，對於上議院此種舉動，一致抗言。然其倒閣之權，已無復有懷疑之餘地。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司法總長譚爾郎(Darlan)因受上議院之詰責而去職。

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杜布衣(M. Ch. Dupuy)因德萊福士事件(Affaire Dreyfus)在上議院提出信任問題，而大公法學家華爾台克盧梭(Waldek Rousseau)遂明認上議院有倒閣之權。

故當一九〇〇年六月二日，華氏自為總理，亦在上議院有信任問題之提出。

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克萊門梭亦然。

最近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白里安內閣之辭職，亦係因爭議比例選舉制事受上議院之否決。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

日，樸蔭凱甯亦曾在議院提出信任問題。翌年四月十日，袁里歐內閣又爲上議院所倒。

由斯以言，無論學理上，事實上，若就法國而論，上議院均有推翻內閣之權也。

* * * * *

惟吾國十二年十月十日所公布之憲法第九十五條，則明言『國務員贊襄大總統，對於衆議院負責任』與法國顯爲相反。其明確之處，有足多也。

四　上議院關於財政問題之權限

爲政之本，厥曰理財，而財政法律之最主要者又莫如預算。預算(Le budget) 一語，由法國古文 Boudgette 假借而來，原係「小錢袋」之意。先爲英人所採用，繼復由英流行於歐陸各國而卒成爲世界公法學上普通之術語。

就原則上言，凡國家對於每一年中一切應行收支之款目，均分條加以明確之預計者，謂之預算。預算之性質，爲行政行爲，必須受國會之嚴密監督。職以國家財政，量出爲入，一切租稅，皆係人民之脂膏，若一任政府之自由而不預爲之防，則濫用苛征，勢所必至。

政府征收租稅，必先徵求人民之同意。推源其制，實起於英國一二一五年之大憲章。至十七世紀中葉而巴力門監督財政之原則乃確立。法國大革命前後及國民代表等所斤斤爭持者，亦不外以限制租稅爲唯一之急務。故雖謂近代代議制度之所以若斯之發達者，實以財政問題爲其動機，亦無不可。

* * * * *

關於財政之法律，下議院有優先權，此乃近代民治精神之所附着而歐美各國之所同然也。但上議院對於下議院所通過之預算案，究有自由增減之權否乎？關於此點，英法美諸國所採制度頗有不同。

* * * * *

英國在一九一一年前，勞爾院對於下議院所通過之預算案，祗能全盤可決或全盤否決而無修改之權。自一九一一年後，凡下議院所表決之財政法案，倘遇勞爾院加以否決時，則下議院在一個月之期間內得逕請英皇公布之。是以英國上議院在財

政上殆已無絲毫之實力而下議院不僅有優先權已也。

美制則不然。預算既首由下議院通過後，參議院在原案之範圍以內，有加以修改之權；修改後仍將預算送回下議院而圖雙方最後之妥協。

至法國則上下兩院，見解向有不同：下議院謂上議院對於預算無自由增減之權；而上議院堅持所謂『財政優先權』者，祇言須將預算案先行提交下議院而經其通過之意。外此，則上議院與下議院處於平等之地位而有修改之權。

依法國一八七五年憲法第八條之規定，關於財政法案，不獨應先提交於下議院，且須先得下議院之表決。惟法國憲法染有帝制彩色甚深，其賽那實爲皇黨無限深情所寄托之地。自憲法公布後，當討論第一次預算時（一八七七），賽那則故將下議院所已刪除之稅款重行恢復，或將各部經費擅行減少數目甚微，而用意甚遠。故無論左派如何抗議，爭論如何激昂，而事實上上議院對於財政法案實幾有平等之權。

茲將法國歷年之慣例歸納如左：

一、上議院對於下議院所通過之預算，有自由減少或刪除之權；

二、上議院永遠不能提出增加新支出之議案；

三、曾經下議院拒絕之經費，上議院得恢復之，但以在政府所要求之範圍內爲限。例如政府在預算案中關於某種經費要求千萬。下議院祇允減去其半，祇允五百萬。迨預算案移至上議院時，上議院得恢復之而仍爲千萬。

於此有一附帶之問題焉：上議院對於下議院所拒絕之經費，能自動恢復之乎？抑必須有政府之請求方可恢復乎？就理論言，自以後說爲當。但實際上，法國上議院雖無政府之請求，亦能自行恢復也。

* * * * *

五　結論

中國曹錕時代所公布之憲法，其第十一章第一百十一條云：『凡直接有關國民負擔之財政案，衆議院有先議權。』次條第二項又云『參議院對於衆議院議決之預算案，修正或否決時，須求衆議院之同意，如不得同意，原議決案卽成爲預算。』文義顯豁，似較法國憲法進步多矣。

凡上所述，係就採用兩院制之國家而研究上議院之權限者也。兩院制與一院制之孰優孰劣以及吾國將來重製新憲應採何制，均姑置不論。卽就上議院之權限問題觀之，已覺令人對於兩院有重大懷疑之感。

何則？夫財政爲國家之命脈，內閣乃政治之中樞。宜如何通盤籌劃，和衷共濟，有系統，明責任，司農旣深百年之計，京兆不存五日之心，庶幾財以理而益宏，政得人而自舉。政府與議會通力合作，一志扶衰，不出十年而中國不轉危爲安，轉貧爲富者，吾未之信也。

然而欲達此的，兩院制似已不合時宜；非於政治理想中另尋途徑不可。故作者自近二三年以來，卽有『三頭議會』之主張，兼採兩院之長而力袪一院之弊，欲知其詳，請俟次篇

上海，一五，六，一四（端升）

你願意有幾個孩子

子心

有許多人願意多子，因爲多子是中國人所認爲幸福之一。有的人不願多子，以爲多子多累。美國達德孟斯(Dartmouth)大學特就八十名的大學生中做了一回有趣的測驗。測驗的標題是『你願意有幾個孩子？』測驗所得結果如下：

不願意有孩子的……………一人
願意有一個孩子的……………二人
願意有二個孩子的……………三八人
願意有二三個孩子的…………一九人
願意有三個孩子的……………一五人
願意有三四個孩子的…………三人
願意有四個孩子的……………六人
願意有四五個孩子的…………一人
願意有五個孩子的……………三人
願意有五六個孩子的…………一人
願意有十個孩子的……………十人
共計　八十人

由此可見最多數的人大多不願多子，但亦不願無子。希望只有二三個孩子的實佔全體的四分之三以上。



戰後的歐洲農民——綠色國際

張慰慈

在現今的民治國家，人民在法律上，在政治方面，是平等的，但在經濟方面人民還是不平等的，還是分做各種各樣的階級。可是現在的所謂社會階級和古代社會階級的性質是大大的不同了。在從前古代時候，社會上各階級的界限是死的，這一個階級的人民是沒有方法可以跳入那一個階級中去的。一個人生在奴隸階級中，他永遠是一個奴隸，無論他有天大的本領，也脫離不了奴隸的地位。現在的所謂社會階級祇是暫時的，各階級間的人民都能從這一個階級跳到那一個階級，或那一個階級跳到這一個階級。並且各國的法律又都承認人民的平等，在表面上看起來，社會階級制度的現象確是看不出的。從一大羣的英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之中，我們很難區別那一個是工人，那一個是中等階級人民。不過我們却不能因此而判定人民之間是沒有階級的區別。社會階級最顯明的證據是在於婚姻一方面：非但一個上等階級的女子不肯嫁給一個普通工人，就是中等階級的女子恐怕也是不願意的。

概括的說起來，上中下三等人民是在無論那一種社會中都有的。不過照現在各國社會的複雜情形，這樣一種分類是未免太含糊一些，不能確實描摹各國社會階級的狀況。依照人民的

生活而說，一部份人是「勞力者，」又一部份人是「勞心者。」在勞力者一方面，凡在鄉下居住的人自然是農民，在城市居住的是工人。在勞心者一方面，有一部人專心於文學，美術或科學，普通叫做智識階級；還有一部份人是政治，經濟方面的領袖人物，可以籠統的叫做上等階級。此外，在勞力者和勞心者之間，還有一種人民，叫做中等階級，他們都各有一種職業，多少各有一點資本。

照社會主義家的眼光看起來，人類的歷史祇是各階級互相競爭的歷史。假定我們不能承認這樣一種籠統的觀念，我們大概也得要承認各社會階級的狀況及其變更確是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從歷史方面着想，凡大變動發生時候，社會階級的狀況也跟了發生一種大變動，舊階級打倒了，新階級發生了。歷史上社會階級狀況的更變與現今社會的組織確有大影響，很值得我們研究的。

這次歐洲的大戰是歷史上最大的一種事實，比得上歐洲古代羅馬帝國的滅亡，中世紀末了美洲的發現，和現代工業革命的發生。所以歐戰的結果也使各社會階級間發生一種重大的變更，這是在各國都看得出來的，但在歐洲各國，這種變更更加顯著，所以我想寫一篇東西專討論歐戰以後，歐洲各社會階級所受到的影響，他們對於赤色革命的態度，及其現今的狀況。可是這樣一個大題目，寫起來未免太長，故不得不分開來討論，本篇專述歐洲的農民階級。

各國城市和鄉區的狀況自然是不同的，但在歐洲，城市和鄉區的區別更加顯著，非但物質的環境是不同的，就是人民的態度和時間的精神也是不同的。歐洲城市和工業中心點確是現代的出產品，舉凡一切物質方面的設備，和人民日常生活上的利便都應有盡有。假使一個人離開城市，到了鄉間，他就差不多到了另一個世界：繁華的街道和工廠是不見了，他所看見的祇極清淨村庄中的幾所舊房屋，已經耕種了好幾百年的農田。機械的生活在歐洲鄉間差不多是看不見的。歐洲農民所過的生活和幾百年前差不多沒有改換多少地方。歐洲農民所代表的是工業革命未曾發生以前的舊歐洲。

實在說起來，歐洲可以算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城市的工業世界，一個是鄉村的非工業世界。這個區別是很重要的，並且在現、

今時代更爲重要。因爲這次歐戰已經把這兩個世界的地位更變了，其結果也許能更改歐洲全部人民生活的趨勢。在大戰以前，歐洲是向工業化這一條路上跑的，城市的勢力實在超過於鄉區之上。歐戰的結果却改變了歐洲進行的方向，工業的根基受到了極大的搖動，城市中各級人民都因此而受到了極大的損失；但農民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地位却反而抬高了。並且依照歐戰以後的趨勢看起來，農民在戰時所得到的利益確能保守得住。歐洲各國的重心點好像已經從城市轉移到鄉區方面，受其利益者自然是農民。這種趨勢確能從根本上更變歐洲社會的組織。

在一九一四年的上半期，假使有人能預料在十年之內歐洲城市和鄉區的勢力須這樣的更變，他一定是一個大膽的預言家。因爲依照這一百年之內的歷史趨勢，城市的勢力祇有逐漸增加，直到了歐戰發生之前，城市的地位是早已根深蒂固，可以算是打不破了。十九世紀之內歐洲各處城市化的速度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我們把一八○○年的歐洲和一九一四年的歐洲一比較，就能看得出來的。在一八○○年，歐洲各處的城市還沒有發達，大部份的人民還都是住在鄉區。就是現今城市最發達的幾個國家的情形也是這樣的。比方說英國罷，現在有五分之四的人民住在城市，那時候有六分之五的人是鄉民。在一八○○年，全歐洲祇有兩個城市的人民是超過五十萬，這就是倫敦和巴黎。那時候的柏林也祇有人口二十萬。並且依照現在的標準看起來，就是這幾個城市也不能算是大城。那時候巴黎街道上的汚泥也往往有一尺多深，柏林既沒有馬路，又沒有陰溝，祇有倫敦才算有幾盞路燈。

還有一層，那時候的城市對於鄉區並沒有什麼勢力。交通的不方便往往使城市和鄉區分離。一百年前，歐洲各處還沒有好的道路，至於鐵路一類的交通事業，那時候人民更是夢想不到的。鄉區人民的糧食是他們自己耕種的，他們所穿的衣服和所用的器具也是他們自己做的。極大的工業中心點尙未產生，大宗工業製造品也未曾發現。那時候的城市當然也供給鄉區人民多少奢華品，但這類貨物並不是急需的，並沒有多大的關係。一百年前的歐洲鄉區和現在的鄉區當然又有極大的區別。大多數的農民都是貴族或教士的佃戶或佃奴。他們都不懂現今

的農業方法，他們的生活是很苦的很勤儉的，他們對於國家的事務是漠不關心的，他們在政治方面也沒有絲毫的勢力。

這是一八〇〇年時候的歐洲。一百年後，一切情形却大大的更變了。在一九一四年，歐洲變成一個新世界，比之從前，財產增加了好幾倍，人口增加了三倍。可是財產和人口的增加並不是發源於農業方面，却是發源於工業方面。假使現今的歐洲還是一八〇〇年時候的鄉區的歐洲，歐洲的人口是決不能增加的。一八〇〇年時候的歐洲並不是新開闢的土地，却是一個舊世界，所以那時候的人口數目確是那時候農業和商業所能供養的最高限度的數目。這一百年之內歐洲人口的增加當然不是因爲農業的改良。在一八〇〇年，歐洲的土地早已都開墾了，以後農業方法的改良，也祇能增加一小部份的人口；並且在事實上說起來，歐洲有許多地方，例如英國，農業方面祇有退步，沒有進步，現在決不能像一百年以前那樣，供給大羣鄉區農民的生活。

所以歐洲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完全是「工業革命」，就是機械的發明，生產的增加，和交通的發達。這種情形才能使那新增加的好幾萬萬人民能生存於世。可是這一類新增加的人民都是城市的居民。換句話說，十九世紀歐洲歷史上最重大的變遷是鄉區和城市間重心點的變更，從此以後，城市的勢力日漸超過於鄉區之上。自從羅馬帝國滅亡後直到一百年前，歐洲鄉區在歷史上所佔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其勢力總是在城市之上的。工業革命却把鄉區的地位打倒了。機械的工業發達後，就把鄉區的歐洲大陸改變爲世界的工廠，充滿了一切的工業，以工業的出產品，交換世界各處的原料和糧食。到了十九世紀末了，西歐和中歐發生了無數的城市和工業中心點，其中的人民都是依靠工商業爲生的勞動階級。

這一種城市化的趨勢在歐洲各處都看得見的，尤以在英國爲更利害。工業革命本來是發生於英國，所以在英國，其勢力也更大。我們已經說過，在十九世紀初期，英格蘭和威爾斯兩處祇有六分之一的人民是在城市居住。那時候的英國當然是能夠自己供給自己，不必依靠從外國運進糧食，供給人民的食料。但在一九一四年，一切情形都大大的更改了。在英格蘭和威爾斯，五分之四的人民是在城市，在蘇格蘭，四分之三的人民是在城

市；英國全國變成一個極大的工廠和商場，絕對的依靠外國運進的糧食，維持人民的食料，其本國出產的糧食還不够人民三個月的吃用。德國的情形也與英國相同。直到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國成立時候，德國的糧食非但足够本國人民的吃用，並且還有多餘銷售到外國。但在帝國時候，德國工業進步的速度實超過其餘各國，在幾十年之內，鄉區和城市間的均勢早已推翻了到了一九一四年，德國的人口已經增加了一倍，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又都是在城市居住的。德國，也像英國一樣，完全依靠從外國進口的糧食，維持人民的食料；這也是歐戰時候失敗的一個大原因。歐洲其餘各國也都有這種趨勢，不過沒有像英，德兩國那樣的利害罷了。就像最不發達的俄羅斯也在這個時期之內發生了大羣的城市人民。祇有法國才能算是一個例外，還能維持那鄉區和城市間的均勢；在一九一四年，法國鄉區的人口還超過全國人口總數的半數，本國出產的糧食還足夠本國人民的吃用。

歐洲這一種城市化趨勢對於歐洲的農業是很不利的，受害最大的就是那般農民。農業出產品的需要因人口增加而增加；但農品需要的增加就擡高土地的價值，並使耕種的方法不得不改良。但那般農民，尤其是那般租地耕種的佃戶，決無能力和大地主在農業上競爭。因此，他們就屈服於大地主的勢力之下，放棄獨立的耕種生活，變做農業方面的傭工；或者棄農務工，遷移到城市居住，變為工廠中的勞工。所有的土地大半都歸併到幾個大地主手裏，大規模的耕種和大地產變為當時最盛行的現象。英國是這樣的，中歐和東歐也是這樣的。但法國的情形又是一個例外，法國農民又勤儉又有智識，很能保持他們小規模的耕種，維持他們的地位。可是就歐洲全部說起來，小農民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經濟方面生活一天困苦一天。

至於大地主的優勝地位也不久就被外界勢力所推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從外國進口糧食的競爭逐漸利害，本國農業有不能維持其地位的趨勢。在十九世紀初期，交通是不方便的，運費又貴，速率又慢，所以凡是笨重的貨物是很難隨便運輸的。各地方人民的食料不得不完全依靠本地方的出產品，就是在荒年時候，也祇得借用鄰近各處多餘的糧食。但到了十九世紀中期，鐵路和海輪發明後，大批糧食能於最短時期之內，並以極

賤價的運費從這地方運到那地方。不久美國西部，加拿大，南美洲，澳洲各處又都開墾了，這種勢力實在不是歐洲農業所能競爭得過的。我們可以把英國的事實來做一個例，說明歐洲農業的普通狀況。當初英國地主覺得外國糧食的競爭太利害，他們就利用政權，規定幾種糧食的關稅率，一方面擡高外國糧食的價值，一方面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但城市人民却要求賤價的糧食，所以後來政權到了城市人民手中，他們第一件事就是廢除這一類糧食的關稅率，可是英國的農業却從此犧牲了。自由貿易的英國變成世界的工業中心點，但鄉區人民所出的代價實在不少。歐洲大陸鄉區中各份子看見了英國的例，他們就聯合起來，組織了一個農黨，極力奮鬪，實行保護的關稅政策，維持他們經濟上的利益。可是以後政權到了市民手裏，農黨的勢力也漸有支持不了的趨勢。

在十九世紀的末了，歐洲城市的優勝地位差不多可以算是達到極點了，鄉區祇能算是城市的附屬區域。城市非但是財產，文化和政治的中心點，並且又使鄉區的經濟生活也不得不依靠城市。這是因爲工業的進步，一切手工都已改爲機械的工作，鄉間人工所製造的器具一天減少一天，城市工廠的出產品一天增加一天，又因爲機器出產品的價廉物美，農民也就不得不以城市機械的出品代替從前本地人工的出品。其結果却使農民方面受到極大的損失。我們假使把城市和鄉區所交換的物品的價格細細分析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出工業品的價值太貴了，農業品的價值太賤了。城市人民所出的代價實在抵不上他們所得的物品的價值。城市人民非但以工業品交換農民的糧食，並且農民又須負擔極重的賦稅，幫同城市人民維持那城市政府和中央政府所設立的各種各樣機關。所以到了一九一四年，歐洲各處的鄉區都已變爲城市的附屬區域，並且鄉間人民所出的代價又超過於他們所得到的工業物品的價值。

在這時候，歐洲大戰發生了，一切重大的變動也就跟了發生了。歐洲城市中那種極複雜的組織極完備的工業制度因此而受到極大的打擊。就是西歐和海外的交通也發生了阻礙，中歐各處差不多被協約國的封港政策封閉了。從此以後，外國的糧食差不多就沒有方法可以運進歐洲，就能偸運進去，其價値也昂貴得不了；同時本地出產的糧食却反而變成一種必需品。換

句話說，歐洲城市和鄉區間的均勢於一天之內改變了，鄉區却佔了優勝的地位。城市人民時有饑荒的危險，鄉區農民可以自耕自食，還能把多餘的糧食出賣，得到向來未曾有過的重價。當時的情形差不多又恢復了工業革命以前的狀況，就是城市是依靠鄉區爲生的。可是城市的情形比之一百年以前更加可憐。在這一百年之內，歐洲城市的人民增加了好幾倍，他們又都是依靠外國運進的糧食過活的。依照統計家的計算，歐洲人口總數之中至少有一萬萬人民是超過歐洲本地的生產力。這就是說，歐洲除非能夠立即恢復歐戰以前的工業狀況，就有四分之一人民不能得到足够的食料，他們假使幸而不至於餓死，也得過一種極痛苦的生活。可是這四分之一的人民都是城市的居民。鄉區人民却照舊能自食其力，照舊能財丁興旺，不受任何的影響。歐洲各處的狀況都是這樣的，尤以中歐和東歐爲更利害。在東部和中部，工業是完全破產了，所以城市人口就一天減少一天，死亡率是超過生育率，例如維也納和李寧堡。但在鄉區，除了俄國災荒區域之外，各處還是照舊的興盛。

在歐戰期內，因爲愛國觀念的關係，鄉區和城市並沒有發生衝突。政府用了種種方法保護城市居民，例如限制各人所消費的食料，規定農業出產品的價格；農民因爲愛國起見，毫無怨言的甘心服從政府的命令。戰事結束後，又因爲各處發生革命的潮流，鄉區農民和城市人民還能聯合起來，互相利用，各自進行各的目的。城市無產階級所想望的是城市資本家和中等階級的財產；鄉區農民所想望的是地主貴族的地產。因此就有所謂勞農的聯合團體，最好的例就是俄國的勞農政府。俄國革命是由城市的無產階級發動的，可是因爲得到農民的贊助，才能成功。但勞工和農民的聯合也祇是一種暫時的，決不是永久的結合。城市和鄉區的利害衝突不久就使勞工和農民分離了。農民祇有一個極簡單的具體的目的物，這就是土地。等到土地得到了手以後，他們就想安安穩穩的過他們舒服日子，享受一切的快樂。他們是知道農業出產品的價值，所以也希望城市人民能夠給他們一種相當的代價。但城市人民却沒有能力以農民所需要的工業品交換一切的農業品；城市人民所能出的代價是紙幣，但農民却已經有過經驗，曉得這類紙幣是不值錢的。

還有一層，歐戰以後，城市勞工的行動和思想都是趨向於激

烈一方面他們的宗旨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的方法是把一切的生產工具土地和工廠機械都包括在內收歸社會所有。但這種思想和這種方法却不能爲農民所贊同。農民費盡了心血和精力，才把土地奪到手，爲什麼就要歸社會共有呢？他們或者是以武力從地主手中搶到土地，像俄國那樣；或者是以法律把大地產分做小地產，像中歐各國那樣；或者是利用歐戰時候的餘利，以金錢購置的土地，像西歐各國那樣。無論他們用了什麼方法得到的土地，他們總想把這塊土地作爲自己所有，享受一世。可是城市裏的無產階級却主張把土地收歸社會所有。從農民的眼光看起來，這祇是城市人民把持勢力的一種方法，雖則從今以後，把持權力者並不是貴族，也不是中級階級，却是工廠的工人，但從農民方面着想，這種新的勢力却同樣的可恨，非抵抗到底不可。

因有這種種原因，歐洲各處的農民就團結起來，一致抵抗那赤色的革命行動。就在那赤色革命軍已經得到政權的國家，像當初那個短命的匈牙利共產共和國，和蘇維埃俄羅斯，農民也是照樣的一致反對共產主義。在匈牙利，革命政府收土地爲社會所有的計畫就激動了全國的農民，共產政府也因之而推翻。在俄羅斯同樣的計畫也是完全失敗，蘇維埃政府也就不得不默認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在那赤色革命失敗的幾個國家，農民的反對確是赤化運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比方在歐戰後的芬蘭，那時候城市的無產階級得到了蘇俄政府幫助，實行赤色革命，可是芬蘭的農民就立卽與上中階級聯合起來，其結果就使白色軍隊有實力推翻那無產階級的勢力。在德國，農民到處反對共產制度。當時德國共產黨在幾個大城中得勢的時候，農民就把那幾個城市團團圍困，斷絕他們的糧食，使政府軍隊易於平定一切擾亂的行動。在瑞士，農民組織了一個農會（Peasants' League）幫助政府平定工人方面的激烈行動。並且那時候歐洲各國的農民都組織農會或農民政黨，抵抗赤化運動。

歐戰以後的農民運動與戰前的農黨有一個重大的區別。戰前的農黨是由農民和地主共同組織的，其重心是在大地主方面，農民祇是其中的附屬品。戰後的情形却大改變了。農民在戰時所得到的利益實在不少，其勢力也大大的增加。他們覺得機會到了，很可以利用他們的新勢力，增加他們自己團體的利益。

抱定了這樣的宗旨，他們既不能容忍地主的把持，又不肯容納城市工人的共產觀念。他們一方面須抵抗赤化，又一方面抱定瓜分地主產業的決心。

歐戰以後，農民和地主的關係也經過一種極大的變動。歐洲東部的大地產都分散了，從前的佃戶或農工都得到了土地所有權，變做獨立的農民。可是因爲各處情形不同，所以這土地所有權從地主轉移到農民所經過的手續也各不同。假使農民和地主間的感情向來是很壞的，比方像俄國那樣，那末，農民就以武力逐出地主，瓜分其土地。俄國農民雖則是極端的仇恨鮑爾希維克黨，但到了反革命發生時候，他們深恐地主階級能夠恢復他們的土地，所以就幫助蘇俄政府打倒白黨的勢力。在東歐其餘的幾國，像捷克和羅馬尼亞，政府以法律手續把大地產分給農民，同時大地主也得到一種相當的賠償。在匈牙利和德國，地主和農民間的感情本來是很好的，所以沒有重大的更改。地主和農民都互相諒解，互相讓步。地主方面因此尚能保守一部份的勢力，而地主和農民的聯合團體還是很堅固，能夠一致抵抗城市的勢力。

因爲歸根到底，農民所仇恨的是城市人民，並不是鄉下的地主。農民仇恨城市的無產階級及其激烈思想，已經敍述過了。可是農民所仇視的是包括所有的城市人民。在事實上說起來，農民自始至終總是反對城市的；從他們的眼光中看起來，城市祇是萬惡的源頭。就是西歐那般較爲開通的農民也免不了有一種反對城市的偏見；東歐的無智農民更不必說了。從前維也納城在最危急時代，奧國農民看見市民餓死凍死，好像感覺一種特別的快樂，他們情願把剩餘的牛奶去喂豬喂狗，不願意供給市民的小孩。東歐其餘各國的農民也都有同樣的舉動。

農民運動早已超過國家疆界，變成一種國際性質的運動。現今歐洲各國各種社會階級都各有各的共同利害關係，所以爲達到共同目的起見，往往設立一種國際的組織。城市工人早已有一種階級觀念的表示，早已組織了各種各樣的國際工黨和國際的社會黨。莫斯科的第三國際祇是國際工人組織中最激烈的一種。各國上中等階級爲抵抗共產主義的勢力起見，也有各種國際的組織，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的法西黨，匈牙利，德意志和西班牙都有該黨的分會。除了工人階級的「赤色國際」

和上中等階級的「白色國際」，其間還有一個農民階級的「綠色國際」。

這幾年來，赤色和白色的名詞是我們所常常聽見的，並且關係赤白的爭鬭，我們在報紙上也是時常看見的，但我們却很少聽見還有什麼綠色的運動。不過在歐洲東部，這綠色國際確是一種極大的勢力。從成立至今，綠色國際的年歲還不到六年，可是其會員已經有了好幾百萬人，其團結力非常之堅固，其政治勢力也非常之大。他們的會員已經做過捷克和波蘭的國務總理，並且在東歐各國中的勢力大有蒸蒸日上的趨勢。

綠色國際的勢力雖則推廣得很快，可是這幾年來的歷史並沒有什麼驚人的地方。這樣一種組織是根據於戰後的狀況，於不知不覺之中發生的。歐戰以後，東歐的幾個大帝國是分裂了，許多的新國家是成立了。這許多新國家都是從舊國家裏分出來的，他們的狀況和一切的問題都是相同的，所以各國農民的領袖自然而然的互相討論共同的問題，共同商議解決的辦法。在一九一九年的上半期，一種國際性質的農民代表會議已經輪流在各地方開會。這是綠色國際的起源。他們的領袖都有農民那種小心精敏的特質。他們對於那種很好聽的口頭語，和事實上做不到的大計畫，一概不採用；他們情願在可能的小範圍之內，一步一步的做去。他們差不多把全副精力集中於一個具體的計畫：這就是打破大地產制度，使各農民都有小小的一塊土地。綠色國際當然同時還注意於別種與農民有直接關係的問題，例如賦稅問題，保護關稅政策，和反對共產制度。可是從他們領袖的眼光中看起來，這類的問題都是不大十分重要，主要問題是爲農民爭奪土地。他們深信祇要農民都變成了小地主，將來自然能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有極大的勢力，其餘一切問題也都容易解決了。

綠色國際的主要特點就是這一種小心謹慎，注重事實，及和平的手段。綠色國際是與城市無產階級的赤色國際極端相反的。赤色國際的目的是要立卽得到絕對的權力，並想望打倒社會上其餘一切的階級。假使赤色國際將來得到勝利，那末，現今社會的一切制度都得要打破。綠色運動就沒有這樣一種趨向。第一，綠色運動是根據於現今社會中最重要的一種制度，就是私有財產制度。各處的農民都是個人主義的信徒。他們唯一的

目的是土地所有權，和田地出產品的所有權。那幾個頭腦清楚的共產黨黨員早已承認那農民是他們最利害的仇敵。第二綠色運動是一種極和平的運動。他們的領袖明知戰爭是最不利於農民，在交戰時候戰場上打仗的人大都是農民，戰事完結後，受到最大苦痛的人又是農民，所以他們對於一切國際的戰爭，和國內的階級戰爭，是一致反對的。他們主張以和平的政治和經濟方法達到他們的目的，決不願意以武力或暴動行爲爭奪權利。因此他們也不像赤色國際，並沒有在各處宣傳他們的主義。就是到了現在，綠色國際也祇有在東歐幾國，特別是捷克，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有一種組織。他們的中央執行部是在捷克的京城，可是這也祇是一種流通消息的機關，並不是一種中央集權的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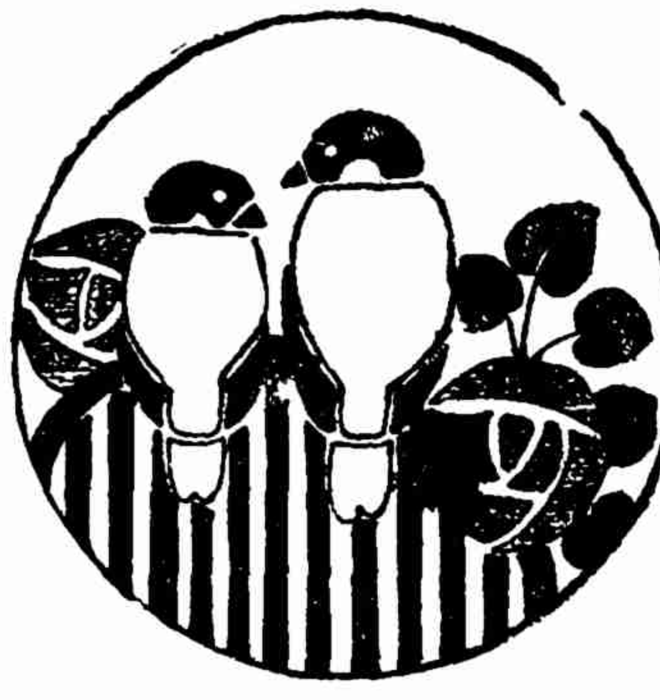
至於綠色運動的將來，我們此刻當然不能預料。歐洲有幾部地方例如英國，差不多可以算是完全城市化了，將來除非歐洲的工業制度從根本上推翻，這幾處地方的農民決不能恢復他們的勢力，所以這綠色運動也許不能推廣到這類的地方。在德國這類地方農民和地主的感情是很親密的，現今的土地制度也許不至於有什麼根本的大變動。在法國這類地方，農民的境遇已經是很滿意了，他們也許不至於需要什麼階級的團結或國際的行動。所以綠色運動的中心點大概祇有東歐一部份的地方。俄國將來大概總是免不了受到這種運動的影響，這祇是一個遲早的時間問題而已。現今的蘇俄政府對於這綠色運動防備得非常嚴厲，比之我們防備赤色勢力侵入更加嚴密。可是蘇俄政府如果不能恢復俄國的工業生活，或不能使農民變成共產主義的信徒，俄羅斯總是一個農民的國家，將來的政權總得要到農民手裏。將來的趨勢如果是這樣，那末，綠色運動的勢力一定大大的增加，農民就要變成東歐的主人翁；並且別處農民的自覺心也許受到一種激勵，振作精神起來試一試他們的實力。到了那個時候，歐洲鄉區的勢力又要超過城市的勢力，歐洲的城市文化也許要退回到從前的鄉區文化了。

這種情形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歐洲的城市文化祇是幾種偶然勢力的出產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歐洲工業發達得最早，(二)交通的方便，海外的原料和食料能因之運入，(三)一種最複雜的金融和商業制度，歐洲的工業品能分銷於全世界各

處。可是這次大戰的結果把這種大勢更改了。歐洲的工業是不能佔世界工業方面的第一把交椅，美國甚而至於日本的工業差不多都已趕上歐洲的工業。交通方面也沒有戰前那樣方便，從海外到歐洲的運輸方法較比起來已經困難得多，並且運費也增加了。至於國際金融和商務的組織也受到了一種極大的影響。戰時的損失和戰後的一切擾亂狀況都使歐洲不能於短時期之內恢復戰前的工業。可是工業不能恢復，城市人民却沒有生活的方法，他們祇有回農間去的一法。依照現在的情形，城市人民確有減少，鄉區人民有增加的趨勢。這種情形如果繼續下去，再過幾十年，歐洲恐怕就不免恢復從前那種以鄉區爲主體的地位。城市的發達果然是很快的，可是城市的衰敗也是很快的，否則古代的多少城市也不至於現在都到地底下去了。

講到城市人口的減少，歐洲有許多地方早已很明白的表現出來了。這尤以俄國爲更利害。依照蘇俄政府一九二〇年的統計，在歐洲俄羅斯一百八十個城市中，有三十個城市的人口已經減少了一半。李寧堡在一九一〇年有人口二百三十一萬八千，現在祇有一百萬左右。就是蘇俄政府的京城莫斯科，也祇有人口一百零五萬，可是在一九一五年，莫斯科人口却有一百八十萬。俄國當然有特別的情形，因爲俄國的工業是完全破產了，所以才發生這種狀況。但同時奧國的工業也已破產了，德國的工業也差不多到了極危急時代，英國也有好幾百萬失業工人，專靠政府的補助費過他們的生活。將來如果再發生一次大戰，歐洲全部的工業制度恐怕就得要推翻了。

總結一句話，工業衰敗了，凡靠工業過生活的人民都失了生活的根基；工廠和市場關了門，城市人民就失了依靠。但鄉區農民所依靠的是土地，土地不沉沒到海底下，農民總不至於餓死。城市人民沒有鄉區供給他們糧食就不能生活；鄉區農民沒有城市還能照舊的過活。現在歐洲已經有許多農民，特別是俄國的農民，因爲沒有城市供給他們工業出產品，他們早已恢復了從前的農村工藝。像他們的老祖宗一樣，自己織自己衣服的布，自己做自己用的工具。雖則是不方便幾許，但他們照舊的過活，吃得飽飽的，穿得煖煖的。他們的幾個領袖還利用綠色國際的組織，夢想將來把持歐洲的勢力。



菲律賓之對華經濟獨立運動

——留菲華僑商業之危機——

鄔翰著

菲律賓之最近趨勢，為世人所注目的，有對美之政治獨立，及對華之經濟獨立兩大運動。

菲律賓在這個世界民族自決的潮流裏，當然要想建設一個完全自主的國家。目前該島國民民主兩大政黨，合併起來，專為對美獨立運動來奮鬭，其態度之嚴重，自然可想而知。同時他們深覺得政治的獨立，要有經濟的獨立做基礎。今日的菲律賓，固已成為世界民族經濟的競爭舞台，但就歷史的關係，華人依然執着經濟界的牛耳。所以菲人經濟獨立運動的對象，就是華僑。

菲律賓為世界上一塊很肥饒的土地。天產物如椰子，蔴，糖，烟草，幾乎住經居斯土的民衆，可以不勞而穫。耕地僅佔全面積百分之十，所以農作物還不足供本島的需要，都是拿天產物去交換來的。耕種的法子，大半是我們華人教他的，依然滯留在歐洲所謂中世紀的狀態。近代的大農制，用機器來耕作，只有極小的一部分，正在試驗中。工業的情形，大半還不脫離手工時代。大規模本島自己創辦的工廠很少，本島不過對經濟發達的國家，供給一種原料品罷了。

就商業情形看來，菲律賓人的企業心，很是薄弱，最大的原因，就是遊惰奢侈，而沒有貯蓄思想。他們是最講究日常生活的，豐

如每星期的營業有六元的贏餘，到外國舖子裏買些新式衣料飾品，就費去一半。其餘的一半，不是化在吃喝上，定然在星期日鬭雞場中賭博輸去了。還有那些拉馬車的，一日的辛苦，如果得着兩日的生活費，或許第二日就停起工來，在家快樂快樂，到第三日，才出去再拉，這是很平常的。而且商業最重信用，他們是不大講究借人的錢，有時可以不還，所以在菲的英美銀行，願借十萬於華人，不願借一千於菲人的。

我們要研究爲什麼華僑在菲律賓會握着經濟上的大權呢？上文所述菲人自身沒有經營商業的能力，自然是一個大原因。原來華人到菲島去的，在歷史上比西班牙還要早一點。又因地理上接近的關係，人數也比較任何國來得多。西班牙治菲三百多年，最初目的，原爲的是通商。美國人治菲二十多年，其貿易額巳佔菲島中國際貿易的第一位。他們挾着巨資而來，自然要占一點便宜。但究不若華僑來得普遍。大自都市，小至於州府鄉村，零售一項，幾乎都是華人一手包辦的。我們華人去菲的，十之六七，是福建人，十之三四，是廣東人。他們肯耐勞，肯吃苦，早上八時開門，夜間十時閉戶，星期日也是照常營業的。我們遊行瑪尼拉，宿務，怡朗幾個大商埠，凡是幾條繁盛的市街，鱗次櫛比，都是華人的店鋪佔據着。華人的店夥們看來都很有精神，常常等着主顧，沒有一毫倦容。他們日常生活，又很是節儉，銖積寸累，過了幾代，有積至數十萬的，有積至一二百萬的，至多的也有積至一二千萬的。來的時候，原不過一個窮光蛋，可以說都是勤儉起家的。華僑中經營較大商業的，都是做麻，椰子，和木頭這一類的生意自己置辦輪船，差人到各島向土人收買，屯積在貨倉裏，整批的賣出去。并且各重要島嶼，及我國著名商埠，都設有支行，經濟周轉，很是敏活。近來華僑在瑪尼拉設立銀行，經濟上比較的更有聯絡。

就以上情形看來，菲人自己既然沒有經營商業的力量，華僑坐擁百萬大有反客爲主之勢。菲人從前蠢如鹿豕，自然不覺得，近來教育進步，民智日開，看見這樣，初而豔羨，繼而嫉妒，就想出種種排華的法子來，所謂對華的經濟獨立運動，就和對美的政治獨立運動同時並進了。他的法子，分析研究起來，列在下面。

（一）謀菲島本身經濟的發展　謀本身經濟的發展，菲政府是很有一番計劃，現在著著進行，不遺餘力。他們首先培養一班

商業專門的人才，或者派到歐美考察去。對於國內的出產品及每年進出口貨物種類貿易額等等調查得異常詳晰，由商務委員會做出一種報告，俾衆周知。又爲引起民間對工商業的觀感起見，議會通過巨大的預算案，設立大規模的商品及漁業陳列所。尤其是利用該島最惹人注意的嘉年華會，陳列全島各部一切的出產品，資人考察。政府設立菲律賓國家銀行，又提倡私人設立各項銀行，政府予以優越的利益。

(二)提倡本島土人零售商與大行家的聯絡　華人握有菲律賓之經濟權，一時不易打破的，就是普及全島的華人零售商。我上面說過，菲人從前是不會做生意的，一切日常生活用品，都靠華人轉運供給的。我常旅行菲律賓各島的鄉村裏，不到一二百家，就見有一間華人開的小小雜貨鋪，凡是柴，米，油，鹽，布等等的必需品，及糖果，糕餅，玩具等等的奢侈品，一切應有盡有。土人麕集在這種店子裏，一天總有幾小時的熱鬧。這些雜貨店，和各大島裏的華僑大公司大商店，都是很有聯絡。他們以交情的關係，有時沒有資本也可以開店，只要找到房子，不妨批來貨物，賣後再說。所以菲島的華人零售商與批發商，聯絡起來，好像一部機器似的，無形中是很有組織的。菲政府看到這一層，近來正設法起而倣效，要與華僑爭衡。因爲近來菲人對於商業，已經漸有興趣，漸有進步，大非前比。營業較大的合資公司，已經不少。大資本家也陸續起來。本島土人的零售商，也零星散布着，一天多似一天。菲政府目前進行的計劃，就是要把菲人的大公司大行家與零售商撮合起來。方法就是提倡大公司要與零售商以種種便利，切實的聯絡，以推廣銷路。提倡一般人民，本島人要買本島人的東西，利權不致外溢。這種政策，如果行之有效，實是華僑在菲商業上致命的打擊。

(三)關稅政策　菲律賓原來是採取保護貿易政策的。世界上各國，和菲律賓通商的，只有一個美國，因宗主國的關係，兩方貿易完全可以免稅的。普通稅率，爲百分之二十；其餘分門別類，看那種貨物的性質，而定稅之重輕。我們華人在菲經營商業，以布商爲最多。中國綢緞布帛這一類東西，稅額要抽到百分之五十以至於百分之八十的，所以中國的疋頭，在菲很難銷行。因爲成本重而不易銷行，華商都改賣些歐美日本的疋頭。中國疋頭，菲人本來也是歡喜，無如價格太高，只好買歐美日本的了。我們

在亞東可以買到美國的便宜貨只有菲律賓一塊地方因爲美國可以不納一錢的關稅的。我們跑到華商的雜貨店裏滿目是外國貨，找不出一件是中國貨。中國人在菲島目前完全爲歐美日本貨推銷的零售商，中國貨銷路，一落千丈，這都是受關稅政策的影響了。

（四）新移民律與西文簿記案　一個華人到菲律賓去，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不要談到領護照驗身體的種種麻煩，由中國一上船動身，就要預付輪船公司十六元的人頭稅。方抵菲境，又要付保證人二十元左右的擔保費。若願作長時間居留的，就要做在地字，至少也要五十元，多的有一百元二百元可難說了。每年還納二元的在地稅。若要回國，又要做出口字，所費亦在二十元左右。合併起來，一個人到菲律賓去的，此少要費一百元以上。菲島新頒的移民律更是厲害了。近來釐務員又發出通告，通告中說，凡華僑商人，可移民入境。但商人每年至少須能納釐務稅二百四十元，否則不得作商人論。換一句話說，不能納釐務稅二百四十元，就不能移民入境。這個律例，如果實行，華僑經不起這樣重的負擔，只好相率裹足不前了。

華僑用的簿記，普通的自然用我們中國老式的中文的了。菲政府故意要與華僑爲難，說是照西文簿記的格式，菲政府檢查賬目，和收營業稅可方便一點，强迫華僑一律改用西文簿記。萬一實行起來，華人本不懂西文簿記，勢必另請人塡註，這是何等的不便，全體蒙多大的損失。這個案華僑自然要用全力抗爭，非達到取消的目的不止的。現在華僑派代表到美京華盛頓大理院控告，該大理院已有偏袒中國方面的傾向，此案或可望打消。但菲議院現正運用政治上的手腕，請華僑方面暫緩上訴，待今年八月間菲國會開會時，提出此案，可以自動的撤回，這都是一番詭計，華人不要上他的當纔是。（記者按：美國大理院認西文簿記案爲違反美國憲法，現已判決取消。）

就以上四項事實看來，菲人一方謀本身經濟基礎的鞏固與發展，一方運用政治的力量，限制華貨的來源，與華人的來菲。其已居留該島的，務使你感受着種種困難，或者弄到商業倒閉，或者離菲回國，其計劃很是周密，其手段尤其惡毒。近來菲人與華僑，感情很是惡劣，瑪尼拉尤甚。前年下半年屢次發生排華風潮，毆傷華人，搗毀華人商店。近來華僑報紙，亦常載有菲人侮辱殺

傷華人事項。菲警察與司法機關，顯然袒護本國人，華僑小有過犯，則斷然取嚴厲的處置。這些枝枝節節的問題，自然與對華經濟獨立運動有連帶的關係。華人本來沒有什麼殖民政策和砲艇做僑民的後盾，只好忍氣吞聲了。

華僑在菲商業，當歐戰時，歐美的貨物，不能到菲島來，華僑銷售積貨價格飛漲。機運最好，也有很多人大發其財的。就現狀看來，一天壞似一天。菲人的經濟政策，咄咄逼人，華僑當然大受打擊。其餘美，英，日，西班牙等國，均早已恢復戰前的原狀，資財雄厚，規模偉大，華人故步自封，怎能做他們的敵手！此外華僑營同項商業的，自己且有競爭，所以資本比較不充裕的，都紛紛站不住了。還有一般零售華商與英美大行家有聯絡的，從前以短於資本，都是先批貨物，賣後還本。近來因生意不好，開支又大，賣了貨不能還本的很多。因此華僑信用大失，不能活動，幾乎沒法維持下去的也很多。總而言之，目前華僑在菲商業情形，危機四伏，前途是很不許樂觀的。

近來在菲華僑中一部分明白的人，覺得華僑在菲所以能保持三四百年商業上優越的地位，因為從前菲人沒有經營商業的智識和能力，且沒有他國來競爭的緣故。在這種新式經濟競爭狀態之下，若還是牢守成法，是萬萬不能立足的。所以在教育上很想培植一班商業專門的人才，同時提高一般人商業的常識。華僑在菲，集合大資本來經營商業，還是很少。在現在情況之下，應集合多數的小資本為大資本，經營較大的企業，一方可以減少華人本身的競爭，一方纔可與經濟雄厚的列强競爭。菲人器量很是狹小，感情也很容易衝動，華人只要用一點外交手腕，以中菲三四百年的交情，排華氣燄，未始不可以轉圜的。所以大家應當提倡國民外交與中菲親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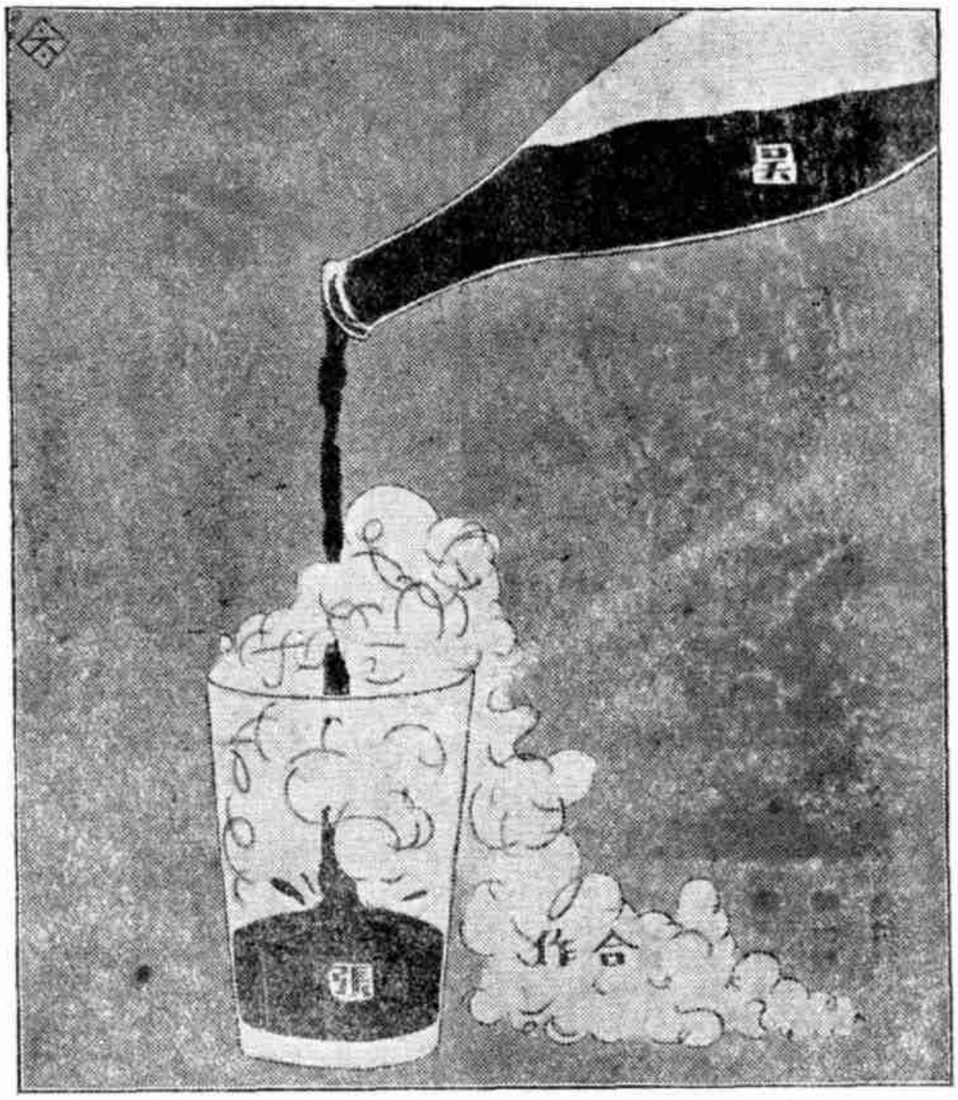
在菲華僑當這樣危機四伏的時候，我們要保持華僑商業上在菲三四百年中的優越地位，凡是在菲的華僑與國人之有經濟學識能力的，都值得去注意，去研究，去解決的。這篇東西，不過做一個簡單的報告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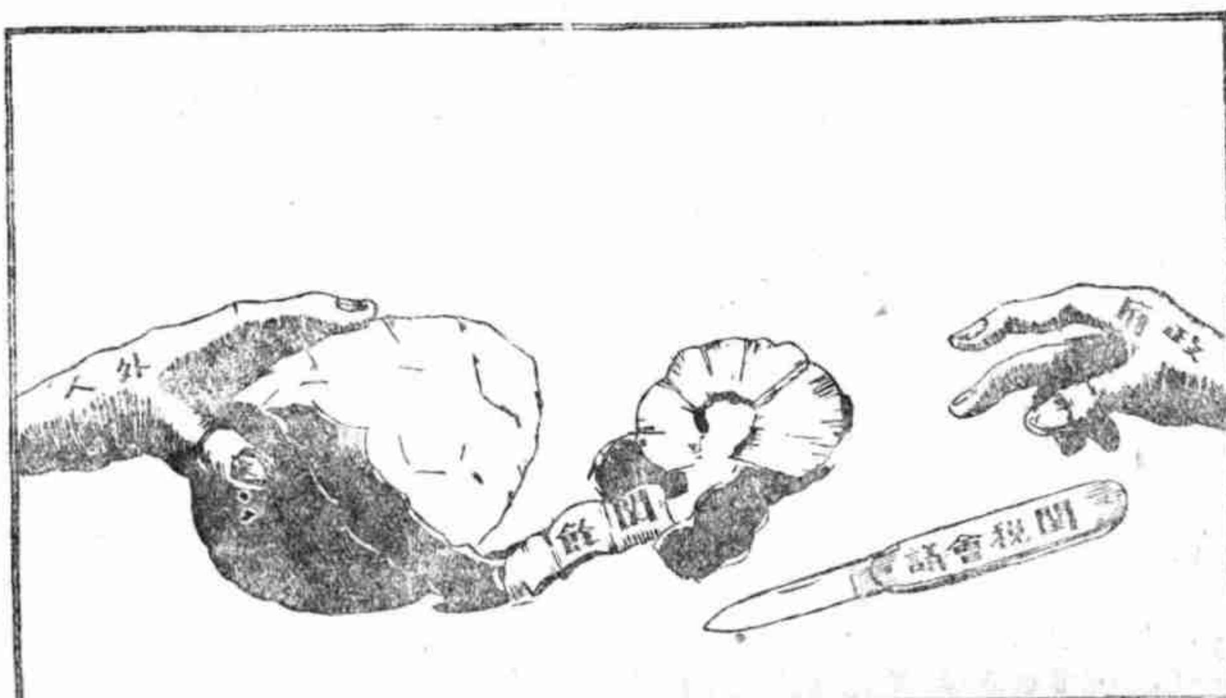
十五，五，十八，于上海。



金龍牌香烟
為最名貴之國貨香烟
熱心愛國者
常用腦力者
講究交際者
遊覽名勝者
不可不吸
紅金龍
白金龍
GOLDEN DRAGON CIGARETTES
50 CIGARETTES
10 CIGARETTES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製

時事漫畫(一)





時事漫畫（二）



新拿破崙（慕沙里尼）：這隻靴子現在已是太小，當然非放大不可了。



慕沙里尼一脚踏上非洲大陸，像天震地動一樣，四處都受到了震撼。（衛報）



美法戰債解決了，從此法人子孫，可不愁什麼祖宗沒有遺業了。（法報因戰債償付期爲六十二年，須待法人子孫，方能還盡，故云。）



英國代表和平的兩枝棕葉，已給潛艇政策吊住，自然只有下沉了。（俄報）

現代史料

葡萄牙革命後之獨裁制

何作霖

自從世界大戰以後，獨裁制在歐洲方面好像是一種傳染病樣，由一國傳到別國，再由別國傳到另一國，漸漸的將要蔓延歐洲全境。大戰後首先實行獨裁制的，就是意大利；後來希臘，西班牙，波蘭等國也相繼效尤。最近葡萄牙革命的結果也採用獨裁制，現時歐洲方面採用獨裁制的，連葡萄牙一共有五國了。

葡萄牙自從一九一〇年推翻帝制，改建共和以後，連年革命。到現在統共發生過二十五次；即就最近的十二個月內來說，革命運動也一連發生了四次。本年二月間發生的革命運動，以阿爾米達少將（Laverd Almeida）為領袖。阿氏是因主張政教合一而起革命的；當時他曾率兵攻擊金坡列特（Compolide）的共和軍營，因政府防範嚴密，卒失敗被捕，已經監禁在葡萄牙西面大西洋中的愛遮爾島（Azores）上了。

最近這一次的革命，是發生於五月二十八日。以煙草專賣問題為導火線。原來煙草專賣是於本年四月三十日滿期的，當時內閣主張仍然繼續專賣，國會方面爭論異常激烈，民主黨左派議員沈托士（Santos）演說：『如果政府不放棄他的專制手

段，則於必要時出以革命的手段，亦所不辭』等語。其爭執之烈，可以想見。至於輿論方面也反對政府專賣。當國會討論這個問題時，有許多羣衆在院外舉行示威運動，藉以促政府的覺悟。無奈政府不顧輿論的反對，竟用高壓的手段，用武力解散羣衆。於是這一齣革命的武劇，就於此時開幕了。

參加這次革命的人，大抵都是軍人。首先發動的，就是北部布拉格（Braga）的霍斯達將軍（General da Costa）。霍氏是歐戰時赴法國參戰的葡軍司令，中外頗著聲望。他說：這次革命的目的，因政客禍國，不能不奮起拯救。當時北部布拉格和南部愛佛拉（Evora）共有軍隊兩團，向列士本（Lisbon）京城進攻。後來各地軍隊相繼響應，革命運動蔓延全國。政府因事起倉猝，不及防備，而且各鐵路亦拒絕代政府運兵，內閣總理西爾法（Antonio Moria da Silva）及各閣員知大勢已去，遂提出全體總辭職。於是這次革命，不費一彈不傷一兵，就完全成功。墨總統也答允革軍的要求，幷命革軍總司令卡貝卡達斯（Mendes Cabecadas）組織內閣。卡氏聲言組織非政黨的政府，所有新政府人員，概不許政團參加。六月一日，臨時政府成立，卡貝卡達斯少佐自任首相，內閣閣員分配如下：

外交，內務，商務總長奧召亞少佐（Ochoa)

陸軍，農林，殖民總長霍斯達將軍（Costa）

海軍，財政，司法總長卡貝卡達斯少佐兼任（Cabecadas）

以上三個閣員，都是這次革命運動的領袖人物。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以一人而兼三部，三人共兼九部，這種的制度，可以說是世界上空前所未有的。當時墨總統鑒於形勢不佳，且因工聯方面對於這種軍人獨裁制，極表反對，並正準備對抗，預料將必發生流血的慘劇，於是也提出辭職。現時葡國的政府，完全操於這幾個軍人之手。不過這些軍人，都是由資本家擁護起來的，他們將來的措施，不一定會得多數人民的滿意。所以這個政府究竟能維持多少時候，是否不再惹起革命，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呢。

波蘭政變之經過

幼雄

四月中旬，波蘭斯庫爾靜斯基(M. Skrznski)內閣，爲了財政問題，失却左黨的援助，曾提出辭職，後以繼起乏人，及對外關係，依然留任，可是波蘭的財政困難，已成爲莫治的痼疾，左右兩黨因以不和，國內極感不安，斯氏雖一度留職，究不能保其地位，卒於五月上旬宣告下野。繼起者爲前首相維德斯(M. Vitos)，得右黨及中央各黨的援助，於五月十日組織新閣。但斯氏所不能解決者，維氏亦豈能解決？加以波蘭歷史的禍因，——階級爭鬬，軍閥暗潮又日甚一日。匯兌低落，謠言沸騰。至五月十二日，遂有前大總統畢爾蘇特斯基(M. Pilsudski)元帥統率不平軍隊集中倫堡(Lemburg)突向華沙進攻，在華沙市內外開始戰鬬。畢爾蘇特斯基元帥，自退任後，蟄居三年，無聲無息，但在軍隊內部的勢力却還十分偉大，國民對他的信仰亦依然未衰。故一般不平軍人，與急進派結合，捧他出來，以謀推翻現政府。至據政府方面的宣言，則說革命軍所以能立卽調動大兵，實由畢氏幕僚，假政府之名，發僞動員令，指稱「敵在華沙」，命軍隊一致進攻。所以進行如此迅速。

維德斯政府受革軍攻擊，下令全國，施行反革命戰。同時又請大總統華依雪乞夫斯基(Wojciechowski)與畢爾蘇特斯基交涉，試謀和議。當時革命軍所提出的講和條件，似在於樹立獨裁政治，政府難以承認，談判終於破裂。十四日革命軍遂佔領政府人員所居之倍爾伐特宮殿(Belvedere Palace)。同日夜間，畢氏發表一聲明書，述說革軍的成功如左：

『革命軍在全國的軍事行動，今已到了清算期了。倫堡，克拉可及普日米塞爾的各軍都有來電，願共行動。華沙軍隊，除第一飛行隊，及陸軍士官學校學生隊以外，亦全部投順。凡全國最重要的鐵路交叉點已均入革軍掌握中矣。』

事勢至此，大總統華依雪乞夫斯基及首相維德斯以下所有政府要人於全夜會議後全部辭職。十六日國民議會議長拉泰甫(M. Ratav)遵憲法規定暫就臨時大總統之職。先罷免反革命派的參謀總長哈萊爾(Heller)將軍等人，卽組織新內閣，閣員如下：

首相兼鐵路大臣　白爾台爾(Casimir Bartel)

陸軍大臣　畢爾蘇特斯基

內務大臣　慕羅慈里亞阿諾夫斯基

外交大臣　薩萊烏斯基

財政大臣　格若可維玆

據新政府公布此次革命中的犧牲者僅二百〇五人，傷者九百六十六人。以好奇旁觀之平民居多。又傳聞哈萊爾將軍現在波森(Posen)糾集反革命軍約近萬人，預備再決一戰。哈氏爲波蘭陸軍創設者之一人，在大戰中頗負盛名，今已與畢爾蘇特斯基在敵對之地位，而波森一帶又爲右黨最占優勢的處所，故哈氏聲勢尙不算小。波蘭能否就此安定，實未可必。至外交方面，鄰國立陶宛乘波蘭戰亂，假名國境警備，侵入波蘭領土占領闊八英里之地帶，將來此事怕也要惹起不少的問題哩。

意大利軍人的格言

化魯

棒喝團的勢力在意國日益發展，本誌已屢經述說。據棒喝團自述，現在意國人民加入棒喝團的共有三千九百萬人，差不多大部分的人民都加入這個政團。雖然這句話不是絕對可靠，因爲有許多人民加入棒喝團許是被强迫的，非自願的，但是黑衫黨的聲勢卻可見一般了。

棒喝團在最初發生的時候，本是對內的，但現在卻轉變而爲對外的。意國向外擴張，恢復古代羅馬帝國的威權，造成近代式的大帝國，這是慕沙里尼的已定的政策。慕沙里尼的對外目的有二：(一)向中歐及巴爾幹擴展意國的疆土；(二)向北非及小亞細亞發展，以爭得殖民地及地中海重要海口。前者可從上次意相在國會答辯巴威略總理的宣言中看出，後者可從意相訪問的黎波里與意希訂結密約兩事見之。

意國既有對外擴展的雄心，所以對於軍人的訓練，極爲嚴密。現在把防守卜倫納的意國兵士所佩十條訓令譯錄如下。卜倫納是意奧兩國間的交界地，從這幾條訓令，我們已可以看出意國的野心勃勃了。

(一)意大利是神的意大利。

(二)具有古代的羅馬民族超越地球上的一切民族。

(三)卜倫納不是意大利疆界的終點，而是意國疆界的起

點。

（四）最無能的，最蠢愚的意大利人，其價値總不在一千個外國人之下。

（五）意國的生產品，超越於一切外國的生產品。

（六）意國的風景是地球上最美麗的風景。

（七）必須是意大利人的眼——天才的眼——才配賞覽意國的風景的美點。

（八）意大利應有一切的權利，因爲意國現佔有且將佔有創造的天才的絕對專有權。

（九）各種的各樣的發明全是意大利人的發明。

（十）所以一切的外國人，都應當帶着宗教的態度來到意國。

這是多麼驕傲的訓令啊。這訓令是表示意國老實不客氣要侵略卜倫納以北的領土，因爲意國是神的意國，意大利民族是超越一切的民族，這話和戰前德國軍人所受的訓練眞是一般無二。當時德國人高唱德國無上主義，德意志文化超越一切，於是便發生了一九一四年的空前的世界大戰。現在意大利的這種狂妄的氣燄，又要引起怎樣嚴重的結果，我們是無從知道了。

北極探險大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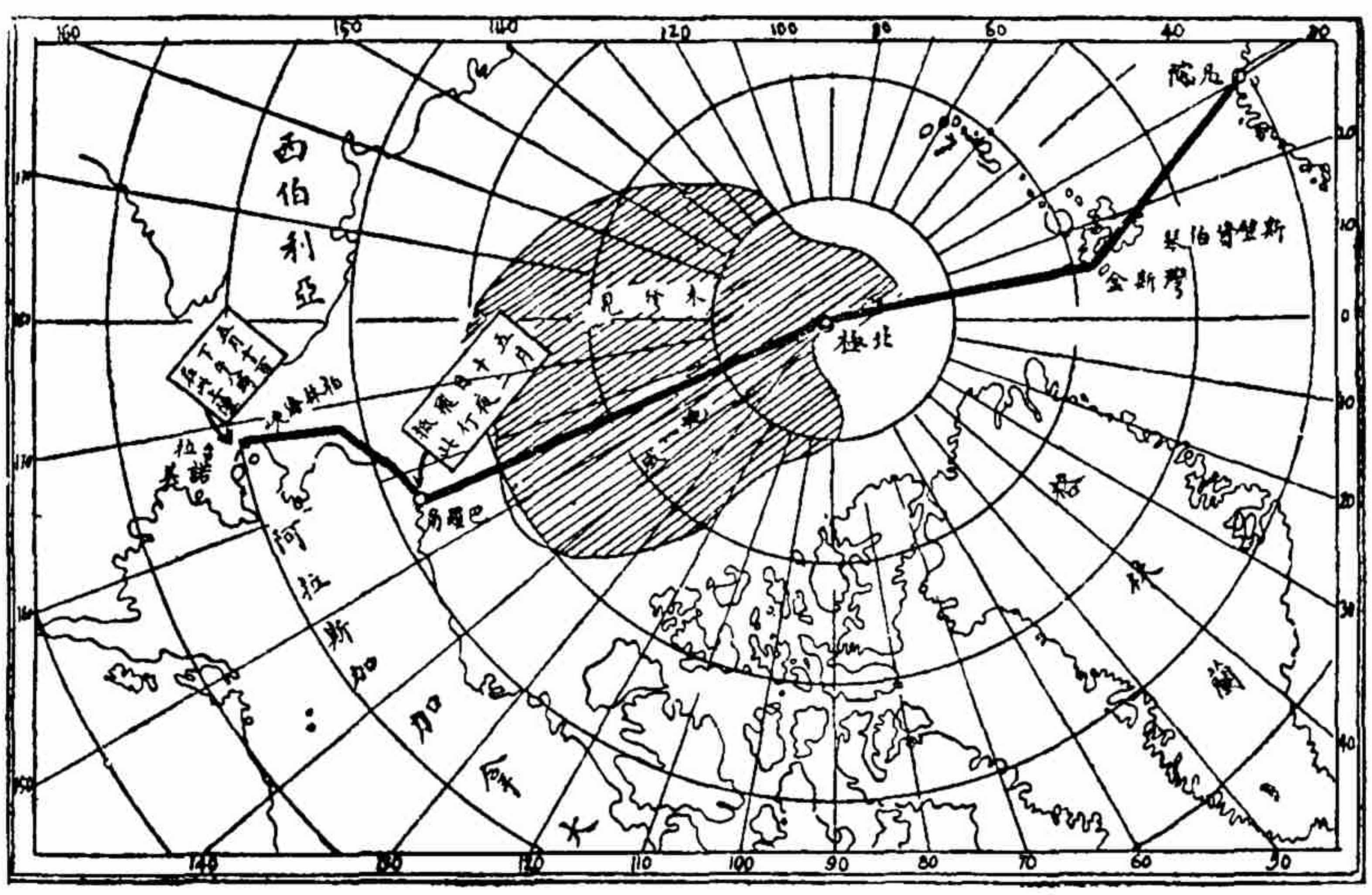
從予

從西方到我們中國來，在現今有三條路：一是橫渡太平洋，一是由地中海入印度洋，這二條是水路，還有一條便是走西伯利亞鐵道。但這幾條路，都是橫的，從西方到中國，差不多是環繞地球而行，但是最近竟開闢了一條新路，這是縱的。向來因爲這條路要通過北極，中間冰雪綿亘，嚴寒異常，所以雖然有許多人前往探險，但失敗的多，成功很少。有些人不過到了北極附近就因爲耐不住寒冷回來了，所以始終沒有到過極頂的人。最近，美人排特 (Byrd) 於五月九日自斯壁資伯琴 (Spitzbergen) 出發，飛抵北極後即回轉原地，計歷時還不到十六小時。過不到三日，有名的北極探險家阿孟森 (Amundsen)，竟從北歐斯壁資伯琴島的金斯灣 (Kings Bay) 直穿北極，在七十一小時間飛抵阿拉斯加的諾美 (Nome) 地方，眞不能不說是空前的

偉業。

阿孟曾，諾威人，與之同行者四人，一名愛爾斯華次(Ellsworth)係美人，為阿氏助手，去年曾與阿氏一度作飛行北極的嘗試，但沒有成功；一係意國海軍大佐，名諾皮爾(Nobile)。一行五人，乘飛艇諾志號(Norge)自羅馬出發，經過英國，諾威，俄國，諾威北岸而至斯壁資伯琴島，再由此直貫北極而至巴羅角(Barrow Point)西南飛下，降於白林海峽岸之諾美(Nome)地方。茲據紐約時報所載，將他們自金斯灣出發至巴羅角的行程，摘譯如下，以見其飛行過北極時狀況之一斑。

五月十一日晨十點四十分，駕上諾志，向北飛行。我們即到丹士島(Danes)之北，當北緯八十度東經九度之地。天氣很好，微風從南南東方面吹來。時温度為攝氏零下七度。飛行高度四百二十五米突，(一、三九四英尺)速率每小時百〇七基羅米突，(六十四英里)。馬達轉動得很順利。



同日下午一時　我們飛抵北緯八二度半東經九度之地。飛艇高度五百六十米突(一、八二六英尺)。陸地景色，完全看不見了，一眼望去，盡是冰雪，間或有白熊數四，可以看見。從斯丹凡加無線電的氣象報告，說北極那面還可有良好的氣候。

同日下午四點一刻　我們飛抵北緯八十五度，東經十度之地，以八十七米突的高度與六百米突的速率，向北直飛。南風輕微地吹着，天氣非常晴朗。温度為攝氏零下十二度，風雨表為七百二十七米里米突。

同日下午五點半　我們飛抵北緯八十六度東經十度之地，

速率為每小時九十二基羅米突(五十七英里)。

同日下午七點二十五分　我們飛抵北緯八十七度東經十度之地，速率每小時六十七基羅米突。

同日下午八點四十分　我們飛抵北緯八十八度東經十度之地，速率每小時六十七基羅米突，距冰面高度一三一二英尺。

同日下午十點二十五分　我們飛抵北緯八十八度半，我們直向北進，速率六十基羅米突，高度八百米突。微風吹着，溫度在攝氏零下十二度。

經度及其他情形，因為大霧不能明白。大家都很好。

同日下午十一點　我們飛抵北緯八十九度東經十一度之地。

五月十二日星期三　我們於今晨一時飛抵北極，預備擲下旗來。

同日一點半　我們飛過北極了，這是今次飛行的重大事件，於是降下三面國旗：諾威，美利堅，意大利。由 Riiser-Larsen (同行者之一) 的觀測，我們正在北極頂點。諾志漸漸減了速度向下降低，就把旗幟向冰地擲下。冰光閃爍，非常奪目。旗桿頭上是尖的，所以擲下地來能矗立着。我們都脫下帽來，慶祝這個典禮。接着就把飛艇昇起，在北極頂上繞了一個圈子，向巴羅角進發。

同日二點半　我們已飛過北極了。天氣更加晴朗。我們的速率是每小時八十基羅米突(四十九英里)。

同日晨七時　我們飛抵冰極(Ice Pole)，這是極地冰山的中心，是人類所最難到的地方，距北極約四百英里，當北緯八十八度五十分與西經百六十度之地。我們大家都握手歡呼。

以後大霧迷漫，並且還落着雪，所以飛行頗艱，此時我們只抱着一個心思，要怎樣纔能飛行過去？最後天氣稍佳，我們在雲霧中飛着，畢竟於第二天晨二點五十五分到巴羅角。十三日晨八時許，乃抵台拉(Teller)地，在諾美附近，總計此次北極飛行自金斯灣至諾美，歷程二千七百英里，平均速率約每小時四十五英里云。

列強最近之海軍勢力

何作霖

世界大戰以前，列強的海軍勢力以英國爲第一，其次爲德國，再次爲美國，日本則居第四位。及至大戰以後，形勢一變。英美兩國的勢力略相匹敵，其次則爲日本。據最近倫敦方面的報告，則現時各國的海軍，以美國最佔優勢，德國最劣。美國已成的軍艦總數爲五四七艘(未成艦三〇艘)英國四〇三艘，(未成艦三五艘)日本二二〇艘，(未成鑑六二艘)法國二二一艘，(未成艦一二五艘)意大利二二四艘，(未成艦五五艘)俄國一六四艘，(未成艦三〇艘)德國八七艘(未成艦·艘)。茲將各國軍艦的內容分述如下：(括弧內的數字是未成艦的數目)

美國
戰艦一八　巡洋艦三二(八)　裝甲海防艦一
航空母艦五(二)　驅逐艦三〇九(一二)　潛水艦一二〇(八)
砲艦一二　水雷掃除艦四四　河川砲艦六

英國
戰艦一八(二)　巡洋戰艦四　巡洋艦四七(一五)
巡洋水雷敷設艦(一)　裝甲海防艦三　航空母艦八(一)
驅逐艦一七二(二)　潛水艦三八(一〇)　小軍艦三四
砲艦(四)　河川砲艦一八　水雷掃除艦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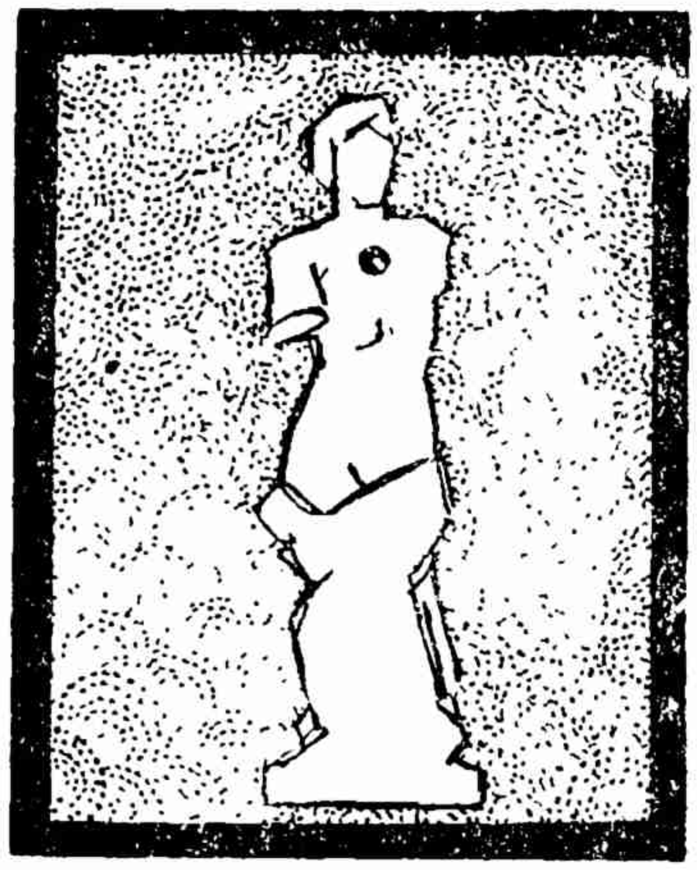
日本
戰艦六　巡洋戰艦四　巡洋艦三一(八)
巡洋水雷敷設艦三　航空母艦二(二)　驅逐艦一〇三(二四)
潛水艦五三(二六)　砲艦六　河川砲艦八
水雷掃除艦四(二)

法國
戰艦九　巡洋艦一五(九)　巡洋水雷敷設艦(二)
小軍艦一〇(二〇)　驅逐艦五四(三六)　潛水艦五五(五八)
砲艦四九　河川砲艦六　水雷敷設艦二九

意國
戰艦七　巡洋艦一四(五)　航空母艦一
小軍艦一〇(二〇)　驅逐艦五四(三五)　潛水艦五四
砲艦四九　河川砲艦六　水雷敷設艦二九

俄國
戰艦五(一)　巡洋艦七(二)　航空母艦一
驅逐艦八三(二四)　潛水艦三三(三)　小軍艦四
砲艦七　河川砲艦四　水雷敷設艦二〇

德國
戰艦八　巡洋艦九　驅逐艦一六
魚形水雷艇一六　砲艦三　水雷敷設艦三五



羅素的社會思想與中國

日本長谷川如是閑著

劉叔琴譯

一

中國本來是貴族的文化和有產者的文化很發達的國，單從文化這一點說，實在是世界的優等國；這是凡研究東洋的西洋人所公認的事情。但他的經濟狀態却是非常的幼稚，還不會脫離所謂產業革命以前的狀態，所以現代的所謂無產者階級，在中國老實可以說是沒有。無產者雖然是有，但這不是馬克斯學者的所謂無產者，却似俄國專制時代的農奴，是產業革命以前的東西。這個狀態，很和法蘭西革命以前的狀態相似。所以中國的革命，和那時代的政治革命一樣，是有力的軍國國家間的政權的爭奪，是軍國的革命。這個傾向，到現在仍是如此，能夠引起眞正的社會革命的經濟事情，是還未成立。而眼前能夠給這種革命以思想上的後援的，還是「自由主義」。質言之，對抗軍國主義而起有產者的主義時代的社會爭鬬狀態，在中國是還保留着。從這點說，羅素的自由主義，對於眼前的中國，是含有許多可以有效的性質。

羅素的自由主義，是英國式的，不是馬克斯學者的。把社會主義的社會管理當一個進行上的手段，他雖是贊成的，而在思想上同信仰上，他却有反對這個的傾向。他是尊重個人的 Initiative 的。羅素的社會學說的一般法則是：第一，個人同個人的共

同生活的發達和他們的生活力要盡量地發展。第二一個人同他們的集團的共同生活的發達要在不犧牲別的個人或別的集團中進行。在這一點，他是取（在社會的生活裏）完成個性，和社會主義者所取的（在個人性的保存裏）完成社會性的立論點，恰恰相對。在個人和社會的相關性上兩者的看法，是相同的；不過因爲從個人着眼，或從社會着眼，生了差別而已。社會主義者是從社會着眼的，羅素是從個人着眼的。

英國式的自由主義和科學的自然主義結合了之後，無論甚麼時候，對於各種事相，總是取客觀的看法。竭力推尊法則的自然性，減少人爲的拘束。質言之，是要在「無拘束」裏追求生活的發展。所以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事情，在英國成立得最完全，也是從這個關係上面來的。英國人無論如何覺得社會管理的近代的必要，而對於這個根本的自由主義，終是不能離脫。在英國的無產者主義中也有這類思想的侵入。但這個思想和貴族的或有產者的文化的發達，是有必然的關係的。這種貴族的或有產者的文化的發達愈高，那自由主義愈能表示他的強度；這是歷史的事實。而這個自由思想，假使徹底的發展下去，那是不到無政府主義不肯休的。這類的思想，在貴族主義或有產者主義裏，暗暗地發展到變做自己破壞的作用；和在資本主義裏起了自己破壞作用而成爲社會主義一樣。無政府主義之非在貴族的或有產者的文化發達到高度的國家裏不發生的理由，就在這裏。像俄國的無政府主義等，就是最好的例。

中國的無政府主義，也是因中國文化的高度的發達而生的。中國政治史的神話的部分，就是堯舜時代的思想；這些似乎是從後來高級文化發生之後，才結構出來的。日本神話時代的歷史，思想，也是在日本文明十分發達了之後，才結構出來的。所以這類思想，都是建築在國家的根柢上；無政府主義是當一個和這些思想相對抗的對頭（Antithesis）而存在的。那邊的文化的思想越鞏固越高度，這邊的無政府主義也就和他成正比例的發展起來。孔孟的思想，和老莊的思想，是相應而發展的。一邊是所謂北方的思想，是實際政治的；一邊是所謂南方的思想，是哲學的。這北方的實際主義和南方的冥想主義，成了很熱烈的對照；就使中國思想的內容，日漸豐富。明白地說：北方思想表現於政治的，就成爲文化主義，賢人政治，柏拉圖主義，溫情主義；大

概都含有獨裁的傾向。反之，南方思想表現於政治的，就是無爲的政治個人主義的，自由放任主義，所以是無政府的。羅素的思想，那在政治的進展上，和後者卽南方的，有幾多相似的地方。羅素哲學的實在論的傾向，當然是和中國南方的虛無哲學大不相同，而他的在社會思想裏所表示的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却和中國北方的政治思想有個很大的距離，而和南方的思想很相近。

二

在中國北方的思想，是比較的容易和軍國主義的實際政治相調和；而南方的思想，却全然是平和主義的，他和什麼國家的爭奪，什麼國家的向上發展，也是全不相容的。這個，差不多可以說是連民族觀念也不含有的一種世界主義。這是和羅素的平和的非軍國的思想，有個很容易接近的關係。在羅素的自由主義是能夠進展到無政府主義這一點想起來，越發覺得有這種情形。

羅素的自由主義哩，平和主義哩，不客氣說，他的心理的原因，實在是和英國的商業主義的自由，和平和的要求是一樣的，英國的商業主義也曾經有過非靠軍國的侵略不可的時代，來造成眼前這樣的發達；現在他們已經沒有再侵略的發展的餘地了，所以漸漸地帶有最平和的性質。總之，英國的實力已經發達到了非常的程度，只要世界是很自由的很平和的，英國人在商業上終歸是勝利者；他們是有了這個自信的。本來，所謂自由競爭這件事，在弱者是不利的東西，在強者却是很利的。要使自由競爭圓滿的進行，無論在國內或國外，自由和平和是最緊要的事情；因此，英國的商業主義，同時也是自由主義，也是平和主義。羅素的自由主義平和主義，當然還有更道德的立脚點；但是他的根柢，不能說是沒有英國現在的民族的利害潛在裏面。假使這個解釋是對的，那末，羅素的自由主義平和主義，和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平和主義，兩方的動機是不同的。換句話說，中國是弱者的自由主義平和主義，羅素是強者的自由主義平和主義。但在軍國的無力的中國，只有在商業主義的可以見強，也是不能不在商業主義的見強這商業主義，也是和軍國的狀態兩不相容的。中國的國家，國內的呢，假使依舊把法國革命前的軍閥

的政治繼續下去，那末中國自己的商業主義是不成立的；而在國際的軍國主義橫行中，這樣貧弱的中國，也難以圖存。無論如何，中國若不是有一次自己能夠達到德模克拉西的有產者的自由，他的繁盛是無望的；又國際的侵略不止，他的存立就不能不常常覺得危險。在這點看起來，中國的情勢，有確立商業主義的必要。那末，打破國內的軍閥的政治，和避免國際的侵略主義，也是必要的事。由這種狀態而發生的道德，政治哲學，就不能不和羅素的近似了。說羅素的思想是和英國的商業主義含有某種根本的關係，這或許是很失禮的講法；但是，正唯這樣，可見得羅素的道德，政治哲學，都是含有實際的立脚點。從這含有實際的立脚點來考察羅素的思想：那末，無政府的一點上雖是和中國的南方的相近似；而由老莊系統而來的觀念的傾向，却和羅素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是觀念的，形而上學的；而羅素的無政府主義，則很有實際的立脚點。這也可以見得羅素是科學者了。

三

中國的虛無主義，是受同國的地理的影響的曠漠的大陸的無拘束的自然，是會影響到人間的心理上的。這是和俄國的無政府主義，有很類似的地方。我想老子的無政府主義，也有托爾斯泰式的無抵抗的傾向含在裏面。但在俄國，却也有科學者的克羅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那是非冥想的，而有現實的根柢。克羅泡特金的科學的態度，很和英國人的科學的態度相像；他把那冥想的無政府主義，改置到知的根柢上面去。同樣，把老莊的無政府主義，改置到實際的立脚點上面去，就可以成爲羅素的無政府主義了。由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經了馬克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後，就把他改置在科學的根柢上；同樣，中國人假使能夠把羅素的克羅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吸收了之後，也可以把中國固有的虛無思想表現到科學的根柢上面去的。痛快地說，與其說中國是社會主義的，不如說他是無政府主義的。這是因爲不單只思想方面是如此；其實，和英國的情形一樣，社會的事實是這樣的。

羅素的非國家主義，也是根據於英國的自由主義的；因爲在他的思想根柢上，有了這樣的見解：從社會的事實看起來，與其

是羈縛在國家的拘束中，倒不如非國家的發展會使英國人的個人得到盡情的繁榮。羅素也未嘗不承認某種意義的國家；不過，這國家和社會連帶主義者的國家一樣，他的本身並不是我們的目的，是一個制度，爲着社會的生活的便宜上。所以羅素是對於現在所謂國家主義這一件事，有過很嚴正的批判的一人。就是和主張國家管理的社會主義者的一部分，在趣味上他們的立脚點已是不同的了。這總歸是自由主義的發展，和國家主義取了正反對的方向。這一層，究竟和現在的中國有怎樣的關繫，稍稍來下一番考察。

在中國，所謂國家主義這一件事，究竟有否歷史的存在過，確實是疑問。中國的所謂國家，最理想的是孔孟所推崇的唐虞三代的國家。然而，這不過是含有像柏拉圖的理想國的神氣的觀念的存在；當然是發展到歷史以上的東西。當個事實的看起來，中國全體實在不是一個國家，變做一個全體的世界，這裏面有許多國家，各個國家，都有自主獨立的存在，一如現在世界各國的存在。中國人所謂天下，當然是指中國的一國講，但是他的內容，却完全和現在我們所謂世界的一樣。因此，並不是這裏面的無論那一國，都有統一天下的先天的權利，只有柏拉圖式的理想國家，纔有這個權利。各個國家由實現這個理想國家，去希求統一天下的道德上的承認。所以，能取中國的天下的國家，就可以被人家肯定；像希臘的僭王 (Tyrant) 一樣。希臘的僭王，是爲着民主政治腐敗到不堪的地步，才出來做匡正事業的獨裁君主；僭王不一定是暴君，他雖是沒有合法的理由竟掌握了政權，却大都是能夠施行善政的。中國的一個國家取了天下的時候，大都不外乎這類的僭王。因此，在中國就有既做了從前的天下的臣子，不好再改做後來的天下的臣子的道德發生了。一方面承認新的僭纂者，給以道德上的肯定；他方面對於反抗這新的僭纂者的人，也給以道德上的肯定。總之，人民對於國家的服從，在中國是道德的不能有的事情。當一個國家成立的時候，大多數的人民，只要用「是從前的國家的臣民」的意思，道德上就給以可以反抗這個新國家的權利了。換句話說，是道德上所肯定的非國民。把這個道德極端的實行了的伯夷叔齊，就被人認爲理想的道德的市民了。儒教的祖先，是很賞讚這樣的非國民的。因此，也有人說：稱日本的漢學者是國家主義，這是很可笑

的；其實，並沒有什麼可笑，因爲日本的絕對的支配者是永不變更的。所以同中國一樣的道德，對於封建諸侯就可以成立了。因爲絕對的支配者是不變的，所以反抗的道德不成立，這確是日本國家的幸福；所可惜的，因此政治上自由主義的發達也被摧殘無遺，到了現在，覺得痛苦極了。簡單的說，就成了一時的支配者（卽封建諸侯眼前的政府）利用了（對於絕對的支配者無條件的服從）傳統的生活，來阻止國民對於政治的自由的批判。更可憐的，是把這樣的欺瞞的道德，看做如本質的道德，由教育者來鼓吹。

反之，在中國，因爲主權者常是僭王，所以對於政治批判的自由服從非服從的自由國家批判的自由等都成立了。統一天下的國家，無論他是怎樣的，他的本身終是沒有成爲國家的權利；要這個國家的行動能够和人民生活的目的相符，才能得到道德的肯定。卽中國的國家，不是由他的自己肯定，是要在一般的道德的承認之下才許存在。所以中國的人民，是有批判國家的權利的。有否定現在國家，因而受了道德的肯定，就被人認爲賢人，勇者，忠義者。要之，這種人，都是對於國家的自由批判，是很徹底了的人。

四

羅素的自由主義，是和中國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有種種的相似點；但中國的自由思想，像上面所說的是含有政治的動機的，而羅素的自由思想，卻是倫理的。中國的思想是對於從前的支配者的全服從，就可以變做對於後來的支配者的反抗；而羅素對於國家的反抗理由，是更個人的，更道德的。卽和個人的創造衝動沒交涉的國家的活動，對於個人是有害的；所以他的反抗理由是從有害個人的社會的生活的目的上出發，羅素也未嘗不承認國家的存立，但是這個存立，對於個性確有施行國家惡的可能性。羅素對於個性的主張就不如此了，他曾經說過，英國的詩人，對於德國一點沒有什麼恩怨，而竟不能不遵命而槍擊德國音樂家；德國的音樂家也不能不遵命而向英國的詩人發砲這是何等苦痛的事情呀！照着各人的良心，英國的詩人當然要拒絕槍擊德國音樂家的事情；德國的音樂家也當然要拒絕向英國詩人發砲的事情。在這宗國家的發動過於與個人的道

德性相反的時候，羅素主張個人應該把國家的命令拒絕。這類的例，在戰爭時代固然是很常見的；就在平時，也會發生。個人的道德的見地和國家的發動互相違反時，個人應該有拒絕的權利；這是政治哲學上很常見的問題。就在現代，社會連帶主義者也未曾不從社會連帶責任上主張這宗權利，個人主義者從個人的見地主張這個，社會主義者從社會的見地主張這個。

在中國，當然是一向承認這宗拒絕權利的，從個人主義的見地也承認，從社會連帶主義的見地也承認。像一斗詩百篇的李白，從詩人的道德上，就有了拒絕臣事天子的權利。像不要臉的韓退之，因爲硬要臣事別人，反被人家輕蔑。就是孔孟一派的言論，也從社會的見地，大膽的來批評國家，攻擊國家，教人拒絕服從。至於老莊一派，更從虛無的見地，來否定傳統的政治，道德。無抵抗的來否定國家。但是一般的說起來，在中國的國家批判的根柢（對於前國家的服從，當然是對於現國家的拒絕：這是伯夷叔齊的道德觀。在這裏是除外的。）全在現國家是否理想國家或文化國家的實現。只要現在國家是這個理想的實現，那末，即使是僭王的國家，人民就也有服從的義務。在這一點，中國的國家，是和社會連帶主義者的國家觀一樣，他們都是可以不問國家的發生方面的合理性如何，以及是否由僭奪而來的國家，只要用現在的道德性，就可以肯定國家。即使那僭奪的理由是因爲被僭奪者的頹廢，但這也不過是說前國家因爲失了社會連帶性，所以不再有國家的價值，却不能說就是所以構成僭奪國的合法性的東西。僭奪國雖然不用道德而用力去亡了舊國家，建了新國家，只要是既經成立了以後，他就可以由自己的道德去肯定或否定他自己。這是中國以觀念的理想國家做國家批判的標準的特徵，也是和羅素以現實做標準的，大不相同的地方。只有把國家的存在理由，置在道德的生活上這一點，很可以採取西洋的國家批判。羅素的立在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上的國家批判，和中國的立在理想國家上的國家批判，其間雖然有很大的分別，但近來中國的思想已經棄了從前的唯心的，而漸漸因着現時商業主義的誘惑，早已十分和個人的自由主義相接近了。所以我說在中國很有採取羅素說的可能性。

五

羅素把國家所以強大的原因，歸在人間共同生活的弱點上。這不單只歸因於國家對於人民的壓迫，并且也歸因於人民自身的軍國的心理，卽歸因於戰爭與戰爭的恐怖。因爲這是很會和民族自求合一的潛在感情以及憂慮內亂不統一的心情等等相結合，因而肯定國家，甚至於爲國家而可以把整個的個人也抹殺。這一點也有些和中國的國家觀相近似。中國的國家統一，卽治國平天下，這是國家的目的。因爲恐怖戰爭，不能不求有所以止戰的大勢力，這就是國家。中國之武字是止戈二字之合，意思武力的目的就在停止干戈，卽在和平。以平天下爲國家理想的中國思想，雖然和右面所述的羅素思想相似，但羅素把這一點認爲是國家惡的出發點，這不單和所謂文化國家論者相異，和中國的理想國家論者也不同。

國家因爲是以保持和平爲他的目的，所以不能不常求他的勢力的擴大。這個發展起來就變做和個人的自主生活沒交涉的權力的主體。而個性的創造，是會爲着這個國家進展而受妨害的。個性的創造既已受了妨害，當然沒有什麼生活的自由了。人間的社會的生活，如果除去了個性的發展，此外還有什麼呢。國家妨害這個個性的創造，就是他喪失道德性的所以。……羅素的國家批判，是這樣子地進展開去的。

這個已經有點非國家主義的色彩了。我以爲這種思想要被中國採取，也不十分困難。現在的中國，無論是民族的發展，是個性的發展，統統被內外的軍國的國家阻止了。中國新思想家的國內運動，第一步就在乎打倒這個國內的軍國國家。而且這個軍國國家如果是和外國的軍國國家相結而存立的，那末同時又非設法倒壞國外的軍國國家不可。

在這一點，中國確實陷在一種 Dilemma 裏，當中國自己發見自己在軍國方面的微弱的時候，在中國一般人民之間，勃然起了一種國家思想。這當然是受了俄日德等等遠近的軍國國家的土地的侵略所激起的強烈的愛國心。然而這個愛國心是舊式國家主義的精神，他本身也是軍國的。所以他們想先把軍國方面已是無力的國家卽清朝打倒，使國家的存立弄得更鞏固一點。所以繼起的國家，仍舊是軍國的，名雖共和，實際上仍舊繼續着迄今未已的國家爭奪的歷史，實權依然在軍國的強者手中。封建的小國雖是沒有了，可是依然被許多小的軍事的

中心勢力所分割，到現在還是如此。這種軍事的勢力，無論那一派，他們都沒有合法的或是道德的統一天下的理由，因而不能不在隱約之間，互相結合爭奪事實上的權力。這一派依了甲外國的暗援，那一派就依了乙外國，這種事情他們也做着。總之，中國是在軍國國家也沒有成立，文化國家也沒有成立的混沌的狀態中。

把這個從做羅素的批判的對象的國家方面看來，的確還是屬於前期的，完全是舊國家。在中國革命家的初期人物中，也有想非把這個舊國家破壞了，另建新的國家主義的國家不可的。前面曾經說過，中國是沒有這種意味的國家思想的，有只是世界思想。現在眞實的世界已擺在他們眼前，而中國的全體當然不能算是世界，那末就非整理到國家思想裏去不可了，而實際上中國又沒有這一類的國家思想。所以，革命家把這種國家思想的建設，認做是第一次的事實，這也不是無理由的。

但事實上中國的國家的存在既是愈弄愈糟，而世界又復一般地起了國家的混亂，於是乎國家主義遂有立脚不穩的傾向，嚴正的國家批判也越發盛起來了。雖然還有白天做夢的什麼國家社會主義者和暮夜狂醉的什麼國家主義者在那裏黑叫，可是事實究竟是事實，國家這東西的本身，不早已是陷入於那體無完膚千瘡百孔，有不能不自己從事解剖（自己批判）的窮境嗎？

中國在所謂國家思想的建設的工作，還不曾有一點着手的工夫之間，忽然又碰到了這樣的世界的形勢，於是乎就想一脚跨過直向國家否定方面猛進了。在本來不曾有國家的中國，在這一點，的確比世界任何文明國都要多有點論理上的可能性，這樣地一脚跨過去。羅素的新國家，是從現國家（自稱爲自由主義的國家，別人也認許的國家）的批判上出發的，中國接受了這種思想，就把迄今打算建設的新國家——卽在中國人是種理想，還不曾建設的國家——拿來批判了。打算那種國家的建設，雖是一種歷史的順序，畢竟要多一層轉折，倒不如馬上由那種國家的批判做出發點，向更自由些更新的國家的建設方面走，來得更當然點。這是眼前中國的革命家不打算立脚在這等舊國家主義上的國家的建設，而打算改造了的國家，卽由舊國家的破壞上出發的新國家的建設的由來了。

六

羅素的國家觀，是由他的心理學的根據上出發的，把人間的衝動及欲望分做創造的和占有的二項，能夠使第一項盡量的自由地發展，而又能盡量的制限第二項的組織，就是最好的制度。其實既採用了衝動說，似乎不應該再在這裏面分出正不正，而且說要使正的伸張，使不正不伸張。不過羅素恐防完全是由實際方面立說，依着那社會的效果才有這種分別的罷。照羅素的意思是，國家越有力，越會壓迫創造的衝動，越會促進占有的欲望。由這個立脚點說，不單只國家的軍國的膨脹不行，卽使是社會的過於有力，過於强大，馴致漫行干涉，這也是不行的。羅素以為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主張假了國家的手，去施行社會的管理的，所以他不能不反對，他倒和把國家及私有財產都否定的Syndicalism 來得接近些。

羅素的根據那個衝動說而設想的政治學的概括論，實在是一種很粗略的考案，好像不是科學者羅素說的。但是只把他從常識方面想，那末從他的原則上的進行，是一定要討論到生活的方式上去的。那有極大量的權勢財產的，便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這一定是最會壓迫個人創造的衝動的。然則羅素對於國家的職務範圍的意見怎樣？他也和理想主義者一樣，有烏托邦的國家。這一點現在不能細說，但是把他在根本上講起來，也是和現代一般的傾向相一致的，他否定當做全體人格看待的國家（這就是現在的國家，現在國家的極致便是所謂文化國家。把國家看做一個完全體，是所以實現最高無限目的的全人格者的存在）而以為不能不是負有預先限定的職能的國家，卽所謂機能的國家。這便是以生活做中心的，同時又當然是小國主義的國家，和從前以領土傳統做基礎的國家不同，倒和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國家頗相近似。換句話說，他在國家生活上採取小國主義，在經濟生活上採取近似基爾特主義的理想。這一點又和法蘭西的社會連帶主義者一派的立脚點相近似。社會連帶主義者之中，雖然多是高唱社會的犧牲，而輕視個人方面的主張，但也有一派所謂法理的社會連帶主義者，却是極端主張個人的立脚點的重要。這也可以說是小國主義的主張的一種表現。其實一切近代的社會思想，都是立在由社會去謀

們人的發展這一點上，沒有十分輕視個人主義的傾向的。這也可以說都是多少有點自由主義者的色彩殘留在裏面。總之，羅素的國家觀，可以說是現代國觀裏的一個表現。

這個傾向對於中國的影響，似乎已深深地侵入了他們的新思想家裏面了。但終因爲受了國外的軍國主義的以及資本主義的國家的侵略，不容易從反動的國家思想上擺脫，所以，一方面儘管有希冀以經濟生活做根據的小自由國家的傾向，而另一方面却又有想團結成個大中國，以謀對抗外國的運動。但是各外國內部已次第呈有動搖的傾向，此後恐防不再有多大餘裕專來做世界的軍國主義的活動，那末中國也或許可以由此脫了外國軍國的侵略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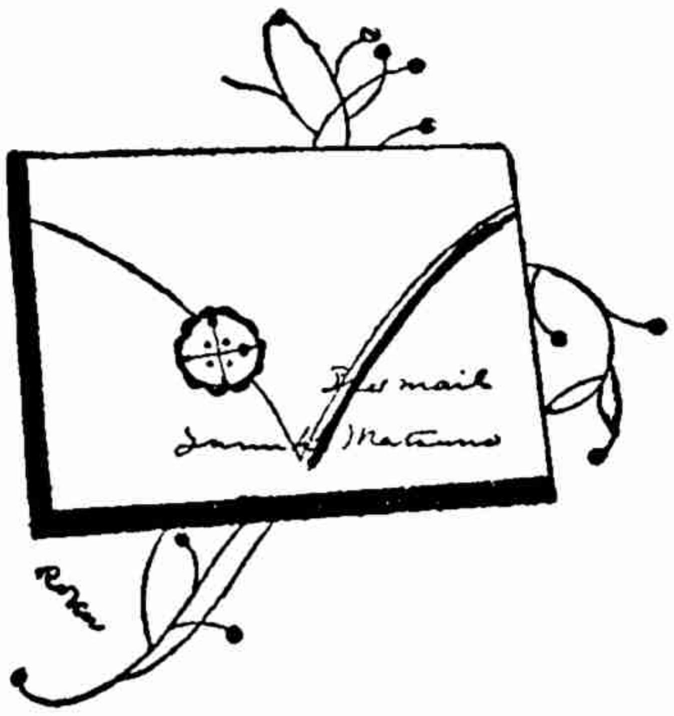
因着這個大勢，中國本身的改造，或許也會更加，有望些，那時候再把羅素式的國家思想從中國的實際方面參照起來，一定是件更爲有趣的事情罷。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六月下半月份收到者爲限

廣州民國日報全份	廣州第七甫十一號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二卷一七期	北京大學
醒獅八八至八九號	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
集美週刊一四〇至一四二期	廈門集美學校
交通公報一二六九至一二八五號	北京交通部
嚮導一五八至一五九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收發課轉許元眞
市聲週報四卷二三至二四期	漢口歆生二路泰安里口
清華週刊二五卷一六號	北京清華學校
孤軍週報七六至七七期	北京法政大學
中國青年一二一至一二三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號房轉金重
文學週報二三〇至二三一期	上海閘北香山路仁餘里二十八號
獨立青年一卷六期	上海寶山路寶光里十二號
山西教育公報二〇二期	山西教育廳
新教育評論一卷一至三期	北京西四牌樓西中華教育改進社
河海週報一四卷一五至一六期	南京河海工科大學
湖州三卷一號	上海聖母院路慶順里九號
金中週刊一二三至一二六期	潮安北門內第四中學校
中華教育界一五卷一二期	上海中華書局
科學一一卷二期	上海大同大學中國科學社
現代評論三卷七九至四卷八〇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青年進步九四冊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
醫學原著索引三卷六號　奉天淺間町三ノ二實驗治療社奉天支社
青痕三二期　青島湖南路二十四號
學林二卷四期　北京前內旗守衛十七號
佛音三年五期　廈門鎮南關鴻山寺內閩南佛化新青年會
智識一卷一號　上海澄衷中學校
緜延一二期　北京華北大學
綠竹七期　天津南開中學校
佛山精武月刊八期　佛山精武會
光明二期　上海中國濟難會
新鎮江一〇五號　鎮江楊家門
舟中一冊　黎烈文
奮鬪三一期　No. 10, Boite postale, Bois-Colombes, France.
也是週報四至六期　上海寶山路寶山書店
兒報一五期　湖埭鎮南大街中華兒報社
榛舥一期　廣東大學
南洋季刊一卷二期　上海南洋大學
鮮質與味之素之研究一冊　沈恩祉
古史辨一冊　顧頡剛
百花潭一卷一期　北京西城端王府夾道八號邵增樺

哲學月刊一卷三期　北京中國大學
夏聲七期　上海大夏大學
宜興評論一六一號　宜興旗杆下
上海學生一八至一九期　上海中華新路上海學生聯合會
中國學生二八、三〇期　上海西門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
航空月刊四期　廣州航空局
景風季刊二一期合刊　眞如暨南學校
南洋旬刊二卷十期　上海南洋大學
未央一至二期　昆明市三義巷內康壽巷二號浣花文學研究社
眞理與生命一卷四期　北京米市街青年會
活人四期　北京法政大學
纓需二期　吉林省垣白山書東院三號轉
同濟醫學月刊一卷九期　上海同濟大學
雲南月刊一期　上海霞飛路東方醫院李生莊轉
批評與介紹一至二期　吳淞中國公學轉力學社
文專月刊一卷一期　上海北成都路文科專修學校
雲波一九至二〇期　雲南昆明市貢院街一號
航空週報二五至二六期　廣州南堤航空局
勞動青年二八期　上海勞動青年社



金陵史勢之鳥瞰（上）

張其昀

余近撰南京新志一書，應用現代史法，以從事於修志；自六朝以迄今茲，分題論述，十餘萬言。（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既成，乃曉其大綱，究其始末，新立科條，草爲短篇，以作金陵史勢之鳥瞰。本篇節目如左：

（一）政治中心
（二）輿論中心
（三）教育中心
（四）圖書中心
（五）佛教中心
（六）美術中心
（七）文學中心
（八）才女中心
（九）遊觀中心
（十）經濟中心

一　政治中心

金陵自六朝以來，十爲國都，合計四百五十年。考其盛衰興亡之重大變遷，可分數期述之：

（一）孫吳立國江東定都建業，以吳越之衆長江之固，與魏蜀二國相鼎立南京建都自此始時吳大帝黃武八年，卽西元二二九年也。都城建於覆舟山側，周回二十里。傳五十二年而滅於晉。昔曹操赤壁之役舍鞍馬而仗舟楫，致爲周瑜所敗。故晉人伐吳，大治水師，王濬樓船，前古無比。吳國建業之盛，詳見左太冲三都賦，陸機以江東故族，深歎美之。其略曰：『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玄蔭耽耽，淸流亹亹。水浮陸行，方舟結駟，混品物而同廛，幷都鄙而爲一，富中之甿，財豐巨萬。士有陷堅之鋭，俗有節概之風。』吳亡以後，有石冰陳敏之亂，建業荒殘。

（二）西晉之末，中國大亂，漢族天子，幽沒虜廷，北方胡人，橫行中原。中朝士大夫皆過江南下，輔翼元帝以隆中興。建元元年，因吳舊都而居之，號曰建康，卽西元三一七年也。東晉立國之初，事極艱虞，成帝咸和三年（三二八）有蘇峻之亂，兵火之後，宮闕焚蕩。時人議遷都豫章（南昌）會稽（紹興）惟王導斷然不可，自此以後，五朝二百七十年之基業，導之功也。咸和七年，新宮成，是謂臺城，魏晉稱天子所居曰臺，故名。臺城正南曰大司馬門。（在今西華門大街）至吳宮舊址，東晉稱爲苑城，但有竹籬，以爲藩蔽，正南曰宣陽門，世謂之白門。（在今中正街）白門之南五里，濱秦淮立朱雀門，前有朱雀橋。宋齊梁陳，相繼立國，均仍其舊。自東晉南渡以後，爲南北朝對立時期，南北朝之疆土，以秦嶺淮水爲分野。至西元五八九年，隋滅陳，中國統一。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壽八十六。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京師烟戶，達二十八萬之衆。（註一）據漢唐統計，一戶大率五人，則梁時建康人口達百四十萬，實爲古今稀有之大都會。於時『朝野歡娛，池臺鍾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吳歈越吹，荊豔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註二）惜帝努力文敎，怠於武備，篤信佛法，弛於刑典。既而侯景作亂，金陵瓦解，衣冠斃於鋒鏑之下，老幼粉於戎馬之足，數月之間，零落略盡。史家稱其自己而得，自己而喪，可爲深痛，可爲至戒者乎。陳代國境最蹙，又小於孫吳時，後主因削弱之餘，加以荒淫敗度，六朝王氣，黯然收矣。晉王廣（卽隋煬帝）入據臺城，使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而還洛陽。建康宮城，則蕩平耕墾，六朝舊蹟，掃地無餘。

（三）唐之帝國，世界的帝國也；唐之文化，世界的文化也。及晚

唐以後，藩鎮割據，遂成五代七十年之黑暗時代。中原大亂，民不聊生，隋唐文化，賴有南唐吳越閩蜀諸國繼承保存，以為宋元文化之先驅，而南唐據有江淮，尤稱上國。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方石晉父事契丹，而契丹每兄事南唐，聘使不絕，以唐為猶未亡也。南唐都城，周二十五里，比六朝都城近南，貫秦淮於城中。宮城在天津橋（今內橋）北，自天津橋南達秦淮為御街。南唐烈祖開國在西元九三七年，至宋開寶八年曹彬平江南，在九七五年，共三十九年。南唐亡後，金陵亦荒廢。宋歐陽公有言曰：『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蔓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註三）

或問六朝皆都建康，而南宋則否，何故？此因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控扼，外以長淮為屏蔽。六朝之時，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與漢水上流。陳不得淮南，故并於隋，南唐失淮南，亦亡於宋。南宋初年，江北之地皆入於金，故不得不都杭州也。顧起元君嘗詳言之：『南宋建都，首建康，次臨安。然嘗據當時事勢衡之，欲進取中原，進取淮潁，固宜坐建康以便經畧，故李綱請高宗去越而幸建康，以此。至欲立宗廟社稷，稍圖安居，則在高宗時，建康不如臨安之鞏固矣。蓋建康既無淮泗，與虜僅隔一江而居，烽烟之警，無日無之，六宮百官，何以安處。臨安則北有宣歙為之屏蔽，東南則有閩廣為之苑囿，西有平江（一蘇州）金陵為之扞衞，東有大海為之險阻，而地號膏腴，財賦所輳，以建康較之，不及多矣。此南宋所以不終都建康也。說者必謂其偏安之非，恐為日論。』（註四）建炎四年（一一三〇）金人焚建康，為一大刼。終宋之世，建康為陪都。

（四）金陵之為全國首都，厥惟朱明。明太祖初定金陵，方四出征伐，而已建都城，二年九月始，六年八月成，（一三六九——一三七三）周六十一里，城垣之長在現代各大都會中仍推第一。都城開十三門，其間聚寶石城三山三門仍南唐之舊。皇城在都城內之東，鍾山之陽，正南曰洪武門，天街貫通其間，宮闕極壯麗。明太祖在位三十年，太孫嗣立，是謂建文帝。顧起元曰：『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法紀修明之後，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

之，治化幾等於三代。一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於地，置屋簷而去者。及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諸臣或死或遯，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民心若此者矣。』（註五）

永樂帝以燕王起兵，即位之後，仍以南京為京師，而以北京為行在。至英宗正統六年（一四四一）始以北京為京師，而南京為陪都。昔唐重東都，宋重西京，僅置留守，明之陪都，則設置內閣一仍其舊，此實歷代所未有。明人謝彬嘗詳言之：

『商遷五都，不別置員；周營雒邑，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於西京，僅命留守。保釐京兆，即今府尹是也。未有兩都並建六卿、如今日者也。說者以為京師者大衆之謂，物無兩大，權以一尊。故謂南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舉，戶部無斂散之實，兵部無調遣之行，視古若為冗員。嗚呼，此豈知國家之深慮長計哉！夫宮闕陵寢所在，六軍城守之事，府庫圖籍之所儲偫，東南財賦之所輻輳，雖設六卿以分理之，猶懼不給也，可以為冗員而輕議之？善乎邱文莊（邱濬）有言：「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嗚呼得之。』（註六）

明崇禎帝十七年三月（一六四四）流寇陷北京，帝自殺，五月福王即位南都，是謂宏光帝。宏光元年（一六四五）清兵南下，五月南京平，陪都之局遂終，居民安堵如常。清代南京為江南省之省會，兩江總督治此，明故宮則改為滿洲駐防營。太平軍破南京之前一年，城中居民幾九十萬人。

（五）自乾隆中葉至道咸間，清代內治之腐敗達於極度。太平軍揭竿而起，以「興漢滅滿」為名義，而以宗教上之狂熱精神行之，風雨馳驟，所出無敵，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二月，金陵陷落，一時有「紙糊南京」之謠。太平天國建都金陵，號曰天京，改兩江總督署為王宮，禁城周圍十餘里。太平立國十有五年，版圖跨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使無湘軍之奮鬬，清之亡久矣。至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六月，曾國藩克復金陵，城中火起，三日不熄，宮殿街巷，悉被延燒。太平黨與，皆堅忍不屈，十餘萬衆，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烈事。（註七）容純甫先生曰：『此次革命，雖經十五年劇烈之戰爭，乃不久而霧消煙散，於

歷史上曾未留一足爲紀念之盛蹟。惟有一事，卽天假此役，以破中國頑固之積習使全國人民皆從夢中驚覺而有新國家之思想，觀於甲午（一八九四）以後，種種事實之發生，足以證予言之不謬矣』。（註八）

洪楊亂後，南京瘡痍滿目，瓦礫載途，典章文物，蕩焉無復存者。曾國藩駐節金陵，設善後局以總諸務，又重建督署，規制如舊。（卽今江蘇督軍署）公三至江南，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人民來集，城郭再完。然迄於淸季，終未能恢復戰前之原狀也。

（六）辛亥革命傾覆滿洲專制政府，成立中華民國，而民國臨時政府，實在南京。元年元旦，大總統孫文涖寧行就職禮（總統府卽淸督署）歡迎者數萬人，爲南京空前之盛況。二月，淸帝退位，南北統一，孫大總統辭職，參議院舉袁世凱繼其任。四月，國都移於北京，南京政府遂畢。民國二年，袁世凱賄殺宋教仁，民黨極爲憤慨。於是南京於七月十五日宣布獨立，是謂二次革命。未幾民黨失敗，九月一日，張勳兵破南京，焚燒殺掠之慘，爲洪楊以後所未有，居民紛紛外徙，四壁蕭然，幾有空城之歎。洪楊之亂與二次革命，均發生於癸丑歲，故稱前後癸丑之役。今日南京『地廣大荒而不治』之景象，卽近七十年來兩次兵災之結果也。

歷覽前史，北方千六百年間，除隋唐三百二三十年，北宋百六十年及明二百八十年外，其餘八百數十年間，皆在異族統治之下。漢族之優秀分子，皆相率南渡，孑遺之民，因迭受凌辱逼迫之故，養成服從之性，詭隨之風。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不知今皆安在。宋明之季，忠臣義士，皆產南方；元末與晚淸之革命，亦皆自南方起義，而黃河流域反屬被動。初孫大總統之辭職也，堅持國都設於南京之條件，袁氏藉故推移，抗不涖任，蓋已窺破南京環境宜於創新，北京社會近於戀舊，其帝制野心隱伏於此。民國十四年三月，孫中山病故於北京，遺囑遷葬於鍾山之下，蓋藴有遷都南京之希望在焉。

（註一）見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梁紀二十八）胡三省注，引宋沈立金陵記。

（註二）見庾信哀江南賦。（此文作於北周靜帝大象元年（五七九）時信年六十七也）。

（註三）見歐陽修有美堂記。（此文作於宋仁宗嘉祐四年（一〇五九））

（註四）見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二南宋建都篇。（余所見者爲上海東方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刻本）

(註五)見同書卷一，革除篇。

(註六)見同書卷二，兩都篇。

(註七)見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摺。(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六月二十三日)

(註八)見容閎西學東漸記第十一章，對於太平軍之感想。(容先生於一八六〇年抵南京)(民國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二、輿論中心

魏晉諸賢，妙善談論，又當時行九品官人之法，以地方紳士操朝廷用人之權，即所謂清議是也。自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居六七，衣冠禮樂，咸萃於斯，於是金陵成爲輿論中心者，歷三百年。顏之推云：『清談雅論，辭鋒理窟，剖元析微，妙得入神，賓主往復，娛心悅耳。』(註一) 蓋不徒言清理遠，風流可愛，而人倫鑒識，謀國長算，未嘗不寓於其間。陶侃最重實行，顧其謂庾亮曰：『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謝安亦以風流名士，掌執朝政，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安鎮以和靜，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體，人皆比之王導，而文雅過之。太元八年(三八三)秦苻堅率衆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桓沖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

六朝最重世族，而金陵適當其地，王謝二族，尤爲人望所宗。世族一名士族，士君子在社會上具有特殊地位，非天子所能干涉。如宋文帝寵中書舍人徐爰，帝嘗命王球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帝改容謝焉。紀僧眞啓宋孝武帝，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斅移床謝客，僧眞喪氣而退。史家特稱此種制度爲紳士政治。論其流弊，即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要其精義所在，實有愼重名節，主持清議之效。柳先生曰：『魏晉以降，易君如舉棋，帝王朝代之號，如傳舍然，使人民一仰朝廷之所爲，其爲變易紊亂，蓋不可勝言矣。當時以地方紳士操朝廷用人之權，於是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爲動搖，豈惟可以激揚清濁，抑亦所以抵抗君權也。』(註二)

金陵之爲輿論中心，至明代流風未沫，觀焦竑之言曰：『金陵六代舊都，文獻之淵藪也，以故寰宇推爲奧區，士林重其清議。及夫餘風細故，昔稱游麗辯論，彈射臧否，剖析毫釐者，至今猶然。』、

(註三)滿清入關以後，以兵力劫制漢人，士大夫莫敢言民物遠猷，以觸忌諱。觀管同之言曰：『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橫而士驕；近世通繁，莫甚於好諛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惟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有諂媚而無忠愛。』(註四)管同者，南京鍾山書院之高材生也，少負經世志，於明初養士氣蓄人材之遺意，稱道弗衰，而於乾嘉以來風靡全國之考證學派，則深致不滿。惜風氣已成，積重難返，終清之世，士大夫惟知以「漢學」爲名高；蓋中國史上士論之消沈，蔑有過於清代者也。

最近南京東南大學成立，一部分教授創刊雜誌曰學衡，欲以中正之眼光，雅正之文體，評論學術文藝政治社會各種問題，如已故劉伯明教授，即其社員之一也。先生諄諄教學者以植身行己，樹立節操，不可同流合污，學者化其人格，多心悅誠服焉。然其勉學者，則期於闇修力學之際，兼究心於國家社會事業。其言曰：『大學學生，凡政治社會問題之關係較大者，宜本學理之研究，發爲言論，其心廓然大公，不屬徇任何黨系之私意，惟以言責之精神，崇偉之心理，與國人相見，斯眞高尚之學風也。夫先覺者，感人之所同感，而較深切，其表見也又較著明，不若常人所感之曖昧含混。惟其如此，故應本所感者，發爲文辭，播諸民間，爲詩歌可也，爲報章言論可也。如布種然，使之潛滋暗長，歷時既久，動機自生。歷觀中外大改革，其發動之機皆在於是。夫救國之事，全國之人應共負其責，特教育界可爲之先導，而又必有充分之準備，循序爲之，持之以恆，不憑一時含混之熱誠，此救國之代價，而爲吾人所應償者也。』(註五)自學衡雜誌出版以來，揭櫫眞理，不趨衆好，海內學者，多見信用；蓋南京爲吾國之新輿論中心，已如春雷之啓蟄矣。

(註一)見顏氏家訓第八，勉學篇。（顏之推本仕於梁，亂後入於北齊。）

(註二)見柳詒徵中國中古文化史，第六章，選舉與世族。

(註三)見傳空金陵瑣事引。（金陵瑣事明周暉著，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刻。）

(註四)見方東樹管異之墓誌。（續碑傳集卷七十六）

(註五)見劉伯明先生事略。（學衡雜誌第二十六期）參閱劉伯明學者之精神，再論學者之精神，共和國民之精神，大學之學風等。（學衡第一，二，十，十六諸期）

三　教育中心

金陵之有國學，自孫吳始，東晉南朝，迭有興廢。東晉太學在秦淮水南，去都城較遠，南朝則移於北郊之鷄籠山。(卽今北極閣)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三八)立四學，曰玄學史學文學儒學，時上好儒素，朝臣崇儉約之風，鄉閭恥輕薄之行，江左風俗，於此爲美。梁武帝天監四年(五〇五)詔開五館，立國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館有數百生，給其廩餼，其通明者，卽除爲吏。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註一)

南朝大學，特色有二，卽演說之發達與科學之研究是也。昔漢儒樸學，語多拙訥；魏晉清談，不尙多言。曁乎南朝，士崇講說，倣效佛法，常升高座。如嚴植之爲梁五經博士之一，其館在潮溝，(卽珍珠河)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生，聽者千餘人。他如張緒(齊國子祭酒猶今大學校長)周顒(齊國子博士)張譏(陳國子助教)馬樞(陳學士)之流，大都言論清雅，音韻如流，出口成章，悉饒詞藻，令聽者忘其饑疲。或發題申難，循環往復，枝分流別，轉變無窮。太學諸生，轉相慕效，遂成風俗矣。

江左名士，雅好玄理，故於研究科學，亦成效卓然。如祖冲之著易老莊釋義，又注九章算術是也。宋元嘉中立司天台於臺城，與國學相附麗。其時科學大家何承天，錢樂之，祖冲之，聯袂而興，研求曆算，赫然開科學史之新紀元。觀何承天表請更定元嘉曆法，時承天實領國子博士，卽可知大學與觀象台之關係矣。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曆，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尙疎，乃更造新法，上表略曰『臣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日盡毫釐，心窮籌策，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此種科學家實驗之精神，深可羨也。冲之發明圓周率，精麗罕儔，古今獨絕，近人稱此爲第五世紀世界最精之圓率也。(註二)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不因風力，日行百餘里。又能製造指南車，此其巧思，孔明以後，一人而已。陳亡以後，司文台觀象儀器，並入長安，時隋開皇九年(五八九)也。歷七百五十年，至元順帝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復於金陵鷄籠山設觀象台，其儀器爲郭守敬所造，亦極精巧。斯台之建，早於英之格林尼書觀象台，法之巴黎觀象

台，凡三百三十餘年。明因之設欽天台，萬曆二十八年（一六九九）利瑪竇來華參觀，見台上有專家考察天象，終夕觀測具報，利瑪竇極歎美之。明亡以後，觀象台儀器並入北京，祗餘空台，今北極閣是其遺址。（註三）

南唐有二大學，其一在金陵鎮淮橋北御街東，人呼國子監巷，其一在廬山白鹿洞，即宋代四大書院之一也。李後主嘗曰：『國子監爲先帝教育賢才之所，孤亦賴此輩共治。』史稱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元和之風。（唐陸贄白居易及韓柳二家，均在德宗憲宗年間）宋馬令南唐書曰：『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璧水，鞠爲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墳典，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統州縣，往往有學。（宋初）雖五代後，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讎校精審，編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過魯，而知周禮之所在，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註四）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四月詔建國子監於鷄鳴山之陽，明年五月落成。至英宗正統六年，改稱南京國子監，或曰南雍。自是迄明亡，爲明之第二國立大學者二百有五年。（自正統六年至弘光元年，即一四四一至一六四五年）若自洪武初建計之，則此國立大學實經二百六十五年。國學校舍，東至小教場，西至英靈坊，南至珍珠橋，其廣大過於今之東南大學。其建築爲正堂一，支堂六，（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每堂各十五間，爲師弟肄業之所。校門曰集賢門，外爲大街，街東爲孔子廟，文廟大成殿用琉璃黃瓦，壯麗無比，道旁植樹甚多，蔚然成蔭。學生所居曰號房，在文廟後，凡一千餘間。國學之前，別有王子書房，爲外國留學生之宿舍。（日本高麗琉球暹羅等國）祭酒司業（即大學正副校長）等宅，在英靈坊之東，其最勝處曰北麓草堂，曰東隅精舍，可以避寒暑風日之酷。啓東窗翠色隱隱撩人，則鍾山頂也；啓北牖，則鷄鳴浮圖，岡松歷歷，爛然橫陳。國學之學生，通謂之監生，永樂二十年（一四二二）爲大學開校四十週年紀念，學生多至九千九百七十二人。當十五世紀時，即以學生人數一端而論，已可稱爲世界第一之大學校矣。（註五）

國子監學生於讀書敎品之餘，更令閱歷世事，以練習其辦事之才，此明代大學之特色，爲歷代國學之所無也。監生分布各機

關歷事，率以一年爲期，優者以次取用，平常再歷，才力不及回監讀書。例如洪武二十六年，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爲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等官；其爲四方大吏者，蓋無算也。又以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於是選太學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往北方各郡分教。史稱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餘年，幾有兩漢之遺風，且駕唐宋而上之。太祖之後，[註一]文成祖諸帝，對於太學學生，亦恆隨時任以時務。永樂五年(一四〇七)選監生習譯外國文字，至十年增加學額至一百二十人。蓋自洪武以來，西南諸國奔走朝貢者，不下數十，非深悉其文字，不能測其內情。其後鄭和航海，妙擇譯人，故能經歷三十餘國，勝任愉快。吾國大學學生之讀外國文字，當以明代爲始。嘉靖二年(一五二三)湛甘泉(名若水，廣東增城人)官南京國子監祭酒，示諸生以德行道藝合一之旨，士出其門合三千九百人。時王陽明官南京吏部尚書，倡導理學，甘泉與相應和。陽明宗旨致良知，甘泉主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分王湛之學，方於宋之朱陸云。故論明代理學之盛，南雍亦爲發源之地焉。

南京大學明初最盛，遷都以後，人數遂減。景泰元年，(一四五〇)以邊事孔棘，開納粟之例，則流品漸淆，而監生始見輕。然終明之世，兩雍相望。至清兵南下，學生始星散。爾後降國學爲府學，惟校舍歷久常新，洎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二月朔大火，昔日弘大莊嚴之大學，俱爲灰燼矣。大詩人吳梅村(名偉業，江蘇太倉人)明崇禎中任南京國子監司業，集中有國學詩，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錄之如左：

『松柏曾垂講院陰，後湖烟雨記登臨。桓榮空有窮經志，伏挺徒增感慨心。四庫圖書勞訪問，六堂絃管聽消沈。白頭博士重來到，極目蕭條淚滿襟。』

國立東南大學，即五百年前明代太學遺址。東大歷史甚淺，(南京高師民國四年成立，至十年東大成立，高師歸併於大學，校舍師資一賴高師)顧以位於東南人文淵藪，先代遺澤之深，白下山川之美，專家雲集，多士如林，數年之間，蔚爲巨觀。東大同學，率皆勤樸，無浮華輕薄氣習，而其顯著之特點，則專心於學是也。世稱東大學風，如振衣於鍾山之巔，下瞰大江，冲宏悠遠，靜恬無偷。東大師生勉乎哉。

(註一)見南史卷七十一儒林傳。

（註二）見茅以昇中國圓周率略史。（東方雜誌第十五卷十四號）

（註三）見柳詒徵欽天山重建觀象台議。（史地學報第一卷第三號）

（註四）見馬令南唐書卷二十三，朱弼傳論。

（註五）見柳詒徵五百年前南京之國立大學一文。（學衡第十三，十四期）

四 圖書中心

中國自古爲禮義文教之邦，數千年來王朝迭更，治亂無常，而士大夫手不釋卷之積習，則確乎不拔，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政治上雖屢經黑暗時代，而中國文明卒能維繫於不墜，賴有此耳。齊梁間，王筠（王導之裔）自序有云：『余少好抄書，好而彌篤，雖遇見瞥觀，卽皆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沈約嘗謂筠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藏書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又如謝弘徽年十歲，繼從叔峻，（峻卽謝安孫）唯受數千卷書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王謝子弟，各思努力爲學，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註一）

金陵自古稱圖書之府，梁沈約聚書至二萬卷，爲都下私家藏書之冠。昭明太子在東宮，藏書幾三萬卷。政府所藏者，如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九〇）詔徐廣校祕閣之書，凡三萬六千卷。侯景之亂，文德殿藏書猶存，蕭繹（梁元帝）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大厄也。（註二）

五代之時，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集賢殿學士徐鍇少精文字之學，故所讐書，尤爲審諦。宋太祖開寶八年，（九七五）金陵城陷，籍其圖書得六萬餘卷。南唐所造澄心堂紙，膚如卵膜，堅潔如玉，細薄光潤，一時稱冠，宋初猶有存者，歐公作五代史，卽以此紙起草。

明太祖設皇册庫於後湖，爲收藏圖籍之所，凡天下造到黃册（主戶口）魚鱗册（主土田）皆萃於此，燈火不入湖中。湖中船隻係內府司禮監及南京戶部分掌匙鑰，一應外人不許往來。後湖之中有五洲，西北曰舊洲，西南曰新洲，上設皇册庫，爲屋數百間。前抱一小洲，中有溝，縈環如溪澗，上爲廚房以供飲食云。（註三）

明代大學，藏書至夥，宋元書板，悉在南雍，兼以板本印布天下。

歷代正史至明嘉靖七年（一五二八）始由南雍全部翻刻，計二十一史，五百四十本，世所稱「南監本」者也。南雍書目流傳至今，爲目錄家所必考。又明代所修古今無比之大類書，即定名爲永樂大典者，皆南京大學學生之所鈔成，永樂五年（一四〇七）奏上，凡二萬二千九百卷，帝以卷帙太繁，不及刊布。後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大典，以成一代盛事，惜未能實行。使果成之，則南京大學刻此鉅書，其爲文化之淵源，更當增重於史册矣。

近世南京私家藏書，如明萬曆中焦竑萬軸樓（在北門橋焦狀元巷）清康熙中黃虞稷千頃堂（在復成橋西馬路街）道光中甘氏津逮樓（在府西大街）其收儲皆爲東南之冠。千頃堂凡八萬餘卷，津逮樓凡十餘萬卷，尤多善本書籍。隨園藏書三十萬卷，爲大江南北所未有。洪楊亂後，均付刼灰，然至今談收藏者，猶遡甘氏津逮樓焉。（註四）

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即淸季江南圖書館，乃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兩江總督端方盡收杭州丁氏八千卷樓之書而開設者。（在城西龍蟠里）丁氏舊藏四十萬卷，其中宋元明精刊本著述祕本合計二千餘種，實爲國學寶庫，與科學圖書館可稱雙絕。中國科學社設於南京成賢街，說者謂國內團體分子之純粹，與程度之齊一，無有如科學社者也。科學圖書館所藏西文書籍，均係就新出科學書中妙擇選購，又購置各國專門雜誌計一百三十餘種，在中國各處圖書館中未有及此宏富者也。（註五）

金陵文獻之藪，書賈雲集，書坊皆在狀元境，前淸盛時，比屋而居有二十餘家，大半皆江右人，雖通行坊本，然琳瑯滿架，亦殊可觀。今夫子廟前之江南官書局，係同治中曾文正公所創，所刻經史諸書，皆廉價發售，嘉惠士林，與海上書賈之孳孳爲利者，迥乎不同。日人那波君歎爲文化設施之最良事業，衷心羨之。（註六）

（註一）見南史卷二十，謝弘微傳，又二十二王筠傳。

（註二）見隋書卷四十九，牛弘傳。

（註三）見周暉金陵續瑣事，後湖禁條，又顧起元客坐贅語卷十，後湖條。

（註四）見甘熙白下瑣言卷七。（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成書）

（註五）見任鴻雋中國科學社之過去及將來。（科學雜誌八卷一期）

（註六）見那波利貞燕吳載筆頁二四五。（大正十三年出版）

五　佛教中心

江左佛法之興，始於孫吳，孫權爲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

天竺）建立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時吳赤烏十年（二四七）也。東晉南渡以後，如鳳凰台之瓦官寺雨花台之高座寺，鍾山之定林寺攝山之棲霞寺皆爲高僧之所投止，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頻建講會，聽者雲集，於是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守，鬱乎層構，幾有舉國風靡之概。杜牧江南春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極言寺之多也，據近人考證所得，亦有二百二十餘寺。（註一）諸寺建築之偉大，以同泰寺爲最。同泰寺梁武帝所建，（五三五）寺有浮屠九層，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餘所，東西般若臺各三層，大佛閣七層，璇璣殿外積石爲山，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所鑄金像銀像皆極壯麗。至於環境之清淨，則以棲霞寺爲最。『鏡潭月樹之奇，雲閣山房之妙，崖谷泯人世之心，煙霞賞高蹈之域，其有懷眞慕義者，（舉）萃於此矣。』（註二）

自渡江以來，如王導，謝安，王羲之，孫綽，顏延之，謝靈運翟，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儀表，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煙霞之外，無不崇信釋教，而與釋子相往來。故江左名士，並精佛理，大抵析理之美，超越西晉，南朝大學演說之風盛行，卽受佛教高座講經之影響也。梁文家劉勰，依定林寺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博通經論，後遂變服，改名慧地。

南朝帝王，皆信佛法，求那跋摩（罽賓國人今克什米爾）弘敎於闍婆，（卽爪哇）宋文帝令交州刺史泛舶延請，以元嘉八年（四三一）達於建康，文帝引見，勞問殷勤，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若夫酷信佛法，尤長釋典者，自古以來，莫過於梁武帝。帝長進蔬膳，聽覽餘閒，卽於同泰寺升高座講經，黑白聽衆，常萬餘人。昭明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諸經。陳宣帝嘗請智顗（卽智者大師）於太極殿講仁王經，「千枝花綻七夜恬耀」儲后以下，並崇戒範，江表法會，斯之爲盛。及南朝滅亡，寺塔蕩然，讚唄輟響，至可傷歎。惟棲霞寺僻處深山，兵火未及耳。

南唐元宗後主，酷好浮屠，都城至萬僧。後主退朝，常服袈裟，課誦佛經。金陵既破，其姪祝髮爲僧，名惟淨。宋景德祥符中，（一〇一〇年前後）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甚衆，惟淨博聞，通梵學，繙譯精審，莫能及者，亦南唐之餘習云。（註三）

諺云：『天下名山佛占多。』鍾山在六朝時有七十餘寺。攝山而外，牛首山與方山，皆佛教之名山也。牛首山在城南三十里，又南十里爲祖堂山，唐貞觀中，僧法融居此，遠接達摩心印，開創宗派，

所謂牛頭宗是也。方山在城東南三十里。南宋乾道末年（一一七三）有高僧善鑑始來此山，結廬行道，詣府請移梁朝廢寺上定林額於此。其地故有山川登臨之美，數十年來，雪脊朱甍，隱然出於煙霏空翠間，號清淨伽藍。嘉定十三年（一二二〇）江寧朱舜庸爲之記，略曰：『凡城郭山林寺之占勝者多，而其徒之居山，尤爲人所重。豈不以是道之妙，非求之寂寞之濱而不可得；苟其徒不以精勤枯淡爲心，亦必不能久安於此，其取重以是乎。』定林在元代三出名士，寵光相承，泛觀東南，未能及之蓋人境相成而爲勝者云。（註四）

明代靈谷報恩天界，合稱金陵三大寺，賜田贍僧最饒。靈谷寺在鍾山東麓，後倚屏風嶺，栽松十萬株，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天界寺在城內冶城之東，（今紅紙廊一帶地）卽修元史處，高青邱詩云：『萬履隨鍾集，千燈入鏡流』，可見其盛也。報恩寺在南門外長千里，報恩寺塔千奇萬脆爲天下第一塔。（詳下節）明謝肇淛謂金陵長千里，一望叢林，金碧照目，梵唄聒耳，卽西湖之繁華，長安之壯麗未有以敵此者也。（註五）此外如雞鳴寺，清涼寺，靜海寺，（在儀鳳門外，鄭和所建）高座寺，永寧寺，（均在雨花台）宏覺寺，（在牛首山）宏濟寺，（在燕子磯）棲霞寺，均爲金陵大刹，馳名海內。遭洪楊之亂，諸寺毀滅殆盡，後來規模，十不及一，惟靈谷寺較完好，爲寧之第一禪林耳。

撫今思昔，金陵佛教衰頹極矣。惟有一異軍突起之機關，則支那內學院是也。是院爲歐陽竟無（江西宜黃人）居士所創辦，竟無師楊仁山居士，研究內典垂二十載，海內學者，尊爲大師。院址在南京半邊街，分學事二科：學科則特殊教育，分類研求，箸述闡揚，遊學參訪，舉凡研究佛學之事皆屬之。事科則整理古籍，刊行藏經，考查遺蹟，傳布學說，舉凡宏揚佛學之事皆屬之。自民國十一年成立以來，研究成績，燦然可觀。近又開辦法相大學，以養成佛學人才爲宗旨，規模宏遠，勇猛精進，其於中國佛法，將大有所貢獻，可預卜也。（註六）

（未完）

（註一）詳見南朝佛寺志一書，江寧孫文川蒐集，陳作霖編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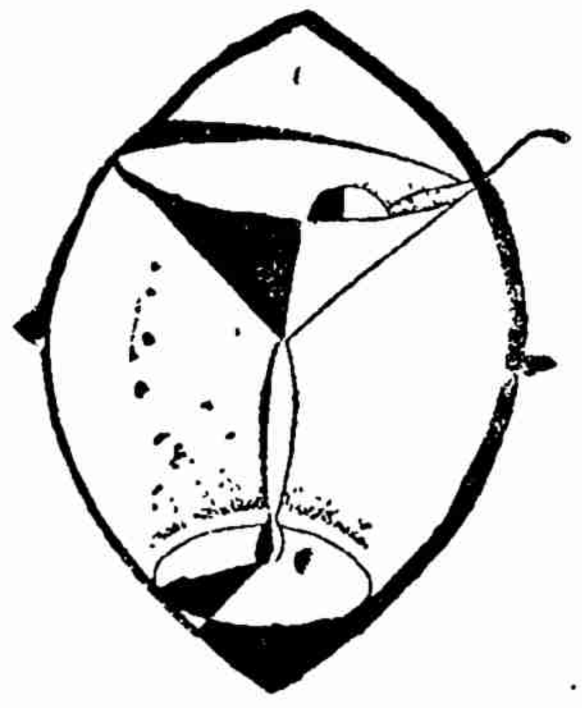
（註二）見唐釋道宣撰高僧傳二集，卷十二，隋攝山棲慧曠傳。

（註三）見陸游南唐書卷十八，浮屠傳。

（註四）見江寧金石記卷五，朱舜庸方山上定林寺之記，又卷七咸集方山重修定林寺碑。

（註五）見謝肇淛五雜俎，卷三地部。

（註六）見支那內學院院錄（民國十四年）又支那內學院成績品目錄。



醫學上中國民族——漢族——之研究

梁伯强

本篇原名：「在中國同類血液集粘質之新研究以及地理上血液集粘指數之變化」原文係德文，民國十三年春在德國發表的：一係在德國明星大學考授醫學博士的論文，一係同時在德國衛生學報（Archiv für Hygiene）第九十四卷第一至二期發表的論文。[註一] 這係民國十一年我在上海同濟大學醫科畢業後，任病理助教授時的研究，[註二] 是我的第一次發表的論文。當時我去收集上海男女各學校，各團體和各醫院中外國人千餘人的血液，起初不過想試驗他們的血液集粘指數。不料偶然發現人類血液最新的區別，和在我國地理上的變化；這是我當初所沒有料及的。十二年春得本校的資助，我到往菲律賓馬尼拉，在那國家科學院和大學病理研究院裏作種種的動物試驗，去證實我的發明。同年秋，代表我國政府出席於新加坡舉行的第五次遠東熱帶病大會時，我更在該地的華僑中調查一切，一再證明我研究的結果。但我總覺得我的學問還太幼稚，關於醫學上和我國歷史上這樣重大的事，所以遲遲不敢發表。十二年冬，我由本校派送德國留學，在南德明星大學病理研究院研究病理學。我就和那里幾位著名的老教授[註三]交換意見，很得他們的贊同。以後我纔把研究的成績發表。十四年夏，我往奧，意，瑞，法各國旅行，順途去訪各國的學者。徵集他們的意見，作我以後進行的準備。秋我復返德國，在柏林大學內科病院，從事應用我的新的「血液類別」於臨牀治療方面；可惜時期短促，還沒成績。去年冬返國，仍在本校病理研究院任職，繼續進行我的研究。但我的論文在德發表兩年多以來，現在各國學者——就我知道的爲俄，德，奧，因爲我近日收到了他們寄贈我的交換論文；其中本年在維也納人類學會學報書第五十六卷 Steffan 氏的論文裏，批評最爲重要——既經有許多批評；但贊同的人雖多，懷疑的也有、又商務印書館去年新出版的英文中國人發育之研究，係施羅科哥羅夫氏著的，那第一冊「江浙之部」的後篇（第百十二面）裏也有批評及此。但我國方面，我也

希望有人批評，所以把論文譯成中文（略爲改的通俗些）在這裏發表。關於我國民族——漢族——交雜的意見，以純粹而論，北人不及南人，越南的民族越純粹，因爲北方歷代有滿洲和蒙古人的混入。這我僅根據於研究血液的結果，係一種醫學上——生物化學上——的考據，而歷史方面是否的確如此，我很望我國的歷史專家指教！——以前我研究的時候，賜給我血液的中外男女諸君，多蒙他們的贊助，我很虔誠的感謝他們！

（註一）原題爲：(Neue Untersuchungen über Isohämagglutinine bei den Chinesen, insbesondere die geographische Änderung des Hämagglutinationsindex (biochemischen Rassenindex)

（註二）院長歐本海博士(Oppenheim)我多謝他的樂助！；

（註三）德國明星病理研究院院長波爾士德博士(B…t)和衛生研究院院長谷魯北博士(Gruber)，我很感謝他們！

作者附誌

我爲普通讀者容易了解這研究的原理起見，先把血液簡單的說明。血液是由兩種成分組合的：（一）血球，多數是紅血球，（二）血漿，其中最重的是血清，卽血的液體成分。通常血球浮游在血液裏，不相團結——集粘的。但若把人類的血清和他類的血球混合一起，或者顚倒他，那麼他類的血球受血清的勢力，有時會集粘成團；這是普通醫學上所稱的集粘現象(Agglutination)，就是一八九六年附誌裏說起的那位而今已告老的教授谷魯北發明的。以後維大應用這個現象，作腸傷寒症的反應，我們因稱爲谷魯北維大反應，一般大都知道了。但這是異類的血液集粘。

我這次的研究，現象雖然相同，而那原理卻大異。我研究的對象是同類的血液集粘，而且是我們人類的。

我們健康人的血清不但會集粘動物的血球，假若和他人的混合起來，有時也發生相同的現象，這是德人蘭斯泰匿(Landsteiner)最先發明的，以後愛利希(Ehrlich)和磨根樂(Morgenroth)稱他爲同類集粘現象(Isoagglutination)。

應用這個現象，去區別人類的血液，現在人以爲是美人磨斯(Moss)發明的。但照我的詳細考查，磨斯的發表是在一九一〇年以後，而發明那同類集粘的蘭氏，一九〇九年以前已經發表人類血液的區別了。不過美人把這個方法，最先就大規模的去試用，所以世人只知道他。我因爲崇敬發明家，所以特別申明。

蘭氏試驗同類集粘，把許多人的血球和血清互相混合，忽然發現四種特殊的血液：（一）在許多人當中，有一部分人的血球，

不論和那個人的血清和混合，都會發生集粘現象；但他自己的血清却不會集粘那個人的血球，這種人的血液現在稱他爲第「I」類的，或也稱「AB」類（參看第一表）。（二）有一部分人的血球和血清，他的集粘反應却和第「I」類的相反，這是第「IV」類的，或者稱「O」類的血液。（三）又有一部分人的血液，他們的集粘係互相反應：這一類的血球，會被那一類的血清所集粘，而這一類的血清，也會集粘那一類的血球。這兩類互相反應的血液，一個稱爲第「II」類，或者稱「A」類，一個稱爲第「III」類，或稱爲「B」類。

第一表

類別／血球	血清 I=AB	II=A	III=B	IV=O
I=AB	—	+	+	+
II=A	—	—	+	+
III=B	—	+	—	+
IV=O	—	—	—	—

在第一表內，直看係指血球被血清集粘，橫看係指血清集粘血球。「+」表示集粘反應，「—」表示沒有反應。比如血球第I類，橫看，和自己的血清I混合，沒有反應，爲「—」；和血清II, III, IV都有集粘的反應，爲「+++」。又這第I類的血清，直看，和自己的血球I混合，沒有反應，爲「—」；和血球II, III, IV也沒有反應，爲「———」；這就是第I類，即AB血液了。餘的類推。

至於我們的血液內，何以發生這個現象，從前爭論很多，比如Shattock, Grünbaum, Lo Monache 和 Panichi, Grixoni, Eisenberg, Donath 和 Ascoli 都說係由於細菌的傳染惹起的。以後蘭氏又是第一人，他纔確定這是通常的，是生理的特殊現象呢。而今我們人類的血液都可以區別爲這四類，這就是他的主張眞確的證明了。

蘭氏以爲人類血液所以會區分四類，係由於血清裏有兩種不相同的集粘質(Agglutinine)，和血球裏有兩種不相同的被集粘質(agglutinable Substanzen)，存在或缺乏的緣故。

普通人們的血液，他的血球裏如果含有兩種被集粘質，A和B（這是隨意命名的，因爲這些物質現在還不能用科學方法去分析出來。又以上的血液類別定名，也就根據這裏來的，）那麼他的血清裏就不會有集粘質的存在（這是第I類的血液）；如果顚倒過來，血球裏沒含被集粘質（A和B），那麼這血球就不會被血清所集粘，但他的血清裏却有兩種集粘質存在，會集粘他類的血球（這是第IV類的血液）。又那一類血液的血球，如

果只含有這一類被集粘質假如A，那麼他的血清裏却有那一種集粘質B的存在。（這是第II類的血液；顛倒過來，就是第III類的了。）

最先我要申明一聲，便是照我這次研究的結果，血液是否這樣簡單可以的去區別，我却有些懷疑呢。但這區別所以會成立，實賴董恩（Dungern）和奚時域（Hirschfeld）兩人的重要的研究，證明同類集粘係根據於血液裏的遺傳質。他們試驗許多動物和七十二家族中三百四十八口人的血液，自信既經證明血液特質A和B係一種遺傳素（Gen），他們兩不相關，有時會潛入生殖細胞裏或者有時也不然；又這特質A支配「非A」（作a），特質B支配「非B」（作b）係完全依循孟德(Mendel)的定律。照這樣說，凡據有遺傳素Aa的人，在表面上觀之幾乎(或者也許不是)和AA的人相似，都表彰A的特性；只是據有aa的人却不然。關於B那方面也是一樣。這個董奚氏的解說，若許是對的，那麼關於同類血液集粘，就會發生以下九種遺傳式（Genotypen）：

AA BB（I），AA Bb（I），AA bb（II）；
Aa BB（I），Aa Bb（I）；Aa bb（II）；
aa BB（III）aa Bb（III）aa bb（IV）。

這血液集粘質是否能依循孟德定律，事實上是否這樣簡單，我也不敢深信。我看域斯則幾（Weszeczky）和卜漢納(Buchanan)的血液試驗系圖却和這理解不相符呢。

血液特質遺傳的研究，非常重要，這是急要精確的解決的。假如兒女血液的類屬，證明一定和父母的相同；如果父母的血液是A＋A或B＋B或O＋A或O＋B，而不是A＋B或B＋A或A＋AB或B＋AB那麼他們生下來的兒女，只可以屬A或B類了。不然，這兒女的生父便是另一個血屬的人；將來這在法醫學方面或可發生很大的效用呢。又照我以下的研究，現在四類的區別，還可以更詳悉些去分析（八類）這和應用方面助力將更大了。

有兩位同名奚時域（L. u. H. Hirschfeld）的，在巴爾幹由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協約國軍隊裏，試驗過他們的同類集粘質。

結果，發現很可注意的血液類別比例的差異。看第二表所列的成績，在英國人隊裏，屬於A類的人數比B的多四倍，而在印度人隊裏却屬於B類比A的多一倍。我們總覽各國的人民，那屬A的常數，自西而東漸次減少，而屬於B的却漸次增加。在這個表下列，我加入在北美合衆國所驗的成績做個比較。

在這個表內最後一列的得數，係A和B的比例，卽係屬A的百分數(%)和屬B的多少的比較。這得數 $J=\frac{I+II}{I+III}=\frac{AB+A}{AB+B}$ 叫為「生物化學的種族指數」(bio-chemischer Rassenindex)我覺得這個名稱容易引起種種誤解；以我的意見，當簡單的改爲「血液集粘指數」(Hämagglutinationsindex)或者「生物化學的民族指數」(biochemischer Populationsindex)。因爲那裏所謂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奧國人的等等，並不是人類學上各別的種族，這些都是由許多人類學上很複雜的種族組成的國民，民族呵。又據董奚氏和兩奚氏的研究，同類集粘的類別和種族方面毫無特殊的關係（比如皮膚，毛髮，眼色，體量等）。那麼那「種族指數」的名稱，更沒存立的地位了。以我個人的理解，在各民族中這四類血液的來歷，大概係

第二表

	人數	% A (II)	B (III)	AB (I)	O (IV)	所有% A	所有 B	A/B
英人	500	43,4	7,2	3,0	46,4	46,4	10,2	4,5
法人	500	42,6	11,2	3,0	43,2	45,6	14,2	3,2
意人	500	38,0	11,0	3,8	47,2	41,8	14,8	2,8
奧人	?	40,0	10,0	8,0	42,0	48,0	18,0	2,6
塞爾維亞人	?	41,8	15,6	4,6	38,0	46,4	20,2	2,6
希臘人	?	41,6	16,2	4,0	38,2	45,4	20,2	2,5
保加利亞人	?	40,6	14,2	6,2	39,0	46,8	24,0	1,5
阿剌伯人	500	32,4	19,0	5,0	43,6	37,4	24,0	1,5
土耳其人	500	38,0	18,6	6,6	36,8	44,6	25,2	1,8
俄人	916	31,2	21,8	6,3	40,7	37,5	28,1	1,3
猶太人	500	33,0	23,2	5,0	38,8	38,0	28,2	1,3
馬打加人	400	26,2	23,7	4,5	45,5	30,7	28,2	1,1
塞匿加黑人	500	22,4	29,2	5,0	43,2	27,6	34,2	0,8
安南人	500	22,6	28,4	7,2	42,0	29,6	35,6	0,8
印度人	1000	16,0	41,2	8,5	31,3	27,5	49,7	0,5
北美人								
軍士	數千	40,0	10,0	5,0	45,0	45,0	15,0	3,0
男子	1245	41,0	8,4	3,7	45,8	44,7	12,1	3,7
女子	931	41,5	8,7	4,0	45,9	45,5	12,7	3,6

根源於未有最初種族以前，那最古的遺傳呢。在最古的時代，地球上的西北方大約多係屬A的，東南方多係屬B的人民。這是和最初種族沒有關係，我引克德能(Kettner)在瑞士山谷裏所試驗的百七十個亞魯俾(Alpine)人來做證：這種人和英國人種族上是大不相同的，但他的血液集粘指數却和奚氏所驗的五百個英國人相同，即係4,7比4,5。以後我自己也有相似的報告，是關於猶大人俄國人和我們中國南方人的。

A比B的指數當作純粹的種族標號，這完全是一個差誤。在各民族裏，發生不相同的比例數，只可證明以上所說不同的遺傳式的交雜(Kreuzung)，却不能引伸到種族上，因為在一個純粹的種族裏，那種族的標號是人人都要佔有，人人都是這樣纔對。看這個指數作種族的標號，好比在歐洲各民族裏，誤用藍眼和金髮的百分數比例相同。兩個都是不對，兩個都是民族裏的兩元或多元交雜產物(Di-oder Polyhybride)呵。

又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斷不可被域魯者(Verzár)和惟斯則幾(Weszeczky)近時發表的研究所迷惑！他們試驗匈牙利三個不同種的人民在 Debreczen 地方的匈牙利人，在 Budapest 附近的德意志殖民和在 Theissebene 落居的流民(Zigeuner)他們的成績確很奇異的，因為這三種人民居住在相同的氣候和地方內，而血液集粘指數却大大的不同。還有更奇的就是那些民族的指數恰和數百年以前相離的和相隔在數千里以外的本族相等（看第三表所載匈德人和德國人，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Zigeuner 流民和印度人）。這些事實表示指數的差異和氣候，飲食等沒有關係；他是由於根源久遠的一種遺傳呢。這個可以證明遺傳式交雜的差異；可是不能證明這三種人的種族的純粹呵。在一個民族裏，如果沒有他族的侵入，又那遺傳式常循同樣的遺傳下去，那麼他的比例數當然也長久不變的。但還有一層要實現這樣却須那些遺傳式不會影響及壽命的長短和生殖的多寡。

第三表所列的，係域惟兩氏的成績和比較。我不過把董奚兩氏在德國 Heidelberg 試驗的得數改正了。

如果在一個民族裏，時時有異族的人民侵入和他交雜，那麼這民族指數當然要發生變化了。因此惹起我研究我國民族——只指我們漢人——的血液集粘，和考察我國民族的變遷縣

史。照歷史上的考據，我們漢人是由西方遷來的；遷移的經過，最初是沿黃河流域自西而東，以後漸漸向南，分佈於長江和珠江流域。以前所稱的「中土土人」如苗族，西番，玀玀等，却被外來的漢族所侵襲，退避在川滇黔貴的邊徼地方去了。這些民族，我們自古都看作「化外之人，」是野蠻的民族，而且人數不多，沒和他通婚，所以我國的南方，以我個人的意見，可說沒異族的交雜呢。但在我國的北方，却不然了。古時的肅愼東胡，烏桓鮮卑，靺鞨契丹女眞和遼金清三朝，都是滿洲的東胡種。獯鬻玁狁，匈奴柔然，突厥回紇和沙陀，都是蒙古的突厥種。聲震歐亞的元朝是蒙古種。他們歷代以來都和我漢族許多交涉，許多混雜，而且幾次還佔據「中原」呢。那史冊上所稱「某某和親，」是國家和他們正式的通婚，何況普通的「百姓」。我以爲現在我國北方的人，不是純粹的漢人，是很交雜的了。照以上董奚兩氏的研究，血液裏的特質A和B係循孟德定循各自遺傳的；那麼在我們的漢族裏，那和異族交雜最多的，他的民族指數當然要和那純粹的不相同的了，（如果那異族的民族指數是不相同的！）

第三表

		%				所有% A	所有 B	A/B
		A(II)	B(III)	AB(I)	O(IV)			
476	在匈的德殖民	43,5	12,6	3,1	40,8	46,6	15,7	2,9
348	在H.德人	47,3	11,3	5,7	36,0	53,0	16,0	3,3
1500	在D.匈人	38,0	18,8	12,2	31,0	50,0	31,0	1,6
500	土耳其人	38,0	18,6	6,6	36,8	44,6	25,2	1,8
385	在匈流民	21,1	38,9	5,8	34,2	26,9	44,7	0,6
1000	印度人	19,0	41,2	8,5	31,3	27,5	49,7	0,5

至於研究的方法是簡單的。我們要試驗某某的血液，屬於某一類，照通行的法則，不過要用一個標準血清（Testserum）A（即第II類的血清）和一個標準血清B（即第III類的）。先在載物玻璃片上面各滴一點標準血清A和B；後用小尖刀，在受驗人的指頭上，取出血液少許（我試驗的時候，因爲每日每次受驗的人們太多，取出的血液，我不能立即試驗，所以先把這滴血液吸藏在細毛玻璃管裏，）用白金針加入那兩滴標準血清裏。而後輕輕的再用那金針攪這血液，又把玻璃片前後左右的振盪，使他充分的去混合。加入的血球被集粘與否，頃刻間就可

以辨別。被集粘後的血球，結成許多小團，分佈在澄清的血清裏。如果某血球僅被標準血清A所集粘，那麼他自己就是屬B類(II)的血液，倒過來，就是屬A類的。如果那血球和標準血清A和B都發生反應，那麼就列他入AB類(I)；倒過來，如都沒有反應，就列入O類(IV)。

董溪氏的標準血清，在德國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們大都用他。但那時我還在上海，自然不能得着；我所以自己去選製多蒙本校醫科同學二十人的犧牲，我由他們的肘臂大靜脈裏，用注射器，吸取二至五ccm.的血液，裝入小的試驗管裏，以後用遠心力器，去分離血球和血清，用吸液管，取出多數血清。而今我就有了二十管不同的血清和二十管不同的血球。照上述的試驗法，在載物玻片上面，把各個血清和各個血球互相混合，而後登記着那些反應（二十乘二十共四百個反應）。其中有許多血清能集粘自己以外的大多數血球（第五表直看第4,12,18等血清，即第六表裏屬O類的）；而有少數血清，對於所有的血球，却沒發生反應（第五表直看第1,9,14的血清，即第六表裏屬AB類的），其餘的血清互相集粘其餘的血球，這些是屬A和B類的了（第五表直看第19,20和17,18等血清，即係第六表裏屬A和B類的。）在歐洲，屬A類的人較多，那麼在這許多互相反應的血液裏，同樣較多的是屬A類，那較少的屬B類。但在我國分別就不容易，因爲A和B的相差有限呢。我以是乎在那似A和似B的血清裏，各選一個代表（以後就用這兩個做我的標準血清）去試驗本校裏的德國教授和醫院裏的德國病人。結果，看第四表所示的，我在上海的得數，和董溪氏和史第蕃(Steffan)在德國試驗的相符。這樣我就審定了我以後研究用的標準血清，A和B，而且還是和董溪，域惟，史所用的可說同樣呢。我有了同樣的血清作標準，而後我在中國試驗所得的指數，就可以和他們在第二，第三表上的比較了。

第四表

	%				所有%	所有	
	A(II)	B(III)	A(BI)	O(IV)	A	B	AB
上海的德人	40,0	10,8	4,6	44,6	44,6	15,4	2,8
Kiel 的德人	42,8	14,0	3,4	39,8	46,2	17,4	2,8
Heidelberg 的德人	47,3	11,3	5,7	36,0	53,0	16,0	3,3

選擇「最好」的標準血清，即係對於最多數血球效力最大的，

我以爲非常的緊要。即如董奚氏從前說過的有許多同樣屬B類的人當中那同類的血清却有些差異的。他們因此用三個B類的人的血清作標準。凡血球能和那兩人的血清，而却不能和 Oberin 的發生反應這種A的變常的血液，他們命名爲「小A」類。倘使他們僅用 Oberin 的血清作標準，那麼許多屬A類的人，將誤列入O類去了。同樣的我再引一個例。美國驗血最多，關於這方面很重要的書 (Laboratory Methods of the U. S. A. army) 裏其中有一句說「第III類（卽B類）的血球是用第II和第IV類的血清去集粘但未必常時這樣的。」如果「不是常時這樣」那麼不獨A類的，而今B類的血液也不是個個一樣的了。我以爲現在各國學者所發表的O類的得數，大都不很精確呢。但他們多數都沒發覺因爲他們試驗的時候，只用一個血清A和一個血清B作標準；那些變性的血液，被他們誤併入O類了。董奚氏用三個同類的血清作標準，既經發現一種變性的血液，如果用更多同類的，那麼或者還可以發現較多變常的呢。

我先把二十個人的血液互相反應的成績表列在下面（卽第五表）：

第五表

人數		血清（＋表示集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血球	1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	—	+	+
	11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	—	—	—	—	—	—	—
	13	—	—	—	+	—	—	—	+	—	—	—	+	—	—	—	—	+	+	—	—
	14	—	—	—	+	—	—	—	+	—	—	+	+	+	—	+	—	+	+	+	+
	15	—	—	—	+	—	[illegible]	—	+	—	—	—	+	—	—	—	—	+	+	—	—
	16	—	—	—	—	—	—	—	—	—	—	—	—	—	—	—	—	—	—	—	—
	17	—	—	—	—	—	—	—	—	—	—	—	+	+	—	+	—	—	+	+	+
	18	—	—	—	—	—	—	—	—	—	—	—	—	—	—	—	—	—	—	—	—
	19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第五表的成績容易明瞭些多蒙歐本海博士的費心，把表內的血液，以他們的性質同異爲準則，調換位置，就組成第六表。這個表把同類的血球歸併一起，同類的血清也是。又排列的次序，使這類的血球和那類的血清在交叉的

第六表

血球	血清	A 2	A 7	A 5	A 10	A 20	A 15	A 13	O 6	O 16	O 12	O 18	O 4	O 11	B 17	B 8	B 3	B 10	AB 1	AB 14	AB 9
[illegible]	8	+	+	+	+	+	+	+	+	+	—										
	10	+	+	+	+	+	+	+		+	+										
	3			+	+	+	+			+	+										
	17					+	+	+			+	+									
AB	1	+	+	+	+	+	+	+	+	+	+	+	—								
	14				+	+	+	+			+	+	+	+	+	+					
	9								—	+	+	+	+	+	+	+	+	+			
A	2								—	+	+	+	+	+	+	+	+				
	[illegible]										+	+	+	+	+	+	+				
	7								+	+	+	+		+	+	+		+			
	13										+	+	+		+	+					
	6										+	+	+		+	+					
	[illegible]										+	+	+		+	+	+				
	[illegible]										+	+	+	+	+	+	+	+			
O	6																				
	[illegible]																				
	11																				
	16																				
	4																				
	18																				

區域裏，要發生反應的（即血清A對血球B，血清O，B，AB對AB，A，O。）看第六表所示的，這是出乎意料外了。根據第一表的原則，凡性質相反的血液，交互起來是要有反應的。而今却有許多空着的反應呢，我要申明一聲，這不是我試驗的錯誤，也不是偶然的事呵。同樣的驗試，得着同樣的結果，以後我在菲律濱國家科學院還演過幾次呢。即如上文說過，董奚氏和美國人也擁着過相似的；不過他們每人只發見了一部分，所以毫不注意，以爲無關要的。

在第六表裏，那最明顯的變異，是AB當中第(1)和(9)，又O當中第(6)和(11)的血液。普通血液區別的命名，如上文說過，係用那血球的被集粘性（Agglutinabilität）做標準的，那麼血液第(1)當然屬B類，血液第(9)屬A類(橫看)。但若看他們的血清(直看)，對於所有的血球，都沒有反應，這血液似乎又要列入AB類纔對。如此可見這兩個血液，不是純粹的A或B類；他們是在A(或B)和AB當中的中立類呢。那屬O類的第(6)和(11)的血液也是相似。單說血清的性質，照第一表的原則，O類的血清會集粘血球A和B的，那麼這血液(6)和(11)却要屬B(或A)類的了。這些可算是B（或A和O當中的中立類（Zwischengruppe）。我今要表彰那血球A或B類的所屬性，同時又要顧及那些血清和AB或O類的關係，我就稱血液

(9)為「Ab」(大A小b)，血液(1)為「aB」(小a大B)，血液(6)和(11)為「Ob」(後者或許是「Oa」)照我這次研究的結果，人類血液的區別，於原有的四類當中，我發現了四個中立類：A，Ab，AB，aB，B，Ob，O，Oa。右列係我區別血液的新法：

受驗人的血球和標準血清：A	B	受驗人的血清和標準血球：A	B	這血液屬
−	+	−	+	A類
−	+	−	−	Ab類
+	+	−	−	AB類
+	−	−	−	aB類
+	−	+	−	B類
−	−	+	−	Ob類
−	−	+	+	O類
−	−	−	+	Oa類

這新法去區別血液，單用以前的兩個標準血清，A和B，是不充分的了。除此以外，現在要多用兩個標準血球，A和B。我們用標準血清去試受驗人的血球，而用標準血球却去試受驗人的血清。

用這個新法，我試驗過二十一個德國人。其中四個屬A，五個屬Ab，兩個屬AB，一個屬aB，兩個屬B，七個屬O。因為這受驗的人太少，不能用百分數(%)去計算。在這裏沒有遇見屬Ob和Oa的血液。但那董熙氏的「小A」類，即係我的Oa類；美國人的第III類的變常式，即係我的Ob。在我的第六表裏，不過有一個血液(即第(12))完全能符合第一表的原則的。他的屬O類的血清，確是會集粘所有屬AB，A和B的血球。其餘的血液，個個都有些差異的。我很希望同志們也去探索這樣變常的血液；我的八類的區別或許還不夠呢。

我在上海試驗的我國人數約一千餘。但我沒有完全應用我自己的新法，因為我的目的要考察我國人的民族指數，要和各國學者在各國所得的比較比較。以下的試驗，還是用普通的方法和普通的區別。

受驗的人們(千餘)很複雜的。他們係上海男女各學校的學生，男女各居其半，年齡大小不相等。他們的家鄉分散在中國二十省。我若用長江爲界，劃分我國爲南北兩大部分，那麼恰好十省在北，十省在南。受驗的人數以山東安徽，江蘇(以上江北的)和四川，浙江，廣東(以上江南的)爲最多。看第七表所列的，血液類別多寡的分佈，以全國普遍而論，北方人和南方人是沒大區異的：屬A的人，北方有30,2%；南方有29,7%；屬B的人，北方有26,0%，南方有25,4%。在北方人中，屬AB的爲5,9%，在南方人中爲6,1%；北方屬O的人爲37,9%，南方爲38,8%。這兩方的血液集粘指數是相同的：1爲,13。

但再看第八表所列那受驗人數較多的六省，其中三省在北，三省在南。這裏民族的混雜，差別比較大些，那麼他們的指數的差別當然也比較明顯了：血液集粘指數，在南方是廣東爲最高(1,26)在北方是山東爲最低(0,89)。其餘各省的分配，正好以南北地理的位置爲標準。(即係越北的指數越低，越南的越高。)

在第二表裏，兩奚氏所得的猶太人的指數(1,30)和在中國相離滿蒙最遠，民族交雜最少的廣東人的指數(1,26)很相似。若更

第七表

	% A (II)	% B (III)	% AB (I)	% O (IV)	所有% A	所有% B	A/B
中國北方人	30,2	26,0	5,9	37,9	36,1	31,9	11,3
中國南方人	29,7	25,4	6,1	38,8	35,8	31,5	11,3
1000 中國人	30,0	25,7	6,0	38,3	36,0	31,7	11,3

第八表

		% A (II)	% B (III)	% AB (I)	% O (IV)	所有% A	所有% B	A/B		
	高麗人	18,2	36,4	18,1	27,3	36,3	54,5	0,67		
	安南人 (看第二表)	22,4	28,4	7,2	42,0	29,6	35,6	0,80		
北方	山東人	31,6	36,8	10,5	21,1	41,5	47,3	0,89	1,03	1,13
北方	安徽人	21,7	21,7	8,7	47,9	30,4	30,4	1,00		
北方	江蘇人	29,7	26,4	4,9	39,0	34,6	31,3	1,11		
	中國人 (看第七表)	30,0	25,7	6,0	38,3	36,0	31,7	1,13		
南方	四川人	28,9	23,7	2,6	44,8	31,5	26,3	1,19	1,22	
南方	浙江人	29,8	22,5	10,7	37,0	40,5	33,2	1,22		
南方	廣東人	31,4	23,8	4,8	40,0	36,2	28,6	1,26		

引着中國人種來源的考據家奧勃耳（Oppert）和拉克伯里（Lacouperie）的學說稱中國人是由西方巴比倫遷來的那巴比倫人和猶太人同屬色密特種，那麽似乎可以說中國人和猶太人是血族同源的了。這是斷乎不能的，因爲在人類學上這兩族人是完全不相同的，卽如第二表裏的俄國人和猶太人顯然也是不同種的但他的指數恰好也是一樣（1,30）。我們看看這個例，可見僅由指數的相似，而歸納到種族的相同，是很大的錯誤呵！血液集粘的遺傳素和種族的遺傳素是各自遺傳，毫不相關的；有時在種族各別的民族裏，發生相同的集粘指數，這不過偶然的呢。

在我國北方居住的是滿蒙人，他們和北方的中國人，如上文說過的，交雜既經許多年數了，因爲他們的血液集粘指數比較低些，所以在第八表，我國各省當中指數的分配，越北的也就越低，由北而南，却從漸的增高；這是當然的。

滿蒙人和第二表裏的安南人係同種的，因爲後者的血液集粘指數較低，所以我意料前者的也是一樣。我在上海沒機會去試驗純粹的滿蒙人的血液，我就試驗高麗人去證實我的意料，因爲他也係屬東胡種的。看第八表所列的，他的指數（0,67）和安南人的（0,80）很相近呢（這篇原文發表後我發見 Fukamachi 在奉天試驗滿洲人的得數，他的指數是0,75，恰在安南人0,80和高麗人0,67的當中，這是實證我的意料完全對了。）

總結

（一）我研究蘭斯泰匿的血液類別（四類），用多數血清作標準，在各個類別當中發現和他的原則相差的血液（卽四個中立類）。

（二）這些變常血液，我認爲係A，B，AB和O類當中的中立類。

（三）較精確的去制定人類血液的類別，照我的新法，應用標準血清A和B以外，還要用標準血球A和B。

（四）在一個民族裏，血液類別A和B的百分數的比例，普通稱他爲「生物化學的種族指數」，這是不適當的，因爲這和人類學上所謂的種族的沒有連絡。照最近的研究，這指數却和種族上極混雜的民族很有關係。我因此介紹「血液集粘指數」或者「生物化學的民族指數」的名稱。

（五）我研究二十省的中國人千餘的血液，確定我國人的血

液集粘指數平均是1,13,而「最純粹」的中國人是1,26,在南方。

(六)這指數在北方比較低些，在南方比較高些；其間各省的分配，是以南北地理上的位置為標準，這恰和歷史上和滿蒙人混雜的情形成比例。

民國十五年六月十三日作於上海同濟大學病理研究院

參攷用書

1. Landsteiner, Zentralbl. f. Bakt. 1900, 27.
2. Ehrlich und Morgenroth, Berl. kl. Wochenschrift 1900.
3. Landsteiner, Wien. kl. Wochenschrift 1901, 14.
4. —, Oppenheimers Handbuch d. Biochemie 1909, II.
5. Moss, Bull. of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1910, 21.
6. Langer, Zeitschr. f. Heilkunde 1903, II. 5.
7. v. Dunger nund Hirschfeld, Zeitschr. f. Immunitätsforschung und experim. Therapie 1911, 8.
8. — — —, Zeitschr. f. Immunitatsforschung und experim. Therapie 1904, Bd. 4.
9. — — —, Zeitschr. f. Immunitatsforschung und experim. Therapie 1910. Bd. 6.
10. Shattock, Journ. of Pathol. u. Bakt. Vol. VI, 1900.
11. Grünbaum, Brit. mediz. Journ. 1900.
12. Lo Monache und Panichi, Ref. Zentralbl. f. allg. Pathol 1901, 12.
13. Grixoni Ref. Zentralbl. f. innere Mediz 1901, 38.
14. Eisenberg, Wien. klin. Wochenschrift 1901, 42.
15. Donath, Wien. kl. Wochenschrift 1900, 42.
16. Ascoli, Münch. med. Wochenschrift 1901.
17. Landsteiner, Wien. kl. Wochenschrift 1901, 46.
18. —, Zentralbl. f. Bakt. 1905, 38.
19. Decastello und Sturbi, Münch. med. Wochenschrift 1902. 26.
20. v. Dungern und Hirschfeld, Münch. med. Wochenschrift 1910, Nr. 6. und Nr. 14.
21. L. u. H. Hirschfeld, L'Anthropologie 29, 505.
22. Weszeczky, Biochem. Zeitschr. 1920, Bd. 107.
23. Verzàr und Weszeczky, Biochem. Zeitschr. 1921, 126.
24. Ve zàr, Kl. Wochenschrift 1922, 19.
25. Oppert und Lacouperie, 見陳鐘凡，國學叢刊，第一卷第二期 (1923).
26. Laboratory Methodes of the U. S. A. army New York 1919.
27. Steffan, Archiv f. Rassen-u. Gesellschaftsbiologie 15. Bd. (1923), S. 137.
28. J. Arthur Buchanan, Americ. Journ. of medic. sciences 165. Bd. (1923) p. 675.
29. Fukamachi, Journ. of Immunal., 8, S. 291.
30. Liang, Backiang, Archiv für Hygiene, Bd. 94, 1. u. 2. H. 1924.
31. 上篇中譯見 Liang, Backiang 梁伯強, Tüng-chimedizin. Monatschrift, No 10, 1926.



市民的自衛

李劼人

張家公館在這一條街中算是極有身分的地方，雖然張老爺在民國五年做了涪陵縣知事，又做了一任開縣征收局長之後，才回省買的這個公館，論起資格還遠不如羅家大公館之老。但是羅家大公館是著名的窮家，在街坊上並沒有特殊的勢力，每逢本街上有甚麼應興應辦的事，在財神廟中開起闔街會議來，羅家公館誠然也有人來參與，却多半說不起話，而在會議場中能夠指揮輿論的，差不多只有張家公館的人。

這一天，張老爺吃過早飯，正躺在鴉片煙盤子旁，展着一張報紙，隨隨便便的瀏覽那長江南北混戰的紀事時，猛聽見街面上噹噹幾下鑼聲，接着那打更匠遂高聲叫喊起來，叫喊的甚麼，却因市聲嘈雜，聽不清楚。

這本是成都近來最常有的事：甚麼旅長要進城了，警察廳便發下一道命令，各街街正奉着，遂叫那保存國粹的打更匠，沿街敲着更鑼大叫：『警廳有命令！今天某旅長進城！各位街坊把國旗挂出來歡迎！』或是某師長要出城了，也照樣的要叫街坊把國旗撐出來晾一天。最近幾個月，那國旗的光榮也就發揮盡致了，假設叫一個不知中國內地情形的歐洲人來看，他定不了解我們這種文明之邦的禮儀，還疑惑我們的佳節國慶實在多，隔不

上三四天又要這麼同心齊德的舉行一次。

但是這一天，打更匠傳鑼之後，不多久便走到張家公館的二門上大喊：『張大老爺！街坊公請到財神廟會議！』

因爲看門的偏是頭兒給二少奶奶買東西去了，沒有人傳話，所以那打更匠才跑到二門上自己遞傳，這樣街面也才能偶然直接的遞到張老爺的耳裏。張老爺遂把眉頭一皺，將報紙放下，好一會才高喊了一聲：『老三！』

老三者，張老爺之堂姪張小舟是也。現在充當着張老爺家裏的帳房，又因張老爺自己嬾得應酬，他的長子又在某師部充當秘書，不肯在省，次子年輕還在學校裏讀書，每逢有甚麼對外的事，總是叫老三去做代表。老三自從二十幾歲就跟着他么叔在外面當書記，當科員；他么叔做縣知事時，他就當庶務，在征收局中，他就當出納科長，回省時，他也不另自謀事，只在他么叔家每月拿二三十塊錢勞薪。如今他已三十多歲，凡他么叔的脾氣，他差不多可以背誦出來，所以每逢出去當代表回來，總令他么叔滿意得了不得。

張小舟抱着水煙袋怱怱跨進房來道：『今天街坊不知又因甚麼要會議了。這一晌的事也眞多！……么叔有甚麼話說嗎？』

『就是爲會議的事。你去看看，如果會議的還是因爲挖街溝的話，你告訴他們，多一文我也不出，許他們挖到我的地界上爲止。我這房子的地基比別家要高三尺多，我還怕水淹嗎！他們害怕，叫他們多出點。又要講衞生，又捨不得出錢，還要議論我不顧公益！我就不顧公益，看他們把我怎樣！』

張小舟把煙蒂吹了，一面用銅夾子去挾圓盒子裏的煙絲，一面搖頭說：『怕不是罷！挖溝的事早已弄停當了，羅家多認一丈的錢，唐木匠多認五尺，就把我們這里不足的補夠了。今天的會議怕是因爲別的事……』

『別的甚麼事？若不因爲派錢，他們何必來請我們！如今這些也太不成話，做官不得清靜是應該的，居家吃家也偏有這些奇奇怪怪的事來打擾你，動輒就會議，你不去還不行，三催五請的，把腦殼都鬧痛了』。

彼此又說了幾句別的話。張小舟又吃了幾筒煙，將煙袋放在條桌上，從他么叔身旁把報紙拿過去道：『今天載了些甚麼事？』

他么叔燒着鴉片煙道：『還不是那些，你搶我奪的文章！但是

城裏近來越不像了，你看前天夜裏北門上又搶了兩家，那條街行人的衣服又被幾個濫兵剝了去。妙在這麼多的大人物都在省城，偏把這些濫兵沒奈何。

『那里是沒奈何，不過他們都不想管，不敢管罷了！本來半年八個月的不發餉，每天只有幾碗飯吃，他們怎麼不出來亂想錢呢？』

『總之，現在越弄越不成世道！爲甚麼要招這許多兵，口口聲聲說沒有錢，但他們一買起田來，動輒就是一千畝兩千畝！想我們在外面奔波了這麼多年，印把子也摸過，甚麼事也做過，鬧到如今，不過才積了這一點小家當，得一碗不焦心的茶飯吃，比起他們，眞使人慚愧萬分！』

他們的談論要不是被那打更匠來打斷時，一定還有點把鐘的繼續性。因爲看門的顧老漢進來說打更匠又來請了，說衆人都在財神廟專候這里的人去，便好開議。於是張小舟方慢慢出來，回到他的帳房裏，又喝了兩口茶，才出門往財神廟去。

張老爺依然燒他的鴉片煙，一直把老癮過足，方抱着水煙袋踱到後面廚房去做他每日必做的功課：察點炭燒了好多，柴燒了好多，油鹽用去了好多，早飯吃的小菜還有沒有剩的，毫不憚煩，就是頂細小的地方，也必親眼看到；只要有半點不對，必要打起以前坐二堂審賊的調子，一板三眼的吵半天。他那二媳婦的父親也曾勸過他說：『親家，你何必把有用的精神費在這些小事上哩！交把他孩子們管去，你也落得享享淸福啦！』

他却一本孔孟之道的拒絕道：『不然，親家，你我都是學優而仕的人。若果世道淸平，你我一定出去做兼善的事業，雖不能說治國平天下，然而撫一縣的黎庶，總還不負所學。如今旣處在如此的世道，正是人慾橫流之際，你我旣不能出挽狂瀾，作一個中流砥柱，而修身齊家這點工夫，又安可荒廢！並且朱柏廬先生的治家格言，又是我們幼而習之的。你親家哩，有你這位賢內助在，自然落得享福，然而我却是老鰥，孩子們都年輕，底下人沒有一個靠得住的，若再不親自留心，我這點薄產，恐眞撐不到閉眼睛的時候。那時，後人哩，叫他們以甚麼來做春秋祭祀之資？……』

及至他把齊家的工夫做畢，便又回到房裏來做修身的功夫：再吃兩筒鴉片煙，叫小丫頭將煙行頭收拾過去，他自己遂盤腿坐在牀上，凝神閉目，做起在龍教門中所受的坐工來。據他自己

告訴人，這也是聖賢仙佛明心見性之理，絕不可以邪說視之的；他現在已做到第二步，頗能見效，大約以後縱不能白日飛昇，而長生却病，總可以操券而得。

修身既畢，他方咳嗽一聲，伸腿下牀，問：『三少爺回來了不曾？』早回來了，便進來向他么叔說：『原來今天會議的，就是因爲近來城裏濫兵滋擾，官廳方面既然不管，大家便提議仍然將街團辦起來自衛……』

『是嗎？我就曉得是叫人出錢的事！辦團！團有甚麼力量！不過每條街多鑽幾個借名斂錢的壞人出來罷咧！』

張小舟便也順着他的口氣道：『我也是這樣說，他們剛一開口，我便說，辦團是可以的，不過現在大家都是民窮財困的時候，若其要派多少多少的團費，這件事我首先就不贊成。我們的公館，牆高門厚，底下人也有四五個，任憑他甚麼濫兵走來，我們也不怕。何況這里許多師部旅部，我們都有熟人，濫兵們未必就沒有耳朵。所以，說到辦團，橫豎都與我們無干，不過爲大衆的公益起見，只要派費不多，我們倒也可以盡力相助的……』

『你的話還得體，本來守望相助，也是聖賢之道，若一味的不睬人家，倒不是好事；少出幾個錢，本可以的。但到底該出多少？』

『會議下來，都說出錢僱用團丁，是頂不可靠的，現在濫兵滋事都在夜裏，倒是每晚挨家派一人出來守夜，並各把門燈點上，使街面通夜都看得見，濫兵一定不敢來的。其後，譚衛正又提議，彷照去年的辦法，各家多備貓兒棍一根，木梆一個，若是有警，一家打梆，全街齊應，除了守夜的專丁而外，每家再出一人，就把所備貓兒棍做武器，即使濫兵有傢伙，我們人多勢衆也不怕他。我想這事倒是惠而不費的，便也答應了。從今夜起，大家就照辦。』

張老爺道：『這個你却沒有看清楚，依我想，倒是斟酌出幾文錢的好，因爲出了錢，我們便可閉門不管了。如今還得夜夜點燈，夜夜派人，我們的大門又雄壯觸目，夜裏不點燈，倒還不甚看得清楚，如今既照得通明，而派人出去守夜，大門又不能關鎖，豈非更多事了！』

學優而仕的張老爺的思慮到底要比那當書記出身的張小舟綿密得多，張小舟起初只以爲這種惠而不費的事，一定是他么叔所嘉納的，何曾料到此中乃有這麼多的曲折，不禁就爲難起來，遲遲疑疑的道：『這怎樣好呢？早不答應倒好，偏偏那時又

沒有想到這一層上……』

張老爺道：『既已經衆議定，我們也不好立異，只有照辦就是，不過大家留心些。你這幾天就不必回去，橫豎有姪媳在家，你那兩個孩子雖小，也還聽招呼。我這里的人太靠不住，我又上了點歲數，照應不到，且等過兩天風潮稍平定一點，你再照常回去。』

張小舟豈不知道他自己的那個小家更須有個男子照料，況他婦人近來的感冒病還不曾十分好。所僱用的那個老媽，又太老了，尤其是他所住的那條街又僻靜，又雜煙館有三四家，平日就是一般丘八們廝聚的地方，在目前這個風頭上，自然更如爛瘡見酒一樣。可是他么叔是他的東家，是他的飯碗，他歷來又是言出法隨的，縱然二十分不願，也只好放在心裏，所以從這晚起他便留住在帳房裏，僅僅寫了個字叫人送回去，說事忙，大概有幾夜不能回來，叫他婦人去把丈母接到家裏作伴，夜裏早關門戶，叮嚀復叮嚀了一番而已。

到期星六的下午，張老爺的次子，從學校中回來——二少爺的年紀已經二十有三了，並已娶妻五年，給他父親添了兩個小孩了，此時才在中學校第一年級讀書。何以如此？這因爲張老爺向來就看不起學校的教法，說太不注重國學；他的兒子須要多讀幾年的聖經賢傳，以免將來變爲禮教罪人。所以二少爺從八歲發蒙之後便請起明師在自己家裏教，一直讀到十八歲，十三經畢卷了，御批通鑑點了兩遍，時務策論也讀得不少，提起筆來做富國強兵論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經義，或漢高光優劣論，都斐然可觀。他父親便甚爲滿意，但是兒子是讀通了，却做甚麼呢？從政嗎？似乎還早，並且這孩子又稍稍中了一點書毒，不像是仕途中的人。他父親因才決意要等他學學新學，他大哥早就頗以爲然，曾力向他父親說，現在世運如此，新學是不可非薄的，學校是不可不進的，不然將來做起事情，處處吃虧。所以到十八歲，給他完婚之後，才叫他先去補習一點英文、數學。不料這兩樁新東西竟自與他腦殼裏的經啦史啦策啦論啦，大大的衝突起來；一連幾次都被經史等打敗，趕出腦界之外，不准去佔一席之地。直到第二次細胞分裂之時，努了許大的力，那經史等舊勢力才稍稍讓了一點步，許外人進去關港通商，而這位二十三歲業已娶妻生子的二少爺才於第六次投考上僥倖考入一個中學校的新班，驚惶不可名狀的同着小他十歲的一般同學們，去領受

公民常識的新滋味。他因爲要求學業的猛進，便堅持着去住校寄食，每星期六的下午才回家宿一夜——然後張小册才得了許可回他的小家去。

就在這一夜，——後來張老爺曾慨然說是好像鬼神所定的一樣，張家公館派出去當值守夜的正是看門的顧老漢。顧老漢今年行年七十有五，比張老爺大十八歲的光景，雖然是扒土出身的，但七十五年的辛苦日月早把他的精力吸盡，到這時只給他剩了一張粗皮，幾根硬骨頭。這在前三年，張老爺出城掃墓時，看見他在路邊撿狗屎。偶爾問起來，曉得他是一個孤人，不覺起了一點惻隱之心，遂把他叫來看門，每天有兩頓停停勻勻的白米飯吃，每月還有一吊錢的工錢，三節還可得些賞賜，所以顧老漢常自己贊歎他老來的運氣還好，而張老爺做了這件大功德後，居然就添了兩個孫兒，也常自歎『報施不爽』！

入夜不久，街上還有行人，二更以後，便只有一派門燈，同三十來個守夜的專丁。他們都靜悄悄的坐在財神廟的大門外，那里有七八個大燈籠，寫着某街團防，桌上一座亮紗桌燈，寫着嚴拿奸宄。他們中間年紀在五十以上的有七八個，都是各家公館裏派出的，年紀在十六以下有十幾個，都是各家鋪子裏的學徒。這兩種人在白晝都是極辛苦的，而且早晨照例天明就要起來工作，所以到這時，無論如何是要磕睡的。縱然爲主人與師父所派，不能不離開溫和的被窩出來「自衛」，但是坐而假寐，是情理之所許。不過他們也並未完全把職務忘記，有時也睜着朦朧的眼睛左右看一看，把手縮到胸前的衣服裏，聳聳肩頭，把貓兒棍倚在桌子後的壁上。然而中間也有六七個中年人，大抵是一般做手藝的，既無徒弟可派，又沒錢來僱人，只好自己熬着出來奉陪那老小兩種人假寐。

快要三更的時候，顧老漢被夜風所襲，頭一個便嗆咳起來。咳嗽原也可以傳染，尤其是在老年人叢中；所以應聲而起的，遂有好幾個人。孩子們睡眠要沈着些，被咳聲擾醒的只有那幾個中年人；他們遂伸了個懶腰，各把葉子煙摸出，湊在竹子的短煙竿上，就團燈的火接燃，聊以消遣一時的岑寂。

中間一個人忽然的憤慨起來，吐了一把口痰道：『他媽的；守夜！只是振我們的寃枉罷了！（振寃枉猶言設法陷害）白日要掙錢吃飯，天黑了還要弄來熬夜，再熬十天半月，就是鐵打的好漢，

也熬不住了。』

於是大家的言語便應運而生。大家都歸罪於譚衞正，說是他與的這件事，『明天去問他個豈有此理！把我們弄來熬寒受冷的守夜，他龜子倒安安逸逸的摟着小老婆在屋裏睡覺！他說的自衞，怎麽他自己不出來呢！大家都是街坊，難道我們是他的衞隊麽！……』

要不是隔街的木梆聲很駭人的敲起，他們這一番憤懣恐防等不到明天就要爆發出來，釀成無產階級的革命。

嗶嗶剝剝的木梆聲中又夾着一派大喊『捉住呀！捉住呀！』的人聲。財神廟前的磕睡與不平剛剛告退之時，本街上的木梆也應聲而起。然而自衞的公約却不見實行，滿街之上惟聞梆鳴人喊，甚麽貓兒棍啦，每家再出一個人啦，却或者因爲準備不及，連影子也沒有看見。財神廟前的老幼兩派人早駭得四散；顧老漢戰抖抖拖着木棒奔到公館門前時，大門業已關上，推也推不開，叫哩，裏面的梆聲打得比別家的還響，而且八九個人的聲音，喊得似乎連喉嚨都快要喊破了。顧老漢只好拿起木棒在大門上一陣打，這更不行，裏面的梆聲人聲鬧得越是利害。

末後，顧老漢似乎覺得要進公館躲避是不可能的，而性命又得顧全，他遂回頭又向財神廟裏去躲。但是他走到街心，兩頭一望，依然除了各家的門燈通明外，並不見有甚麽危險，而且也沒有一個人，都躲了。他慢慢才放大了膽，拖着棒走到街口，只見隔街的街坊都出來了。吵吵嚷嚷有說是濫兵搶人的，有說是捉賊的，到底不曉得爲的甚麽也不曉得，第一下敲梆的是那家。顧老漢再回身走到本街，梆聲已止，拿着貓兒棍出來的人也有了，並且也多了。衆人見他從街口上走來，遂都好奇的過來把他圍着，七嘴八舌的問他到底看見甚麽。顧老漢本不要撒謊的，却覺得平平淡淡的說出實在不足以滿足衆人的心意，於是他就閃爍其詞的說道：『怕不是搶人的嗎？』

一個小孩子插嘴道：『便是搶人的，我從門縫中親眼看見三四個濫兵拖着槍從我們這條街跑過。』

『不錯，似乎還開了槍來……』

四更以後，全街的言語便集合成功都肯定的說：『濫兵在別街搶人，剛才進門就被主人驚覺，爬上屋去，打起梆來。濫兵害怕了，遂四散而逃，其間有三個曾從本街上跑過，被本街守夜的打

了一棒，這一棒是張家公館的顧大爺打的。並且顧大爺還追了一條街，因爲追不上，才回來了……』

輿論一成功，大家遂都向着顧老漢恭頌起來，顧老漢即使良心大現，想發一番辨正，說這是由衆人心造的，然而亦勢不可能。顧老漢行年七十有五，從未在衆人之前受過這種光榮，現在遂也不辭不辨，一直到平明時，張家公館開了大門，他邁步誇進之際，彷彿覺得便是自己曾打了濫兵一棒，而今是凱旋而歸的了。

張老爺與二少爺皆一夜未眠，駭得了不得，及至聽見顧老漢把他虛構成的功勳述了一遍之後，張老爺更添了一層證實說：『豈不是眞的麼！昨夜正打梆時，那般濫兵不是也來打過我們的大門！要不是我早吩咐，將大門頂上，大家在門裏吶喊了一陣，怕不大吃其虧！』

張二少爺近來肯看報紙，知道昨夜這件大事，報上一定要登載的，恐防傳聞失實，自己既是事中人，不妨親自編一篇紀實寄去。於是費了三點鐘的工夫，寫了一篇市民自衛之成績；不消說，在這篇紀實中還是用着流行的新聞筆調，街名是隱去了；用的是某街；顧老漢的姓名更不好照實寫出，怕的是濫兵們曉得了要來尋仇報復，自然更只是一個『某公館之司閽』一句代了過去。不過二少爺做議論文做慣了，臨筆總不免有點渲染過度的地方；比如濫兵三個人，他一定要寫十餘人，本沒有開槍，他一定要寫鳴槍十餘響，這也是文章的氣勢使然，要寫顧老漢的勇概，在前就不能不把濫兵的聲勢格外寫大些；所以一寫到顧老漢舞棒而前時，那顧老漢的嗚咽叱吒，眞有廉將軍的聲色：『連下數棍，皆中要害，濫兵等雖有犀利之武器，亦不得其用，加以闔街之木梆聲及人衆之呼號，勢若山崩，故濫兵等亦祇有負創而逃耳！』

這篇紀實，再次日便在本城幾家報紙上披露出來。不到六天，外處的報紙上也轉載了去，還撰了一條時評，說這種自衛法實在是頂好的，若各城市都能採行，『眞足以寒匪膽而振民氣』，甚至還說『民權之立，其以此爲始基乎！』

差不多這竟成爲風行一時的輿論，而造成這輿論之因子的顧老漢也得了他相當的報酬：便是張老爺叫帳房張小舟特提了兩吊錢賞他，並免了他值夜的差事。

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於成都。



波納爾之罪

佛朗士著

李青崖譯

譯者的引言

佛朗士先生在一八八一年以前，曾發表過詩人薇倪的研究(Alfred de Vigny, Etude)一種，自經的婦人(Jocaste)與瘦貓館的軼事(Le Chat-Margre)(拙譯更名爲藝林外史，見東方第二十二卷第一號至第四號)小說兩種，黃金集(Les Poèmes dorés)等詩歌三種，及其他的註釋編纂介紹等工作十六種。但其時法國文壇，適爲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的全盛時代，左拉，都德，莫泊桑，襲古爾及勒南(Ernest Renan)輩的咳唾，幾爲文壇的威權，佛朗士天性疏懶且拙於肆應，故雖有異軍特起的表現，然而匪僅不能在社會大露頭角，並且除了家庭的小團聚幼年時代的交好以及勒邁書店的同事們以外，幾乎沒有旁的交遊。此書於一八八一年——即佛朗士三十七歲的那一年——出版，其醇厚的新奇意味(L'originalité)不僅得以享受法國文學學會(Académie Française)的獎金，且竟使一般人士耳目一新，而從中取得明晰的印象，於是著者佛朗士遂因而躋於法國文壇第一流人物之列。此書給他的第一道光榮的曙光，就是那位和他素昧平生的法國大政治家大文學家邁碩

伏巨艾(Melchior de Vogüé)寫給他的那封頌揚而兼邀請赴讌的信。他從此便踏入了交際界，自後，巴黎的名人貴族的客廳，莫不開幕爭延而靜聽他的名言雋語。我們可見他的偉大的聲譽，他的世界文學家的聲譽，此書實啓其端；然而此書之所以能成著者各種傑作之一且為十九世紀的傑作，決非偶然的事。

譯者對於此書的內容之雋美，實不能率爾贊一詞，茲將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郎松(G. Lanson)批評此書之言摘譯以餉讀者。郎松謂：『用法國的國立通儒院(Institut de France)的通儒來做小說上主人翁，大約自此書始；以著者的幻想(La fantaisie)將詩境安置在一個埋頭書城潛心考古的學者的心底，也大約自此書始。然而世上再沒有其他能比這幻想再眞一些和再有用一些的事物。這位細閱書目者，搜求孤本者，考證古代文卷者的天眞爛縵的波納爾，就是現代全部為批評上的檢查和科學上的搜索而受犧牲的人生的活象徵 (Le vivant symbole)！至於詩境，則此書所涵亦正豐富，但是欲其發現，非搜求不可；非將我們的不安定的活動力所壓制所排斥的——嘗如歡仄，愛慕，欲望，常受限制的，感觸所生的傷心煩悶，身嘗和目見的宇宙諸象的物質愉快——一切公開不可。所有圍繞一個老翁的這種詩境，竟組成了這本美而雋的書的偉大，並且在細情的機智風格上，增加了一種完美的感覺力。』又陳小航君在他的佛朗士傳中，有云：『佛朗士的著作，大概可以勉强分為三類：幻想的，哲學的，寫實的。不過有幾部書裏，這三種質素是等量並重的，如波納爾之罪是。』從這兩段話看來，那末我們至少可以揣度此書的價值是甚麼了。

說到此書的體裁，我以前多少總有點莫明其所以如此，因為這固然是一部間歇的日記，然而第一部和第二部幾乎沒有關係——至少可以說是他們沒有多的相互間的關係。現在據雅各魯庸(Jacques Roujon)——佛朗士至友亨利魯庸(Henry Roujon)之子孫輩——的記載，才知道發行此書的伽爾曼雷微書店的主人當日在著者手中取出此書的底稿，是費了事的：原來佛朗士天性疏嬾，當初祇用一種短篇的體裁，寫了那一篇占領百來面篇幅的柴，但是發行者卻至少非三百面不可；於是佛朗士就用克耆曼丁來補充篇幅，於是卜芮菲爾穆詩伽伯理和約翰妮亞歷桑德爾這一夥人，便為着我們的快樂應運而生

了。佛朗士在他所著的文學的生涯(La Via Littéraire)第一册的序文中也曾巧妙地敍述當一八八六年海白拉爾聘他在巴黎時報担任文學批評時，他費過多少困難才承諾新聞事業的規律生活；他向海白拉爾說過：『您已經戰勝了我的嬾惰。您已經利用了我的夢想，已經「貨幣化」了我的智能。所以我非承認您是一個不可比擬的經濟家不可。我在使我變成了有出產者之後，向您保證這事是令人驚歎的六年以來，我的好友伽爾曼雷微先生，不曾達到要求我著作一本書的目的。』可見佛朗士的疏嬾，連他自己也肯承認；然而他的偉大的成功，卻在他能受納益友的鼓勵，久而久之，竟一變而為奮鬥者。

我這次翻譯此書，係以巴黎伽爾曼雷微(Calman-Lévy)書店在一九二一年所發行的"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 第二百十二版的法文單行本為根據，其間和近代作者文選(Pages choisies des anteurs contemporaius)本的佛朗士文集間有出入，而與小泉八雲的英文譯本尤大相逕庭，茲仍依單行本。計自本年二月二十四日開譯至五月二十一日譯完，中途偶因人事上的阻礙而停止工作者約二十日光景。至於整理考證，轉費三四個月的光陰，雖然明知譯文未能得原文的神韻於什一，然而卻希望我這竭蹶的工作可以使國內人士引起研究佛朗士作品的興味。所以依然將譯文發表；我因此尤其希望國內人士加以指正！

曾崖識於長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文引用書目附後：

G. Lanso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G. Lanson: Pages Choisies d'Anatole France Introduction.
R. Lalou: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ontemp- oraino
G.-A. Masson: Anatole France, Son Osuvre.
R. Canat: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s au XIXe Siécle.
J. Roujon: La Vie et les Opinions d'Anatole France.
陳小航 佛朗士傳(小說月報十三卷五號)

第一部 柴

第一則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我着好了便鞋，穿好了長袍。我再將我眼角上那點兒被河沿

上的寒風所逼出而掩住我視線的眼淚拭去。明亮的爐火，在我書齋內的壁爐中發光。窗口玻璃上的薄冰，凝結出一些樹枝般的紋彩，將塞因河和河上的橋以及盧伏爾博物館在我眼前遮蔽住。

我將我的圍椅和活動的小圓桌推近爐邊，並且取得哈米爾伽所願意讓給我的地位。腦袋靠在柴架邊而身軀伏在一個鴨絨墊子上的哈米爾伽，正屈成圓形睡着，他的鼻子藏在他的腿子之間。一陣停勻的呼吸，將他那厚而細的毛片，微微托起，我走到他跟前時，他從他那半開而立刻閉下的眼瞼中，用他那和瑪瑙一般的眼球向我瞧了一下，一面默想道：『沒有甚麼事，這是我的朋友。』

——哈米爾伽！我伸足前進時向他說道，哈米爾伽，書城中的好睡的王子，守夜的將軍！你給這些由老博學用盡銖積寸累的金錢和自強不息的毅力之代價所得的抄本和印刷品，担任防禦害蟲囓蝕的責任。你在這一座被你用軍人的道德所看守的藏書室中，哈米爾伽，你儘管用蘇丹之后的嬾惰態度睡覺罷！因爲你在你的身分上，將韃靼戰士的駭人外表和近東婦人的古拙丰儀連合爲一。英勇的哈米爾伽，你儘管睡下而等候老鼠在月光之下古書之前跳舞的時候罷。

這篇演說的開始頗合哈米爾伽的意思，他用他那像水鍋因沸而微鳴一般的喉管微響着，和這演說相和。但是我的聲音漸漸高了，哈米爾伽垂耳蹙額——他那斑紋的頂額——瞧着我彷彿說這樣高聲宣言是不合理的。並且他想像的：

——這個書獃子發一些毫無內容的議論，可是我們的保姆，卻只向我說那充滿了意義充滿了事實的語言，或者報告飲食，或者報告鞭撻。我懂得伊所說的。但是這老頭兒卻將毫無意義的聲音集合在一塊兒。

哈米爾伽這樣想像着。我任他安歇在他的反省之中，將一本我帶着興趣讀着的書揭開，因爲這是一本抄本書籍的目錄。我知道除了書目以外，再沒有更容易更合意更甘美的讀物。我所讀的這一本，是在一八二四年由英國多馬司拉來爵士的經管藏書人員崇伯森先生所編撰的，這眞算是一種過於簡略的書目，而和現代考據家在考證古物的著作物或考證古書的著作物中先作正確的導言者毫不相同。他將羨慕和猜度兩層動作

部付之讀者。也許這就是我讀着的時候，在一種比我的性情還更爲想像的自然界中感受一種值得稱爲夢境的情感。我的保姆用伊那蒼老的聲音報告有一位郭戈剌先生要求向我談話時，我正在我的思潮中浸着。

果然有一個人在伊的背後走進了藏書室。這是一個矮子，一個怪可憐的矮子，身材瘦弱，衣裳單薄。他行了無數的小禮節發了無數的微笑走向前來。雖然他還是青年而活潑的，但是面色異常蒼白，彷彿是一個病人。我瞧着他，便想到一隻受了傷的松鼠。他將脅下夾的那一個綠色的包裹，從容擱在一張椅子之上；隨後他解開了包裹的四隻角，取出許多黃面子的小書。

——先生，於是他說，我從來沒有得過光榮使您認識我。我是一個書業經紀，先生。我給京城的幾家重要書店，兜售貨物，希望您給我一個面子，所以我自願向您貢獻一點新物品。

仁慈的神明！正直的神明！郭戈剌這個侏儒，貢獻我甚麼樣的新物品！他擱在我手中的第一本書，就是一部敘述布爾戈孽小姐和白禹理少校的愛情的內士爾寶塔的佚史。(註一)

——這是一本佚史的書，他微笑着說，這是一本眞的佚史。

——在這樣的情形，我說，這眞是令人煩惱，因爲一切不打誑語的史書，都是極討厭的。我本人正從中寫了許多眞實的話，並且倘若您不幸而拿這書去沿門求售，您一定只落得將這書在您的絲絨袱子中保存一輩子，永遠找不着一個毫不深思遠慮的女廚子向您買這個。

——是的，這是一定的，這侏儒露出純粹的殷勤樣子向我說。

隨後，他又帶着微笑拿了一本海羅綺思和亞培拉爾的情史送給我看，但是我向他說明在我這樣的年紀，我拿着情史做甚麼用處。(註二)

他依然微笑，向我拿出一本交際場中博弈的規則，這是一本專門談論各種紙牌和各種棋子的書。

——可憐！我說，倘您向我提起紙牌的規則，請您將我那個老友畢囊先生歸還給我罷，我在他未曾被五個國家學會(註三)榮耀地送到墓地之前，每晚總和他鬥紙牌消遣，或者請您將人間的遊戲，傳授給您現在瞧見睡在墊子上的哈米爾伽罷，因爲他是現在陪伴我夜間消遣的惟一的伴侶。

這侏儒的微笑，成了不大自在的了。

——這裏有一本，他向我說，一本交際場的行樂新書，戲謔和音義雙關的隱語，還帶着使紅色的薔薇變成白色的法子。

我向他說自從多年我早和薔薇斷絕關係了，至於戲謔，我用着科學書中的東西也就彀了。

這個侏儒在他的最後微笑中將他的最後的一本書送給我。他向我說：

——這是一本夢鑰，就是詳夢的書，其中有許多詳夢的方法，譬如黃金夢，賊夢，死夢，從塔上跌下的夢……這是很完備的！

於是我拿着火鉗活潑地幌着，一面向我的這個商業的拜訪者說：

——是的，朋友，但是這些夢和其他成千累百的夢，無論或喜或悲可以概括而爲一個生活的夢；您這一本黃面子的小書，他能拿這生活的夢的鑰匙給我嗎？

——是的，先生，侏儒向我說，這書很完全，並且價值不大：一佛郎二十五生丁，先生。

我不會將我對於這位負販者的談話引的再遠一些兒。我的論調，本來應當如同我現在演述一般再發揮一點，但我卻不敢

承認這樣的說法。也許我將我的論調擱在著作中時，充分地鋪張了一下。觀察文字的眞象，卽令在一本日記之中，也是很難的。但是，這倘若不是我的演說，那末就是我的思想。

我呼喚着我的保姆，因爲在我的屋子中沒有叫人鈴。

——兌來司，我說，我請您引出去的這位郭戈刺先生，有一本於你有益的書：就是夢鑰。我很願意拿這書送給您。

我的保姆向我答道：

——先生，一個人在醒了時不妄想，到睡熟了時便沒有夢，上帝，多謝！我的光陰正彀做我的事，我的事也正彀消我的光陰，並且我每晚總能彀說：『上帝，請您在我那個將要享受的休息時間降福罷！』我無論站着或躺着都沒有夢，我也不會像我的表妹一般拿着鴨絨的被窩當作魔鬼。並且倘若您允許我發表意見，我便要說我們這兒的書很彀了。先生，您的成千累百的本子使您神魂顚倒，而我也有兩本使我彀用的書：就是聖經和家用的烹飪法。

我的保姆一面這樣談論，一面幫着矮子將那綠的包裹扣緊停當。

郭戈剌那侏儒不發微笑了。他那垂頭喪氣的情形，表現一種那樣的痛苦樣子，使我竟因嘲笑這樣一個不幸的人而萬分抱歉。於是我重新將他叫了轉來，向他說是我曾經瞧見他有一本艾士兒爾和芮睦林的佚史，在他的書包之中；我很歡喜牧羊者，願意用適當的價格購買這兩個情人的小史。（註四）

——我將這本書做一佛郎二十五生丁賣給您，先生，他面帶笑容向我說。這是有歷史價值的書，您一定滿意，現在我知道合您意思的東西了。我看出您是一個讀者。明天我再將教皇們之罪那本書帶給您，那眞是一本好著作，我可以將這版本精美而帶着五彩插畫的書帶給您。（註五）

我叫他甚麼也不用再幹，使他歡歡喜喜地出去。到了這個綠色的包裹跟着這個負販者從容的在暗廊中消滅時，便向我的保姆詢問這可憐的矮子是從那兒掉下來的。

——掉下來，這字眼正用得着，保姆向我說；他從屋頂上掉到我們這兒，他在那兒和他的妻子同住。

——您說他有一個妻子嗎？兌來司，這件事是了不得的！婦女們都是很奇異的被創造者。這一個應當是一個可憐的小婦人。

——伊的情形，我知道的很少，兌來司說，但是每天早上瞧見伊披着油膩遍體的絲製裙袍在扶梯上時上時下，伊有一雙活溜溜的眼睛。說句公平的話，這種眼睛和這種裙袍，對於一個被旁人用慈善主義來收容的婦人是合宜的嗎？因爲房東在修蓋屋頂時，瞧見伊丈夫病了，而伊也在一個重要關頭，便將他們留下。看門的老婆子在今天早上並且說過伊很感疼痛，可是那時伊已經睡倒在牀上了。他們以前很有得一個孩子的必要！

——兌來司，我說，他們以前決沒有一點兒必要。但是自然界的能力卻想他們能彀製造一個；於是自然界的能力便使他們掉在他的詭計中。所以爲着揭破自然界的能力的狡猾，應當有一種可做模範的謹慎。我們應當給他們抱屈而不應當譏誚！至於說到絲製的裙袍，沒有一個年輕的婦女是不愛這些東西的。夏娃的女兒們都傾倒章身之具的外表。您自己，兌來司，您是一個莊重而安詳的人，然而有時您缺少一件伺候餐桌的潔白的圍腰，您發出一些甚麼樣的怨憤！但是請您告訴我，他們在他們的屋頂的閣上，有必需的用品嗎？

——他們怎樣能彀得着必需的用品呢，先生？那丈夫——您

剛才看見的——從前是一個珠寶首飾店中的掮客，這是看門的老婆子告訴我的，而我們也不知道何以他現在不售賣那些物品了。他現在祇賣一些曆本。這本不是一種高尚的職業，我永不相信上帝會保佑一個賣曆本的商人。那妻子從我們看來，帶着一個很骯髒的雌兒的神氣，一個隨人指使的雌兒的神氣。我相信伊能彀和我鎮日一般兒閑空地撫育一個孩子。旁人不知道這兩口兒是從那兒來的，但是我一定曉得他們是被無愛國的「窮神」送來的。(註六)

——他們從那兒來的，兌來司，他們都是受苦的，他們的屋閣上又是寒冷的。

——可憐！屋頂的瓦已經破了好幾處，遇着雨天，水便像水渠一樣地流。他們既沒有傢具，也沒有衣衫。我想木工和織工都是不能為着這樣的基督徒而工作的！

——這是很傷心的，兌來司，這是一個不及多神教徒哈米爾伽那樣舒服的女基督徒，伊說過一些甚麼呢？

——先生，我從來不和這種人談天。我不知道伊所說的，也不知道伊所唱的，但是伊鎮日唱着。我在扶梯上上下之時，就聽見這種歌唱。

——那末！郭戈剌家中的承繼人，可以像鄉下的卜卦書中所載的雞蛋一般說道：『我母親在唱歌時製造我。』同樣的偶然曾經降到法蘭西王亨利四世身邊。當他母親約翰妮達爾布當感受疼痛的時候，伊唱過一首法國南方的古贊美詩：

橋頭的聖母，
請在這時來助我！
我們向着上帝祈禱罷！
他應當迅速給我解懷，
他應當給我一個男孩！(註七)

對於窮苦的人而製造生命，自然不能說是一件合於理性的事。但是這事情每天都有，我的可憐的兌來司，宇宙間的一切哲學家，都不能達到改造這習慣上的愚頑現象之目的。郭戈剌夫人跟着這現象走，並且歌唱。這是善意的！但是兌來司，請您告訴我，今天您沒有預備牛肉炖的菜湯嗎？

——我已經預備了，先生，並且現在我祇要舀掉鍋中的湯沫。

——很好，但是千萬不要忘記，兌來司，請您在鍋中取一碗肉

湯送給我們那個上層鄰居郭戈刺夫人罷。

我的保姆預備退出當我接續說出下面的幾句話之時：

——兌宗司，請您無論如何，去將您那個熟識的搬運夫喊來，叫他在我們堆柴的屋子中搬一捆好柴送到郭戈刺的屋閣上去罷。尤其不要忘記放一小捆的引火柴，一束眞正的做聖誕節賀禮的柴。至於那個侏儒，倘若他再來時，請您將他和他那些黃面子的書恭恭敬敬的推出門外罷。

我用我老鰥居的利己眼光將這種布置吩咐妥當後，我便仍然讀我的書目。

這是何等驚心的事，何等感人的情緒，當我看見了這個祇能由我雙手發抖所錄下的紀載：

『雅格基洛爵士——即雅格伏拉金爵士——所著的黃金的佚史，法文譯本書品爲四裁紙本。(註八)

『這種十四世紀的舊抄本除了雅格伏拉金的名著的完善譯文之外另帶兩種附錄：(一)飛內訶，飛呂西翁，佘爾曼，樊桑和德羅克托維諸聖徒的佚史；(二)一集吟詠聖佘爾曼訶塞爾爵士之墓的詩。這譯文，這些佚史和這詩集，都是出於修道士約翰都穆葉的手筆。(註九)

『這抄木是錄在羊皮紙上的。他包含許多件詞藻雋麗的信，和兩個工作很精細的畫像但是收藏的情形不甚合法；這兩張細描的畫圖：一張是聖母節的祭禮圖，一張是希臘的卜羅塞爾賓女神的加冕圖。』

這是何等的發明！我額頭竟因驚喜而透出微汗，雙眼也彷彿被一層薄網遮住了。我四肢發抖，面色發赤，不能言語，幾欲狂呼。

這是何等的寶藏，自從四十年以來，我研究基督徒的哥爾國，而尤其研究那產生那些開創法國王室的諸聖王的聖佘爾曼卜雷修道院。所以，雖然書目上記載的不詳，我卻很明瞭地知道這抄本是從這個大修道院來的。一切都能向我證明：這抄本中由譯書者所加的各種佚史都和法蘭西王啓爾德貝的虔誠施舍有關。尤其那篇聖德羅克托維的佚史更有用意，因爲這就是我這個名貴的修道院的第一個主教的佚史。那卷用法文書寫而關係於聖佘爾曼之墓的詩集，竟將我引到了那一座莊嚴而爲基督徒的哥爾國之臍的大教堂的中央。(註十)

由黃金的佚史的本身看來，這書是一件奇偉的著作。雅格伏

拉金本是聖多密尼格傳教會的行政長官和基洛的大主教，他在十三世紀時將那些和基督教聖徒們有關係的流風遺俗搜集攏來，於是他因此便著述這一部在各處修道院和各處爵府所喧傳內容豐富稱爲『這眞是價等黃金的佚史』的書。黃金的佚史對於意大利的聖跡的搜集尤爲豐富。哥爾各部和英德兩國在這書中佔的地位不多。伏拉金那時僅僅從濃厚的冷霧中，向西方的至聖們徵眖。所以哥爾日耳曼和撒克遜民族中的譯這書的人，便將他們祖國中聖徒們的生活加附於譯文之後。(註十一)

我曾經校對過誦讀過黃金的佚史的各種抄本。我從我那博學的同僚寶林先生所編的王室藏書樓的抄本書籍的目錄之內，知道了這些抄本的內容。其中有兩本很使我注意。一本是十四世紀的，附著約翰貝蕾的譯文；另外的一本是十五世紀的，附著雅格威岩的譯文。這兩本都從哥爾貝的收藏物而來。當日是藏書家拔呂次所布置的，我說到這姓名時不禁免冠致敬，因爲在那博聞强記的時代，拔呂次很因他的偉大而使人敬服。我見過一種很奇古的畢葛收藏物的目錄；我知道一四七一年到一四七五年的時候，在司特拉司堡有七十四種印刷本。但是在這些抄本或者這些印刷本之中，沒有一種包含飛內訶，飛呂西翁，佘爾曼樊桑和德羅克托維諸聖徒的佚史，沒有一種署着約翰都穆葉的姓名，總而言之沒有一本是從聖佘爾曼卜雷修道院流傳出來的。這些書都是由崇伯森抄寫而來，不免美中不足。我曾經目擊過手觸過這文件存在的證據，但是這文件到現在成了甚麼呢？多馬司拉來爵士曾經在柯麥湖上優游他的暮年，他曾將他那貴重的收藏品帶了一部分過去。在這位出類拔萃的珍奇物品收藏家死後，這些東西究竟到那兒去了呢？約翰都穆葉手寫的抄本究竟到了那兒去了呢？(註十二)

——何以我自言自話，何以我知道這貴重的書還存在，倘若我不能得着，不能瞧見呢？我一定要走到非洲的中部或者兩極的冰洋去尋覓，倘若我知道這書在那兒。但是我不知道他在那兒！我不知道這書是否保存在一張鐵櫃之中，被一個氣量褊小的藏書家用三四層的鎖鎖着；我不知道這書是否在一個不辨媸妍之人的屋閣上腐蝕。我玄想到這書的篇幅也許被人撕下用以掩蓋家中的蠶甏，便又不禁渾身發抖。

(註一)法文 Dieu 字的單數意義和多數之爲 dieux 者其意義完全不同，單數爲一神，卽指上帝。多數爲衆神，指基督教以外的多神教之衆神。本節「神明」的原文爲 dieux，故不譯作「上帝」。內士爾寶塔的佚史 (Histoire de la tour de Nesle)爲大仲馬的著名悲劇。

(註二)海羅綺思 (Héloïse) 本爲法國十一世紀時宗教界名人亞培拉爾 (Abeilard) 的情婦，以狂熱聞於當世。至此節所舉之「情史」，則係克來微 (Clairville) 及布司那黑(W. Busnach) 在十九世紀所著的歌劇，且由李朶夫(Litoff) 編製樂譜，但著作者僅借用海亞二人的姓名爲題材，而其內容則係一件近世戀愛故事。

(註三)五個國家學會(Les cinq acordémies) 卽組織法國國立通儒院 (Institut de France)的五個學會：(一)文學學會，(二)史學哲學考古學學會，(三)科學學會，(四)美術學會，(五)政治經濟學學會。其會員人數，計科學學會六十五人，其餘約各四十人。會員有缺額時由各本學會於志願候補人員中投票公決。

(註四)艾士兌爾和芮睦林的佚史(Histoire d'Estelle et de Némorin) 爲法國十八世紀著名寓言文人佛洛良(J.-P. C. de Florian)的名著，艾爲牧女，芮爲牧童，書之內容多描寫田野風景。

(註五)教皇們之罪(Crime des papes)出處待考。

(註六)無憂國之原文爲 Pays de Sans-Souce 「窮神」之原文爲 Misère。

(註七)贊美詩原文如下:

Notre-Dame du bout du Dont.

Venez à mon aide en cette heure.

Priez le Dieu du ciel!

Qu'il me délivre vite.

Qu'il me donne un garçon!

(註八)雅格基洛爵士(Jacques de Gênes: 1230–1298)意大利人，卽雅格伏拉令爵士 (Jacques de Voragine)，曾著黃金的佚史 (La légende dorée)，爲關於宗教的圖畫之名著。

(註九)飛內詞 (Ferréol) 於二一一年以身殉教，余爾曼(Saint Germain 390–448) 卽聖余爾曼詞塞卜爵士(Saint Germaine d'Auxerre) 德羅克托維(St. Droctovée) 均法蘭西籍的聖徒。樊桑 (St. Vincent) 爲第四世紀的西班牙籍聖徒之殉教者。飛呂丙翁 (St. Ferrution) 未詳。約翰都穆葉 (Jean Toutmouillé) 殆亦不必確有其人。

(註十)哥爾國 (La Gaule) 卽第五世紀前之法國舊名稱，其疆域包括今意大利北部及萊因河左岸各地，較今法國爲大。自克洛微思一世始稱法蘭格王國，其子孫稱啓爾德貝 (Childebert) 者凡三人。聖余爾曼卜雷修道院 (Saint-Germain-des-Prés)爲啓爾德貝一世於五五八年在巴黎建築，至今尙存。

(註十一)聖多密尼格傳教會 (Ordre de Saint Dominique) 爲西班牙籍聖徒多密尼格(St. Dominique)所組織，以攻擊異教爲宗旨。西方 (L'Occident) 指英法等國而言，因意大利本在其東。

(註十二)拔呂次(G. Baluze: 1630–1718)爲法國博學家，而尤以任法國大政治家哥爾貝(J.-B. Colbert: 1619–1683) 的藏書館主任著名於世。本

節其他各人名均待考，然亦不必均確有其人。柯麥湖(Lac de Côme)在意大利南部。

第二則

一八五〇年八月三十日

一陣很酷烈的溫度，使我的脚步變成遲緩了。我靠着河沿北岸的牆壁行走，在陰蔭的樹影之下，那些舊書籍舊畫片和舊家具的店鋪很悅我的視官，並向我的腦海發表議論。我一面購買書籍，從容散步，一面玩味名人詩集中的幾句聲韻鏗鏘的詩，我遠遠看見一套仿造的瓦多式的漂亮面具；我摩挲一把雙手可用的劍，一副護頸的鐵甲，一頂十六世紀的鐵盔。先生，這是何等堅厚的盔何等笨重的甲！偉人的衣飾嗎？不然；昆蟲的殼罷。以前的人本都和甲蟲一般用盔甲裹着他們的弱點本在內部。反而言之，我們的強毅是內心的，並且我們武裝的靈魂，都居住在一個虛弱的身體中。

我又瞧見一個用彩色畫的古代婦女的肖像；這模糊的和影子一般的畫像卻露着微笑；我看見一隻帶着半截手套的手掌，拿着一隻鑲了邊的小絨枕在膝上擱着。這畫像使我頭腦中印着一個姣冶的愁容。這些在他們靈魂中沒有半明半滅的畫像者，眞算是瞧不起我！

我走近我的住宅，便和馬匹嗅到了槽頭一般，加快脚步急走。我看見一座人類所住的「蜂房，」其中我有我的巢穴，可以製造略帶勤學的苦味之蜜。我用沉重的脚步走上我的扶梯。看着祇要幾步就要到我的門前了。但是我猜着了——可以說是我不曾看見——一陣帶着揉縐了的絲製裙袍之聲，從扶梯上部而降。我便停住脚步，並且將面目對着欄杆。這個向我而來的婦人是科頭的年輕的；伊唱着；伊的牙齒和眼睛在黑影之中閃着，因爲伊的笑容是從嘴唇和眼瞼中露出來的。這定是一位隣居而且是最熟識的人中之一個。伊手中抱着一個很好看的小孩，一個竟體赤露的小孩彷彿是一個仙女的兒子；他項頸上掛着一個用銀練緜繫住的小銀牌。我看見他齪着他自己的手指，並且用他那雙對着他所認爲嶄新的舊宇宙而張開的大眼睛向我瞧着。同時他母親也露着神祕而活潑的神情向我注視；伊停止脚步，面帶微赤——這是我揣度的，——將這個小的被創造

着向我舉起。這嬰孩的手掌和胳膊之間有一道很美麗的摺紋，頸上也有一道從頭至脚都是一些在薔薇色的肉中的嬌憨的笑容。

他母親欣然自得地舉着他向我：

——先生，伊用悅耳的聲音向我說，我這小的男孩，能說不是美麗的嗎？

伊拿着他的手擱在他自己的唇前，隨後引着他那幾個小巧而帶薔薇色的手指向着我一面說道：

——孩子，你向先生送一個吻罷。這位先生是仁慈的；他不願意孩子們受凍。向他送一個吻罷。

於是伊將孩子仍然緊緊抱在懷中，帶着雌貓一般的刷溜態度走開，深深地鑽入一道暗廊中去了，倘若我從嗅官所感的味兒想來，這暗廊是通到一個廚房中去的。

我回到我的家中。

——兒來司，那個我在扶梯上看見的科頭抱着一個美麗小孩的青年的母親究竟是誰呢？

於是兒來司說這就是郭戈刺夫人。我彷彿和藹兒光明一般抬頭向承塵板瞧着。兒來司便向我提起去年那個因妻子坐蓐，向我兜攬曆本買賣的那個矮負販者。

——那末，郭戈刺本人呢？我問着。

伊的回答就是說我永遠會不見他了。那可憐的矮子，當郭戈刺夫人安穩地分娩不久之後，已經在我不知道和許多旁的人也都不知道之時，早被人埋在地下了。我知道他的未亡人已經得了安慰；我便也照着伊一樣。

——但是，兒來司，我問道，郭戈刺夫人在伊的屋閣上，甚麼也不短少嗎？

——您眞是一個很容易被人欺哄的人了，先生，我的保姆向我答覆，倘若您替這個被創造者擔憂。房東因爲現在屋頂已經遮蓋好了，早請伊退出屋閣。雖然房東經租人，看門的老婆子和執達吏的力量，然而伊卻一逕在那兒守着。我相信伊將他們這些人都蠱惑住了。伊到了願意的時候，再從屋閣中退出來，先生，但是伊將來一定要用四輪的馬車裝載了出去，向您說這句話的人就是我。（註一）

兒來司靜了一會兒神；隨後便說了一句話：

——一個好看臉蛋兒，是上帝的一種咒罵！

雖然我知道兌來司從前決然是醜陋的，然而我搖頭帶着一種狡猾的神情向伊問道：

——唉！唉！我聽見說您在您的青年時代，您也有過一個好看的臉蛋兒。

誰也不應當誘惑世上的被創造者，這是最不可侵犯的。

兌來司低眉答道：

——我從前雖然不是世人所稱爲好看的，然而我卻不使人討厭。並且倘若我曾經願意，我也可以學着旁的人一般兒幹。

——誰敢疑慮到這一點呢？但是請您將我的圓帽和手杖拿去。我要拿穆雷理著的書讀幾葉兒，消遣些時。倘若我相信我那老狐狸一般的嗅覺，我便知道我們在晚餐時，可以嘗一個香味撲鼻的子雞。請您留心這一個美味的家禽而寬待隣居，使他也寬待我們——您自己和您的老主人。(註二)

我這樣地議論之後，便專心搜索一本王室譜牒中的蕃衍而複雜的支派。

(註一)被創造者(La creature)指人，蓋以上帝爲創造者；又含有「不足重輕的人」的意思。

(註二)穆雷理(Morère:1643-1680)法國歷史學者，著有歷史大字典。

第三則

一八五一年五月七日

我安詳地，在一隅之地帶着一兩本小書度過了冬天，目前，馬拉蓋河沿的燕子重新又回來了，他們覺得現在的我，較之他們從前離別時的我，相去無幾。生活短者，變更也少，並且用舊書消磨光陰，幾乎不能算是生活着。(註一)

然而今天我覺得人生所傾注的這種不定的憂鬱，使我較之往常格外受了感動。我的智慧——我不敢自負——上的經濟，自從約翰都穆葉的抄本的存在消息被人在我跟前漏洩時，便有些兒顛倒。

爲着幾葉舊的羊皮紙，我竟失去了休息的光陰，這是意外的事；但是無論甚麼事，再沒有比這事還要眞實。無嗜好的窮人，保守最大的寶藏；他保守他的自己。嗜好繁多的富人，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奴隸。我目前便是這奴隸呀。那些最甘美的娛樂，譬如和

一個有謙和而精細的思想之人談心的娛樂，或者和一個能使我遺忘這抄本兒的朋友聚餐的娛樂，自從我知道有這娛樂存在時，我早就缺乏這個；無論晝夜，無論哀樂，無論藏修息遊，我都缺乏這個。

我默憶我童時的慾望。今天，我眞能了解我孩提時代的一切最強烈的需要。

我這時覺得帶着一種很特別的正確觀念，重新看見那一個從前陳列在塞因街一家小店鋪中的玩偶——那時我剛好八歲。這玩偶何以能使我開懷，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我那時很榮幸地得了一個男孩子的地位；便很瞧不起女孩子們，而焦燥地等候一部螫人的長鬚在我雙頰上倒豎的時候——不幸這時候已經來了！我那時裝着兵士玩耍，爲着要餵養我的木馬，我將我可憐的母親種在窗前的花草蹂躪了。我想這就是男性的遊戲罷！然而我卻有了一個要得玩偶的需要。大力之神本也有他們的弱點。我所愛的那個玩偶，至少也能彀算有趣的嗎？不然，我現在依然瞧見伊有每一邊都帶紅癍的面頰，弱而短的胳膊，可怕的笨手和叉開的長脚。伊的短裙是用兩口小針固定在腰上的。在我現在的眼中依然有這兩口扣針的黑色圓頭的影子存在。這不過是一個帶着村俗氣概的玩偶罷。我現在記得那時我是個純粹的小孩，然而由我的好尙，我早已覺得這玩偶缺少姿態；伊是粗劣的；伊是笨拙的。雖然如此，我卻愛伊，我卻因爲如此而愛伊。我祇愛伊。我思慕伊。我的小鉛兵和銅鼓在那時竟值不得甚麽了。我也不將那些向日葵和元參草的枝葉，塞在我木馬的口中了。這玩偶在我就是惟一的事。我設了許多野蠻人的詭計，強迫我的保姆非基尼帶着我從塞因街的那個小店鋪門前經過。我緊緊地靠近那小店鋪的玻璃櫃門，甚至非我保姆拉着我的胳膊不可。『西威司特先生，時候已經不早了，您的母親將要說您了。』但西威司特先生那時很輕視那些責備和鞭撻，不過他的保姆到底將他如鵝毛一般的牽開，於是西威司特先生便在實力之下投降了。自從年齡加增，西威司特先生卻學壞了，在恐懼之下投降了。於是他便毫無恐懼。(註二)

我那時是可憐的。一種不明來由而不可抵抗的羞惡之心，阻礙我向母親招出愛慕中的物件。因此心中很感痛苦。那玩偶有好幾天一逕在我腦中表現，在我眼前跳躍，睜着雙眼瞧住我，給

我展開兩隻胳膊，並且在我幻想之中得了一種爲我使伊變成神祕而可怕者和愈尊貴而愈可愛者的生活。

末了，有一天我所永不能忘記的日子，我的保姆引我走到我那邀我去吃午餐的威克多爾舅父家中。我那時異常贊美我的舅父，因爲他曾經在滑鐵廬之役，燃放那最後的一粒法國子彈，也因爲他在我母親的餐桌上親手調和大蒜煨雞，而隨後他便將這雞擱到涼拌的生菜之內。我覺得這很有體面。我舅父因爲他的鑲了邊的布郎兌堡式的方襟大禮服，也使我對他引起敬意，尤其他那一經進門使全家諸事都成了顚倒錯亂者的一定手段。就是在今天，我依然不知道何以他能如此，但是我卻知道我這位威多克爾舅父偶爾加入一個二十來人的聚會中，能使大衆的耳目都向他專注。我的高尙無倫的父親，在我想來，他對於我向舅父——他用烟斗醉他，用拳頭友誼地拍他的脊梁，用缺乏毅力的考語譏誚他——所加的贊美，卻不表同情。我母親呢；用長姊的仁慈態度監護少校，有時要求他少和燒酒瓶子結緣。但是我對於這些齟齬和責備毫不參預，而舅父也極其歡迎我。所以我帶着一種高興的情感走進他那蓋內戈街的小住宅

中了。午餐的菜擱在爐邊的圓桌上，其中都是豬肉和甜的東西。

少校拿着甜的點心和未曾兌水的葡萄酒喂我。他向我談論他以前受過犧牲的無數不平之事。尤其，他怨恨布爾奔的子孫，但因爲他的疏忽，所以他不曾告訴我布爾奔的子孫是誰，我沒由來地以爲這些布爾奔，都是滑鐵廬的馬販子。祗因給我們斟酒才偶而停止議論的少校，加出許多議論去指責許多我不認識而我卻切齒痛恨的各種壞人。午餐完了，糖果擺好了，我彷彿聽見少校說我父親是一個可以被旁人引着鼻子行走的人；但是我不曾確然了解他的意思。我那時耳中已經嗡嗡作響，小圓桌彷彿正在跳躍。(註三)

我舅父穿好了他那鑲了邊的方襟大禮服，戴着他的圓帽子，於是我們便下樓走到街上了，那時，這條街在我看來，竟有一種大大地變換了的神氣。我彷彿像有多少時不曾到這街上來了似的。然而我們走到塞因街的時候，我那玩偶的理想在腦中往來，並且向我發生一個異常的激動。我腦中彷彿着了火似的。我便決然試演一種大手段。看着我們已經在那小店鋪前經過，那玩偶依然帶着伊的紅頰花裙長腿，在玻璃櫃門之內擺着。

——我的舅父，我使着勁說，您願意買這個玩偶給我嗎？

於是我等着。

——買個玩偶給男孩子嗎？這是那兒的話！舅父用雷霆一般的聲音說。你眞想給自己丟臉！就是這妖怪使你羨慕。好孩兒，我恭維你。倘若你保留這種嗜好，倘若你到二十歲時依然和在八歲時一般兒尋覓這種玩物，那末，你在生活中一定得不到一點兒快樂，我將這一層通知你，你的朋友們也要說你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問我討一柄刀，一枝鎗，我的孩子，我可以拿我養老金的最後一枚銀幣給你買來，但是給你買這一個玩偶，這就是胡說了！這就是給你丟臉了！這是一輩子不行的！倘若我瞧見你玩耍這樣一個東西，我姊姊的兒子，我再不能認你做外甥了。

我聽了這話，心中異常難受，然而驕傲心，一種堅忍的驕傲心，卻使我勉強壓住了啼哭。

舅父登時歸於沉靜，重又談起他對於布爾奔的理想；但是依然在他的盛怒之下躲着的我，卻感受了一種說不出的羞辱。我的主意不久便打定了。我自誓不給自己丟臉；我堅決地永不思念那個紅頰的玩偶了。在這一天，我嘗着了犧牲的苦澀滋味。

少校，倘若您生存時，果然和多神教徒一般兒咒人和瑞士人一般兒吸烟和喇叭手一般兒飲酒，然而您的遺愛定是光明的——不僅因爲您是一個正直的人，並且也因爲您曾經向着您那個倘在童稚時代的外甥，啓發一種英雄主義的情感！矯情和懶惰使您成了幾乎不可親近的，唉我的威克多爾舅父！但是一個懇摯的心田卻在您的方襟大禮服之中跳躍。我記得您那時在扣紐上插着一朵薔薇。這朵您那樣欣然向店鋪女夥計們供獻的花，這朵在風前自謝的肝膽照人之花，就是您榮耀的少年時代的象徵。您並不輕視烟和酒，但是您看不起人生。大衆從您的方面瞧不到和顏悅色，然是您在我依然用保姆服侍的時代，早給過我一個永不會忘記的正直的和節慾的教訓。

您早就在巴爾納司山上的公共墓地中休息了，您跟前豎着一塊刻着了這樣幾個字的墓碑：

『恩榮騎尉，步兵少校，威克多爾馬爾登之墓。』

但是，少校，這並不是您爲着您的那些歷經苦戰而飽享狂樂的銅筋鐵骨所留下的標題。我們在您留下的記載之中，早尋到那個您願意而我們卻不敢刻在您墓前的這個悲苦而發揚的

銘語：

『洛瓦爾省的一個大盜之墓。』

兌來司，明天我們將要拿個花圈擱在洛瓦爾省的大盜的坟上。

但是兌來司已經不在這兒。那末伊將怎樣在尙艾禮塞的十字街口走到我身邊呢？那邊，通衢的終點，凱旋門，那座在他穹門之下鐫着我威克多爾舅父的戰友姓名的凱旋門，在天空中敞着他那偉大的門扇。通衢的樹木，在初春的日光之下展開他們的嫩綠而尙畏寒的新芽。在我這一邊，無窮的車馬向布洛臬公園流動。我有次曾在這「世界的通衢」上閑走；無故在一個露天下販賣麵包鮮果的鋪前停住了脚步。一個怪可憐的小叫化子，披着一件襤褸見肉的衣衫，在這和他毫不相干的灰色的溫和氣候中，睜開一雙大眼。他用爛漫天眞的不知羞惡的態度表現他的慾望。他兩隻滾圓而發楞的眼睛釘住一個麵包做的玩偶瞧着。這麵包玩偶是一個將軍，並且有點兒像威克多爾舅父。我拿起這東西，我付了價，於是我便將這東西交給這個不敢伸手的可憐孩子，因爲，從早熟的經驗，他不相信幸福；他用那種我們常從惡狗的眼光中窺見的神情瞧住我，彷彿要說：『您瞧我不起，眞是太殘酷。』(註四)

——拿去罷，小猴兒，我用我習慣了的不快的聲調向他說，拿去罷，拿去吃罷，你這時的幸福，比我在你這年紀時所受的多些，因爲你可以並不丟臉滿足你的慾望。您，威克多爾舅父，這個麵包將軍，使我憶起您的雄偉面目，來罷，光榮的影子，請您來使我忘記我的新玩偶。我們都是長生而永不老的孩子們，並且我們還不住地跟着新的玩具奔跑。

(註一)馬拉蓋河沿 (Quai Malaquais) 是巴黎一條沿着塞因河 (La Seine) 的街道。佛朗士的父親就是那河沿上的一家舊書店的老闆，著者將此書的主人波納爾的住宅，也假定在這河沿上。

(註二)西威司特郎波納爾(姓)先生之名。

(註三)布爾奔(Bourbon)爲法國舊王室之姓，魯意十四等王，均姓布爾奔。

(註四)通衢原文爲 L'avenue。比法境內的寬大而兩旁植樹的街道，本有 L'avenue 和 Le boulevard 的名義上的異同，茲略據原文之意分別譯爲「通衢」和「廣衢」。

第四則

同日

這眞是最奇怪的事，郭戈刺那家庭在我腦筋中，卻永遠和約翰都穆葉連合在一塊兒。

——兌來司，我向圍椅上坐下一面說，請您告訴我，不知郭戈刺的孩子是否安樂，可曾有了乳牙，並且請您將便鞋拿給我。

——他應當有了乳牙了，先生，兌來司向我答覆，但是我早就沒有看見他們了。春天的初晴時候，那母親留下家具和衣裳帶着孩子逃了。有人在伊的屋閣中發現四十來個空的生髮油罐子。這件事就引起想像了。伊在最後的那些時候，接待賓客，您可以想到伊在這時候，斷不是住在一個童貞女的修道院中。看門老婆子的姪女，說伊曾經撞見伊在廣衢上坐着馬車。我曾經說伊結局不好，這話是說的很對。

——兌來司，我說這婦人的結局算是不好不壞。請您等候伊生活的末日再評判伊罷。並且請您不要在看門的老婆子家中多發議論。這位我曾經在扶梯上會見的郭戈刺夫人，我覺得伊很愛伊的孩子。這種慈愛，應當算伊的德行。

——爲着這個先生，那孩子甚麼也不短少。從前在我們這附近的區內我們找不着一個比他還要飲食的好些，裝飾的好些，撫弄的好些的孩子。他母親每天給他更換一個潔白的涎圍，並且從早到晚，給他唱一些使他嬉笑的歌曲。

——兌來司，有一個詩人說過：『母親不向他微笑的孩子，神明永不愛護。』

第五則

一八五二年七月八日

我聽見有人修整聖余爾曼卜雷教堂的鋪路石，於是抱着可以取得從工人方面所發明的標識的希望便去訪問這教堂。我果然不曾誤錯。建築師指出一塊被他擱置在牆邊的石塊給我看。我便跪下去辨認這石塊上的鐫刻，在經堂的陰蔭之下，我低聲誦讀這些使我心花怒發的文字：

『本堂修道士約翰都穆葉先生之墓，先生曾經將聖樊桑和聖阿猛的下頦以及「伊洛生屠殺」事件內的孩子們的脚用銀子鑲好；他一生的行爲，永遠是謹愼而勇敢的。請諸諸爲他的靈魂求福。』（註一）

我於是從容用手帕將這泯滅墓碑的灰塵拭去；我幾乎想和他接吻。

——這是他，這是約翰都穆葉！我高聲喊着。

這姓名從穹頂的上部，帶着訇訇的回聲重新掉到我的頭上。我看見那個向我走來的教堂衞士的沉默而莊嚴的面目，使我對於我剛才歡呼的狂態自覺失儀；此時，有兩個教徒爭着向我胸前交叉舉起兩個聖水刷子，我便從這中間刺斜裏跑了。

然而這確是我那個約翰都穆葉！不用懷疑了：黃金的佚史的譯者，余爾曼，樊桑，飛內訶爾，飛呂西翁，德羅克托徽諸聖徒的小傳的著作者，他竟和我以前的所猜度相合，果然是聖余爾曼卜雷教堂的一個修道士，並是一個何等仁慈而有毅力的修道士！他叫人製造一個銀的下頦，一個銀的腦袋，一隻銀的脚，使得許多的珍貴的遺骸在不可侵犯的收藏中保存着！但是我能夠偶然尋着他的著作嗎？或者這個新的發現不至於加增我的失望罷？

（未完）

（註一）猶太王希律（Hérode）欲害耶穌，乃於耶穌降世之初，下令盡殺國內的嬰孩們，遂有伊洛生（Innocents）的屠殺事，在公曆四年。

放紙鳶的時期

靜聞

海豐邑俗，以每年之八九月爲放紙鳶的季節，其中尤以九月初九一日爲盛。前人竹枝詞云：

『結隊登高上五坡，風箏聲響入雲多，……』

又俗謠云：『九月九，風吹仔（卽紙鳶）四散走。』皆謂此也。惟紙鳶別處多放於暮春間，吾人試觀古今來詠重九詩詞，很少說及放紙鳶者，便可見吾邑——或者廣東有很多地方是如此——此種風俗，殊爲特別。近日教科書中有「青草地，放風箏」之句，此間兒童讀之，常莫明其妙云。



自然
(寓意短劇)

王德芳

劇中人物：

曾理　聰慧沉毅的青年，服裝整潔。

艾琴　美麗靈敏的女郎，服裝淡雅。

陳敷　思想頑固的女郎，服飾不入時。

吳美　醉心新潮的女郎，服飾非常時髦。

陳敷之婢　天真爛熳的女孩子。

時代：

現代。

第一幕

時間　晴明的上午。

佈景：一間舊式的小書房，向東開門，向南開窗，北面牆上正中掛一幅中堂，兩旁有一幅對聯夾着；東西牆上，掛着一些字畫屏條。中堂底下，擺一張香案，案上供有孔聖人的牌位。緊靠香案便是一張書桌，桌上放着幾本線裝書，桌子兩旁，排下幾把紅木椅子。

陳敷上，手裏拿着幾根點燃了的安息香，走向桌旁。

陳　魯麗！魯麗！(婢上)你怎麼又沒有供奉茶水？

婢　(癡笑)小姐，我眞是該打，天天照例的事情都會忘了。(跑下仍說)這就拿去。

陳　(低頭見地下有字紙一張，急拾起置書上)罪過！掃過地連字紙也不懂得檢起來，將來會瞎眼睛的。

(婢取水二杯上，置香案上，復退立一旁。)

陳　你幹你的事情去罷。(婢應聲下，陳下跪叩

頭，進香，低語 求聖人保佑我會念經書，會作文章。坐桌旁椅上念書

婢上。

婢　小姐，陳因朗聲讀書未聞 小姐！

陳　抬頭向婢 告訴過你，當我念書的時候，不許吵鬧，又大驚小怪地叫什麼？

婢　有客人拜訪。

陳　誰？問壁王太太麼？

婢　不是；是一位姓曾的先生，他說老爺教他念過書的。

陳　初驚訝，繼蹙眉思索，自語 啊！對了，從前父親帶着我在周家莊教書的時候，彷彿有一位姓曾的同學，——父親嘗稱贊他的聰明，就嫌有一點淘氣，——也許是他來了吧。……對婢 你沒有告訴他老爺出門了麼？

婢　怎麼沒有？不過他說見見小姐也好。

陳　遲疑 爸爸又不在家，一個女兒家出去接待同學，總覺得不大合式。……起身 好吧！你去請他進來坐坐。陳下時復回頭囑婢 不要忘了倒茶端煙咧。婢應聲亦下。

婢引曾理上。

曾　舉目四望 你小姐呢？

婢　他一會就出來的。曾先生請坐呀。遞煙袋給曾

曾　搖頭 不抽煙的。走向壁東觀覽畫屏。

婢下，稍頃，陳上，已易衣，從門隙窺客，欲進又退的有了兩三次，最後忸怩着進去了。

陳　曾先生！

曾　聞聲轉身點頭 陳小姐一向好呀？好久沒有見着，大家都不十分認識了。

陳　請坐吧。二人均坐 曾先生今天進城的麼？

曾　是的。我因為想念老師，特地來問候；又沒有碰着，眞是不巧。……老師一刻能回來了？

陳　上午大概是不能回來了。

婢端茶上，安置畢，復下。

曾　陳小姐還記得我們在周家莊念書的時候麼？我們還都是小孩子啦，現在……光陰過的眞快！

陳　對了，確實過的快。

曾　自從老師回城以後，我就沒有規規矩矩的念過書，一點也不長進。……陳小姐是向來愛用功的，進步是不消說得；不知道也覺得乾燥寂寞麼？

陳　我是生性不愛遊逛的，所以天天照樣念書，也不覺得什麼難過。

曾　我近來有這麼一點意見；就是一個人成天搬着書，埋着頭死讀，不會得着

眞學問。最要緊的，還是自己去實地經驗，譬如我們念三字經『馬牛羊雞犬豕』若是你沒有親眼見過這些東西，那只能夠說你多認得白紙上幾個黑符號，實際上一點學問也沒有得着。

陳　不過古來聖賢都贊成勤學的，我爸爸也如此說。

曾　我並不反對讀書，不過讀書只算得求學的一部分工夫；我們應該拿自身的觀察，經驗，做主體，再取些書籍當參考的材料就行了。

陳　但是古書上不是說過麼？『董子閉戶三年，沈氏埋頭十載，』他們若不是那樣苦讀，怎麼會成歷史上有名的人物？

曾　要是僅靠着那樣讀書成就的人物，至多也不過是一個蠹魚大王罷了！…

陳　（插言）喲！不可侮蔑聖賢！

曾　（譏言）況且整天枯坐在一間小屋子裏，像一架留聲機的叫着，那還算得人生麼？……還不如一個偶像！

陳　（苦笑）曾先生的話倒是很新穎。

曾　很對不起，我是太放肆了；但我相信這些話並非過激。

陳　（不願談下去的神氣）曾先生請喝茶呀。

（兩人飲茶無語，曾無意間看見桌上開着的一本易經，便拿在手內隨翻隨語。）

曾　還有……我覺得對於書的好歹，也應有一個嚴格精細的選擇。

陳　（稍覺注意）曾先生的意思，以爲那些才是應該讀的書？

曾　這個一言難盡，譬如現在各地書坊出版的新書，一年怕沒有幾萬種？但是我敢說其中大半是可以燒掉的費話。

陳　（點頭示同情）再就古書方面說，除掉供給一點蕪雜的歷史資料以外，還有什麼價值！

陳　（不高興的樣子）近來有很多有名的學者，都提倡整理國故，所以我爸爸新買給我這些古書；（手指桌上書堆）曾先生難道連整理國故也不滿意麼？

曾　談到整理國故，我以爲……

（婢跑上。）

婢　外面有一位吳小姐找您，（陳向婢轉問）曾先生。

曾　吳小姐？……找我？……沒有弄錯吧？

婢　問清楚了，她說是找曾理，曾先生，不會錯的。

陳　那麼，請她進來坐好囉。

婢　她不肯進來，叫我請曾先生出去會她。

陳　（疑怪地望着曾）是曾先生的親戚還是朋友？

曾　我也想不起她是誰。她既然認得我，也許是從前的同學吧。……我要告辭了，陳小姐。（起身）

陳　（立身起來）我爸爸沒有回家；曾先生又忙，也不便留你午飯。

曾　謝謝。打擾的很，改日再會吧。（鞠躬）

陳　（鞠躬）再會，恕我不送了。

（陳及婢下；曾出門；吳美上，向曾握手。）

吳　密司脫曾，久違了。你近來在那裏？怎麼連信也不寄一封？

曾　（初錯愕呆立繼轉笑容）啊！您不是去年到敝鄉講演的吳女士麼？（吳含笑點頭）抱歉得很，我以先不知道府上就在此地，沒有去問候。

吳　（攜曾手強之同行）不敢當，我家並不在這裏；……而且我早已和家庭脫離關係了。現在住在那邊文明旅館。（用手向前指）曾先生不用客氣，上我那裏便飯。……陳敷一家子，都頑固到了極點，我除掉那天爲援助滬案示威，去發傳單勸捐以外，差不多一年不願進他大門一次。

曾　（躊躇不欲前進，但吳仍曳之同行。）她似乎是偏於守舊一點，但……我怎樣好……打擾……密司吳。

幕閉

第二幕

時間：將近正午。

佈景：旅館中一間極精美的客室；室左有小門通臥室，中掛門帘。客室內有衣帽架，有沙發，有小椅，靠右牆有一張圓桌；桌上凌亂擺些書報，還有一副半新的撲克牌。其餘如壁上的鬧鐘，電話，地下的地毯，花盆，陳設得都極其完備而華麗。

（曾吳二人同坐沙發上。）

吳　（看手表）哎唷！十一點了。打算請曾先生上梅園聽戲去，上午恐怕來不及了。好在今晚還有白菊花的散花，回頭去不遲咧。（起身倒茶給曾）對不起，我竟忘倒茶了。（自取一杯仍坐下。）

曾　（略起身接茶）謝謝你，請恕我不能奉陪，因爲我不慣上那些嘈雜地方去；連電影都不十分高興瞧。

吳　密司脫曾幹嗎客氣，反正你不來我也要去的。（起身置茶杯桌上，取煙捲遞曾）抽根煙吧。

曾　（拱手）謝謝，不會。（吳燃煙自吸，復坐下。）

吳　佯詫微笑 近來因爲我上戲園去的多一點，報紙上就不免有些胡言瞎道；不過我以爲我們講解放講自由的，用不着注意這些費話。

曾　初極驚愕，乃繼續飮茶以鎭攝心神。 原來密司吳有這種興會；這大概是因爲各人的性情不同，也許是我個人的脾氣太怪，我總覺得現在這一班遊戲場內還是少去爲妙。

吳　大笑 怎麼連曾先生這樣開通的人，也說這種話。世上的人，沒有一個不願意尋找樂趣，遊戲場又是尋樂最好的地方，你看那一個文明城市不是戲場林立，供我們的享受？而且這些都是現在外國的學者所贊成的。

曾　拿眞正的藝術，調節枯燥的生活，我非常歡迎。但是現在那些遊戲場，說得到這一點麼？他們表演的動機是純潔的麼？他們表演的對象，是高尙的麼？除掉洋錢同鈔票以外，他們心目中什麼也沒有！ 起身置茶杯桌上，卽倚立桌旁，注視桌上書報，低語。 社……交……大……全。

吳　起擲煙捲頭於痰盂中 密司脫曾是剛入城市，沒有習慣，將來在這裏住久了，交際一多，也就不得不隨着大衆一樣了。

曾　繞行室中 說到這個，更覺令人痛心，城市幾乎成了一個濫泥塘，只要一進去就會使你漸漸陷入深處，再不用想拔出身來。

吳　卽坐桌旁椅上 照曾先生的說法，難道城市裏住不得麼？你看：樓閣建築的多麼堂皇，市場陳列的多麼華麗； 曾復反坐沙發上；吳以指敲桌作聲，語音微強。 你只要有錢，加重 想喫什麼有什麼喫；想穿什麼有什麼穿；想使什麼有什麼使；想怎樣享福使可怎樣享福。

曾　但是……

吳　不容曾說，取衣袋中手鏡自照，一面以手掠髮，一面仍說下去。 并且，假使你會說幾句漂亮話，手段再靈活一點，就可以在交際場中同上等社會的人結識；那可就名利雙全喏。

曾　密司吳所說的上等社會，是指那一班政客和名流麼？

吳　置下手鏡，微側身以手支頤，笑向曾。 我知道你又在那裏譏誚；但是政客也吧，名流也吧，只要對我們有利益就不妨交結。

曾　起身至桌旁斟茶立飮 我不懂密司吳所說的利益，是什麼用意？ 吳用手作勢促曾坐桌旁另一小椅上。 是道德上的利益呢？是學問上的利益呢？還是物質上的利益

呢？低頭以足微擦地毯，以避吳炯炯目光。我以為物質上過分的享受，暫時從表面上看起來，彷彿是一種利益，但實際上却是一個戴着假面具的魔鬼；等到他真形顯露，我們就不免供他犧牲。

吳　隨手取桌上一書，不經意的翻弄；曾因一時興奮，即昂頭四顧。對不起，說一句唐突話！密司脫曾的思想，似乎還沒有受新潮流的徹底洗刷；還是開口道德，閉口學問；請你留神看看二十世紀的地球上，道德學問有什麼用處？你要真有道德學問，就得到處受人譏誚，排斥，甚至於陷害。

曾　強笑　那麼，密司吳就不用款待朋友，不用看書了哪！

吳　我剛沒有說完，一壁整理桌上書報什物　真的道德學問，雖然沒用，不過裝飾上一點假的道德學問，有時也是交際的一種方法。……這就是所謂隨機應變。自覺失言匆遽間將書一冊掉在地下，曾低頭拾起與之。不過請不要誤會，我同密司脫曾的交情，自然又當別論。

曾　那……

午報響；吳驚覷手表，向曾。

吳　哎！正午了。我看密司脫曾一定餓了；我們先上一味春喫飯去好不好？

曾　搖頭　我一點…也不覺得餓。

吳　我們多談一會也好；老實說，我一年以來沒有在兩點鐘前喫過午飯。

曾　……

吳　……

曾　起身欲行　我……

吳　以手隔桌止之　兩個人閒談真沒有什麼意思，左手取電話機　請耐煩坐一下，待我找幾位朋友來陪你，曾欲言又止，仍坐下　中局一二三四，喂！你那兒？……我姓吳，……你們大小姐二少爺都在家麼？…………噢，沒有事。掛機

曾　你打電話給誰？

吳　給李次長的少爺小姐，他們都是我常離不開的好朋友。剛才我想邀他們來叉幾圈麻雀，一來替你解解悶，二來大家介紹一下，將來相見的日子多着啦。

曾　復起身　謝謝。抹牌的事，我全然是一個門外漢；以手摸額　而且我今天覺得有點頭昏，不能久坐了，改日再會吧。

吳　起身　不抹牌也不要緊，坐一會，喫過午飯再走也不晚，何必這樣匆忙？

曾　向外走　我覺得我簡直沒有做城市居民的福分。……好，鞠躬　密司吳，謝謝

你，再會。

吳 簡慢得很，鞠躬 再會。

——幕閉

第三幕

時間：將近黃昏。

佈景：東有高山，樹木參天，林深箐密；西有清溪，北流經大平原；兩岸楊柳成行，綠野無邊，奇花異果，遍地皆是。

艾琴執小册坐在岩石上，低聲吟哦，曾從西上，神態委頓。

曾 琴妹，你又是讀詩麽？

艾 回顧見曾，大喜，躍下，急趨向之。理哥，你怎麽回來的這麽晚？今天早上姨媽來說，你上城裏探望老師去了；我又是着急，又是恨你，丟下我一個人，讀書也讀不起興，玩也玩不起興。

曾 急前緊握艾兩手 說起來眞是後悔無及！

艾 理哥，你看你的臉色累的多難看了。親曾手，拉之同坐地上 城裏決不是好去處。

曾 好去處麽？比地窖還要黑暗，比牛圈還要骯髒，比戰場還要凄慘，簡直是一個死氣沉沉的地獄！……

艾 伏曾肩上 請你不要往下說了，我聽了怪害怕的；但是，你不是有朋友住在那裏麽？你怎麽不勸他們一齊離開那可怕的地方。

曾 以兩手拍艾手 他們因爲受毒已深，身體給束縛上了，腦筋給昏迷住了，我也沒有法子解脫他們。除非祈禱天使賜給他們一線光明。

艾 微吁 我也爲他們這樣祈禱。

兩人俱靜默數分鐘。

艾 拔曾肩 理哥，不要儘管無謂愁嘆，頂好想一個有趣的遊戲來恢復你那疲乏的精神。

曾 攜艾手起立 我們作個互助舞，唱幾支歌好麽？

艾 鼓掌 好極了！這個我剛練熟咧。

二人攜手跳舞，並合唱歌曲。

第一首：

林有實兮，可以爲餐；山有泉兮，可以爲飲；喬木濃蔭，不知有夏；曦光煦照，不知有冬，相與徜徉而吟咏兮；長嘯振谷，高唱入雲。

第二首：

梅嶺雪白，荷池火紅；黃菊傲霜，紫苑迎春，自然之德，日異月新；誰爲頌之，惟彼鶯鳴；誰爲和之，惟彼蟬吟；亦有飛鳥，載

翔載欣；亦有走獸馳騁無驚，惟汝我寄其間兮，其樂洩洩，其樂融融，願與大地之萬有兮共享自然之厚賜以生而榮。

第三首：

山石之崚嶒兮，吾與汝攀登；溪流之澄澈兮，吾與汝游泳；伍麋鹿而友燕雀兮，步明月而擬清風，惟自然之美德兮實偉大神祕其無窮。

二人隨歌隨舞，漸隱林中。

——幕閉

美國人的母親日

林紹昌

慈母的愛，是怎樣的深厚呀！

一千九百十四年美國國會正式通過以每年五月的第二個禮拜日爲「母親日」(Mother's Day)，專以紀念各人的母親。這個日子現已普遍全美，並且凡美人所僑居的地方和所助設的機關，都有這同樣的紀念。

這個紀念日的宗旨是思量母親對於我的犧牲，和對於社會的貢獻；我做兒子的應當怎樣效忠於家庭社會，怎樣使母親有更大的高尚的怡快。

對於母親日的辦法大概是這樣：邀集同志開紀念母親會，會場中母親還在世的人掛紅色的生花，否則掛白色的。唱歌，奏樂，演講和表演等都是激人勿忘母親，感謝母親的。若母親還在而又可招到會場的就先寫信去預邀；若母親相距太遠，不能共在一塊兒開會，則於紀念日前寫信或寄禮物去給她；頂好使這些物品恰恰於母親日或僅早一兩天寄到母親手裏去。「家書抵萬金」，「每逢佳節倍思親」，這些紀念的動作實在有無限的意味呢！

「家族是一個小社會，是人類一切關係之基礎」，「家庭生活維繫之要件，是相互的愛情……」倘使母子間有眞正的相互的愛，快樂的新家庭可以實現，理想的家庭生活可以趨近，母親日的效果就算有了。

三月八日爲國際的婦女運動紀念日；五月一日爲世界勞工運動紀念日。現在我們都已有採用了，但不知我們中國人對於這「母親日」又作怎樣的感想哩！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奉天會議完畢，張宗昌回山東，即調近畿不參戰之魯軍回省訓練。魯南匪勢蔓延，蘇魯間亦有可恐之謠傳發生。

同 十七日

◉廣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整理黨務案，並將蔣介石所提辦法修改通過，大要爲改善國民共產兩黨間之關係，取締共產黨對於國民黨之言論態度，規定他黨加入國民黨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額數不得超過總數三分之一，並不得任中央機關之部長，不許有國民黨黨籍者在黨外別有組織及行動，限制國共兩黨及第三國際對國民黨之共產黨之一切訓令須由聯席會議通過。

◉國民軍將領宣言：此後保境安民，努力開發西北，國內有盡力於救國愛民者願追隨贊助之，在未有適合民意之中央政府時，一切命令概不承認，並希望國際對西北投資。

同 十八日

◉使館會議決定對於顧惠慶通知攝政之應付辦法：(甲)認顏氏照會爲交際性質，各使單獨答覆，並照例回訪；(乙)承認問題，應以取得『段祺瑞時代對外所訂一切條約協定，契約合同等完全繼續有效』之聲明，作交換條件。

同 十九日

◉張作霖因吳佩孚電請疏通奉系閣員鄭謙張景惠就職，向吳明白表示(一)兩人迄未會晤，遂使時論紛陳，不得已乃發「東電」；(二)對護憲未嘗反對，惟十三年之役，人格攸關，亦不能贊成王護法之說，全屬子虛；(三)曹錕已於十三年通電去職，一日通電爲蛇足，顏閣早辭已經過，黃郛攝政，不能復職；(四)軍事未完全解決前，中央政治應以軍事外交爲重，即外交上重要案件亦不可草率。(五)一切俟兩人到京會晤再行邀集各方袍澤，海內名流爲誠懇切實之協商。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常務主席，張靜江當選。

同 二十日

◉在京奉聯軍不滿意於稅務處之分配五十萬關稅，派兵前往搜查，稅務督辦蔡廷幹避入使館界，並請假十日。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黨員重新登記案及財政審查案。又組織國民共產兩黨聯席會議，選出代表張靜江譚延闓蔣介石吳稚暉顧孟餘等五人。

同 二十一日

◉閻錫山電告：國民軍八萬人，於十八日開始六路攻山西，在豐鎮柴溝堡等處相持，並請聯軍速攻南口以牽制國民軍。

◉關稅會議專門委員非正式開始協議關於華會協定二·五及五釐之增稅率，預計增收稅款為三千四百萬元。

◉奉天與俄代表開正式會議，奉俄兩方各提出關於中東鐵路之具體案。

◉收回上海租界會審公廨交涉，決移歸地方辦理，孫傳芳陳陶遺電令丁文江會同交涉員許沅積極進行，丁許本日與英美日駐上海領事開始交換意見。

同　二十二日

◉顏惠慶內閣閣員除顏本人所兼外交總長外，尚無就職者。東南系之海軍總長杜錫珪，農商總長楊文愷已動身赴漢口，擬於會晤吳佩孚後入京就職。

◉湖南戰事，葉開鑫軍失寶慶永豐後，唐生智聲勢驟盛，葉急大集援軍，並以賀耀祖之護湘軍及北兵增援。

◉甘肅張兆鉀通電，已進攻在甘國民軍劉郁芬蔣鴻遇，龔凱於會寧定西等處。

◉孫傳芳留杭州旬日，因自張宗昌回山東後，蘇魯邊境頗有不穩形勢，特回南京坐鎮。

同　二十三日

◉四川重慶袁祖銘所率黔軍已退却，劉湘楊森等部川軍聯合入重慶，並派隊追擊黔軍，袁已下令所部由川南回黔，徐待機會。

同　二十四日

◉法權調查會各國代表由漢口經九江蕪湖南京等處調查後，即在上海參觀華租兩界之法庭及監獄。

同　二十五日

◉關稅會議關於華會協定附加稅之會外協議已告段落，使團表示隨時可商議施行日期，但須將整理外債案議有結果，方能辦理。至該會正式會議，因受政局影響未能舉行。顏惠慶顧維鈞則希望於六月內作一小結束，暑假後再行繼續。

同　二十六日

◉國民軍在京西大活動，近畿奉軍向京奉路線撤退，前敵魯軍徐源泉部則撤回本省集中德州。

◉吳佩孚由漢口北上，擬沿路檢閱軍隊，至保定暫駐，待張作霖入關到北京會晤，共商解決大局辦法。漢口總司令部重要人員均隨行，以杜錫珪擔任留守事宜。

◉吳佩孚臨行發表，任鄧錫侯為四川督辦，田頌堯為幫辦兼川西北屯墾使，楊森為四川省長，袁祖銘為川黔邊防督辦。

◉廣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閉幕後，發表宣言，解釋通過整理黨務案之用意，謂此議決案，非對任何方面表示無意識之妥洽，而實為排除障礙，團結革命分子，與反動派戰鬪。

同　二十七日

◉國民軍以全力在山西北部謀發展，閻錫山軍失大同，雁門關以北十三縣盡入於國民軍之勢力範圍。

◉外交部為收回上海會審公廨交涉致電孫傳芳及江蘇省長陳陶遺，告以北京交涉未決各點在刑事陪審及收回監獄諸條，請令丁文江許沅仍照外交部所提辦法與上海領事團交涉，並謂除刑事陪審外，其餘可酌量退讓。

同　二十八日

◉日本人之奉天商業會因奉票價格大跌，向奉當局提出嚴重警告。

◉孫傳芳向新聞記者否認將與張宗昌衝突，及與靳雲鵬攜手驅張宗昌出山東之謠傳，並表示中國非統一不可，彼將以東南門羅主義漸次施及全國。

同　二十九日

◉張宗昌在山東發善後公債二千萬元，令全省分二十區募集。

同　三十日

◉英美日三國公使因直隸褚玉璞扣留長蘆鹽稅，特照會外交部，要求切實禁止，並聲明倘中國不能照辦，將以整理鹽稅擔保之外債問題提出於關稅會議。

◉國會議員之在京及新自漢口到京者已達百七十

四人，特發通電謂暴力消除，首都奠定，即繼續開十三年之臨時會。

◉張宗昌部駐京南廊坊之趙傑師因政治關係被徐源泉派大軍包圍繳械遣散。徐事後布告遣散該師理由，謂因紀律太壞之故。

◉蔣介石在廣州捕拿新改編之第十七師師長吳鐵城。吳所部有一部被遣散。張靜江孫科伍朝樞等爲吳緩頰，無效。伍朝樞即請假離廣州。

同　三十一日

◉吳佩孚北上，在鄭州開封洛陽等處閱軍後，於三十日抵石家莊，閻錫山特由太原親來會晤，請示對付國民軍機宜。本日吳集第一軍將領田維勤王爲蔚王維城等開軍事會議，決定將第一軍總司令兼河南省長靳雲鶚免職，調督陝西，第一軍總司令由吳自兼，靳直接所統軍隊由陳文釗接統。

◉廣州國民政府下令察人民之需要，度事勢所可行，決定下列八端，期於切實辦到：(一)取消煤油專賣，於六月十五日截止，另定火油捐辦法；(二)解決省港工人罷工，着外交部速與有關係方面接洽；(三)除盜安民，由軍事委員會督飭各軍於兩月內肅清；(四)組織勞資仲裁機關，由勞資兩方各派代表半數，以政府委員爲主席；(五)禁止人民團體擅用武器，違則以叛亂治罪；(六)從嚴查辦違法貪汚官吏，人民可向監察院陳訴；(七)查拿散布謠言擾亂治安及陰謀煽亂之亂黨，按軍法懲治；(八)整飭教育，建築道路，改良港口，由該管機關規劃進行。

◉奉天西豐騎兵旅反對以奉票發餉譁變，在城內焚燒刼掠，損失在五百萬元以上。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波蘭衆議院議長賴太夫遵憲法就總統職。畢爾蘇特斯基與賴氏會商組成新政府，新總理爲巴台爾博士。

◉法財政部長貝萊偕專家數人至倫敦與英政府代表商榷欠英債款問題。

◉德國前總理馬爾克斯博士組織內閣。

◉土耳其廢皇摩哈默德第七逝世。

同　十八日

◉國際聯盟裁軍籌備會議在日內瓦開會，舉定荷蘭代表爲主席。

同　十九日

◉法西聯軍對摩洛哥施總攻擊。

◉敍利亞特魯斯人二十六村投降法人。

同　二十日

◉在開羅開會之回教主問題大會閉幕。

◉比利時內閣改組，以賈斯波爾爲總理，樊德威任外長。

同　二十一日

◉美國煤礦主與礦工均不承認首相鮑爾特溫之提議。

同　二十三日

◉埃及總選舉，柴魯爾混合黨大獲勝利。

同　二十四日

◉摩洛哥里夫族獨立運動領袖阿白台爾克林爲法西聯軍進攻，不支，致函法國辦事大員史提格乞和。

◉南非政府提出國旗案，另行規定新旗，不用英旗，南非各聯邦聞之，大爲震駭，全國各處開會抗議。

同　二十五日

◉日本北海道十勝嶽火山爆發，人民死傷不少，損失甚巨。

同　二十六日

◉摩洛哥里夫族領袖阿白台爾克林降法。

◉裁軍籌備會議結束其第一次集會，起草委員會之報告書亦成立。

同　二十七日

◉英國印刷業，報館公會與印刷工人議定全國解決

辦法，規定五月一日以前所有合同繼續有效。

◉土耳其與波斯訂立中立條約。

同 二十八日

◉葡萄牙發生革命風潮。

◉第八次國際勞工大會在日內瓦開幕，與會者三十七國。

同 三十日

◉葡萄牙革命進行，軍隊響應，政府辭職。

同 三十一日

◉葡萄牙革命成功，總統命革命軍領袖開白客達組織新內閣，成立狄克推多制。

◉波蘭畢爾蘇斯基將軍被舉為總統，畢有不願就任之意。

◉立陶宛波斯內閣辭職，由社會黨領袖斯利斯威奧司組織國民政府。

現代人的現代文補正（原文見本誌第十二號）

本篇第一二頁　說上海話的『開心』，由『心花怒開』簡練而出是可以。但這還有旁的說法。文言本也有『開心』的話。淮南子云：『聾者學歌，無以自樂，則心不開。』論衡藝增篇云：『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所以說『開心』本由文言而來，也可以。然而方言有些話可以補足文言，自無可疑。如福州村歌云：『初三初四月芽吐蒂，』『月芽』二字，頗有文學的意味。

本篇第一五頁　第五條『改用文言或另製新詞』，『新詞』上漏『雙音的』三字。『妻』字從前有作『妻房』的，但不甚通行。擬作『妻配』，未知何如。

唐鉞

原文献残缺